

太陽的孩子們

高爾基戲曲集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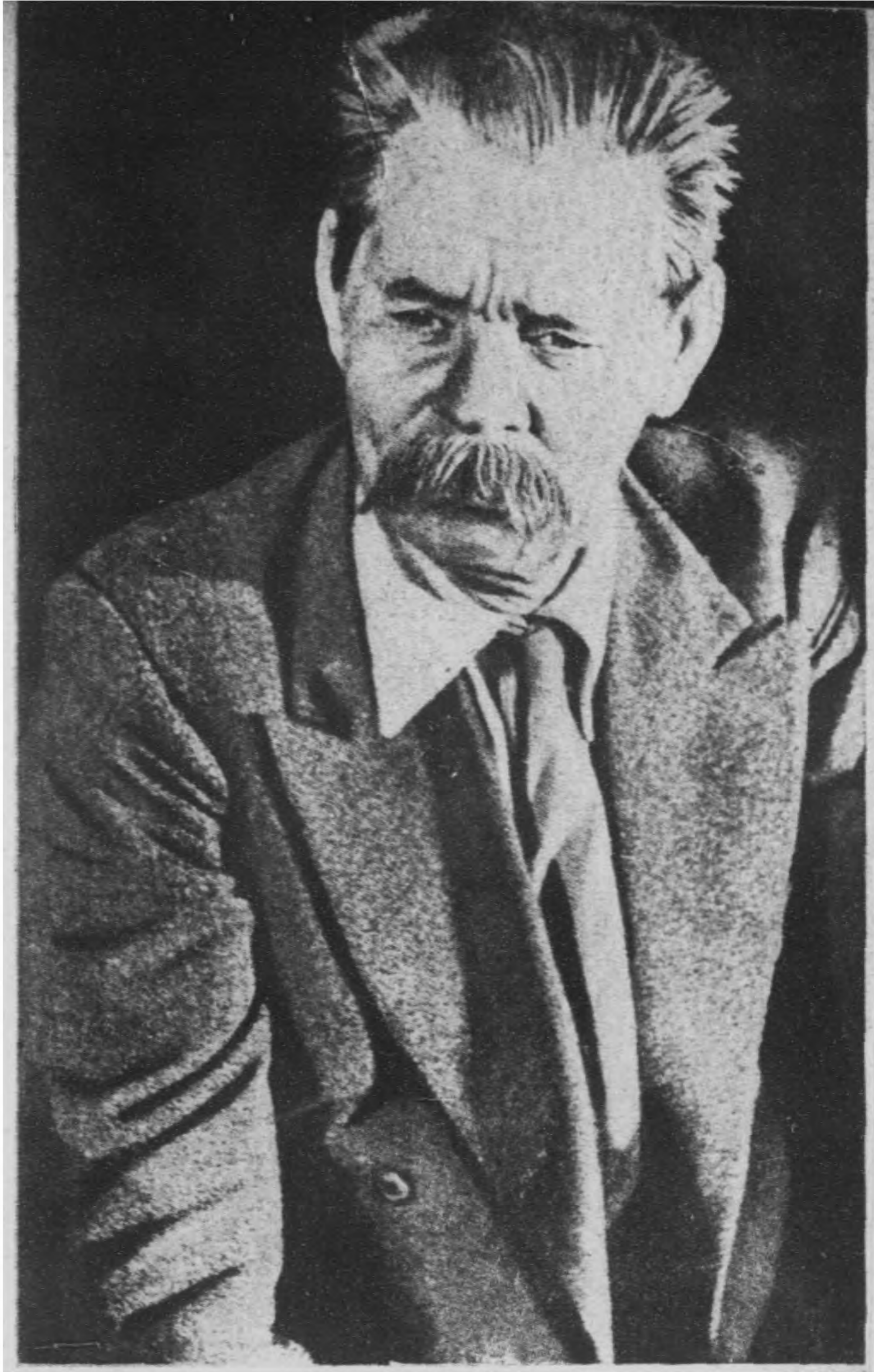
賀知遠譯



太陽的孩子們



3 0532 8357 2



979.55
643.2

高爾基劇集

1

太陽的孩子們

賀知遠譯

1936

高爾基書店

一個偉大的精神的紀念品

賀知遠

寫在大馬路的孩子們的中譯本的前面

高爾基的一生完全是在戰鬥中過去的：在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他跟貧困與孤伶戰鬥；在青年時代，他跟理想與現實戰鬥，從中年一直到死，他是總跟既存的社会秩序戰鬥的。他永遠認為戰鬥是一種最高的快樂，永遠認為只有在戰鬥中過活才不姑負生命所付給他的無限的才能。這種戰鬥的精神，在我覺得，實在是人類的一種最崇高，最偉大，最可珍貴的東西。假若沒有這種東西存在，依我想，人類怕早該走最後的路子了吧。

我喜愛戰鬥，我永遠歌頌最偉大的戰鬥的精神。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我才喜



愛高爾基，崇拜高爾基，發誓負起在人類的圈子裏宣揚高爾基的偉大的精神的責任。在從前，當我最初接觸到高爾基而被他的偉大的精神征服的時候，我幾乎像戀人一樣地貪愛着他的一切，像片呵，著作呵，關於他的介紹和批評的文章呵，我都想盡方法去搜集來，我的幾年來的艱辛的生活完全是在這種尋求中獲得了最大的安慰。這安慰是很可珍貴的，每當我爲了理想的失敗而懊惱悲哀的時候，彷彿高爾基就站在我的面前，很親切地對我說：鼓起你的勇氣來吧，你什麼也不要怕！

我的確是什麼也不怕的，我願意承繼他的偉大的事業。我在上面說過，我喜愛他，崇拜他，並且宣揚他的偉大的精神。但在實際上，不用說宣揚，就是說喜愛和崇拜吧，由我的過去的經驗來看，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爲了喜愛他，崇拜他，最初是開始學習他的祖國的語言和文字，那語言和文字的最優美的詩的情調征服了我。我愛那詩的情調，我願意我的靈魂永遠侵沈在那詩的情調裏。

可是，和我的希冀恰恰相反，現實的鞭子也永遠在很無情地抽着我，使我幾乎沒有一天的安閒，個人的生活裏常常起着無頭無尾的變故，今天要跑到這兒，明天又會跑到那兒，好像命運從來不會打算讓我很密切地接近在人類裏的一個最偉大的靈魂。不過，這偉大的靈魂却也緊緊地捉住了我，使我沒法兒從他的嚴酷的統治中逃脫。只要我有一刻閒暇，我的心裏便浮起來一個極其熟悉的影子，我的手和筆便很自然地爲了他而活動了。

手和筆的活動的結果是翻譯了他的許多充滿了戰鬥力的作品。同時，對於俄羅斯的古典文學和蘇聯文學也附帶着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熱烈一些的眷戀，更廣泛一些的認識。這了解，眷戀，和認識都會經給我自己許多好處，使我從懷疑，悲觀和人道主義的黑暗的深淵中逃出，轉過臉來看清楚另一個光明的世界，看清楚那個光明的世界到底是怎樣造成的。我愛光明，我要爲光明而戰鬥！

但，過去的生活對於自己的影響終於太深了，從黑暗的深淵中逃出也還得費

更大的勁兒，更充裕的時間。在現在，我早已不懷疑了，不悲觀了，可是，也許是由於本身階級的限制吧，有時候仍不免拿人道主義做出發點，用人道主義者的眼光去看事情。如果是朋友呢，不論他是爲了羣衆的事業還是爲了自己的生活，不論他是爲了深摯的義氣還是爲了濃重的私慾，我是盡我所有的能力去幫忙的，甚至連幫助人家戀愛，人家好的時候忘記了我，壞的時候又咒罵我那種最愚癡不過的事情我都做過。如果是敵人呢，我總是喜歡一聲不響地讓步的，意思不是想要委曲求全，而是常覺得用牛刀去割雞太不值得。有時候雖然敵人的卑劣會引起自己的憤怒，不免心血來潮動一動牛刀，但每到那個時候，看見了被砍中要害的敵人滾在地上告饒，抹眼淚，我的心裏就有些不忍，遂即軟下去了。在敵人的羣中，也倒頗有一些把奸滑卑劣當做唯一的生命的人，趁着我的心一軟，馬上便裝出笑臉來，要求做我的朋友了。我因此常常吃一些啞吧虧，有苦說不出來。

然而，在最近，也許是真的徼倖吧，終於有兩個那類裝着笑臉的朋友給我的

人道主義撞了最後的喪鐘。這事情說起來倒也非常別緻：一個很困窘的朋友在以前可以說是和我很要好的，他的活動常常是受我的支配，甚至有人譏諷他，說他是我的「小卒」，他也並不懊惱。我對人向來有兩種態度，對於不熟悉的常很嚴苛，對於朝夕過從的，既使有過錯，也裝不知道，放開心來原恕他。這個朋友在從前極敬畏我，後來不知怎麼的，他的那幾乎少到等於零的聰明也慢慢地發現了我這個弱點。湊巧在那時候，他正對我的一位親人妄懷着可笑的念頭，事情我是早就知道的，而且在朋友間已經公開，常常談起來引得我們哈哈大笑。可是他卻還悶在鼓裏，以爲我的不動聲色正是他的有勝利的可能的信號，因此便用最愚笨的方法先爲我盡造謠的義務，同時，想法兒破壞我一切的工作，常常趁着方便偷我的錢。我仍然不動聲色，直到現在，他是更得意忘形了。這個朋友給我了一個教訓：退讓永遠是失敗的先聲，凡是卑劣的動物你不給它嚴重的打擊是不成的。我從前有一句詩說：「饒恕是卑怯，復仇才是勇敢」，正是這種受教訓以後的心

情的表現。

另有一個朋友，正好把我的這句詩抄在他的長詩裏，因此就在無形中存了要自立門戶，披袍掛甲當英雄的意念了。他的方法也很別緻：他不說自己想當英雄，反先向不認識我的人們宣傳，說我所抱的是英雄主義，英雄主義是要不得的，拿形式邏輯的最簡便的三段論法一推：因此我也是要不得的，因此我的命是應該被革的，因此我不如他，因此我這個英雄不如他那個英雄，因此他便該被許多人推崇。結論到這兒似乎該完了，可是偏不。我的這個英雄朋友爲了鞏固他的英雄的地位起見，仍然不惜拿我這個英雄做爲他的犧牲品。他原來是一文不名的，自從我把他從一個人間的地獄中用力拖出來以後，我是盡了我所有的能力去維持他的生活的，他吃着我的飯，住房呢，我花房錢，我完全想幫助他，因此，雖然我間接地聽到他罵我是布爾喬亞，是小資產階級，是什麼什麼，我覺得我做事應該做到底，一點點的小事全用不到放在心上，從來就不會向他做出普通人應有的表

示。他似乎也很得意了，得意的人常常忘形，常常覺得別人胡塗，別人是傻子，上面提起的那位喜歡偷錢的朋友是如此，這位朋友更是如此。

他是認爲天下的胡塗虫沒有比我再胡塗的了，可是，說也奇怪，正如偷抄了我的詩句一樣，胡塗人的話他偏偏聽從，這位並不胡塗的朋友因爲有着報紙上的賣藥廣告裏的所謂性機能的障礙的毛病，再加上平日貧困潦倒的生活的折磨，他的精神好像有些失常，因此我勸他去戀愛，而且常很誠意地跟他說要介紹某某給他，他心裏好像很高興，很急切，但又自知慚愧，頗羞於口。結果是只讓我在我的詩集做的廣告上加添上「富於熱情的青年詩人」一類的話頭就算了。

我爲了他的一切日日担心，他倒也頗有古人的投桃報李的風度，日日在想革我的命。我爲了我的特殊的工作的關係，平日幾乎不大接見生人，也不大去找較比有點兒疑問的人。這位朋友看出了我這點兒不方便，於是便很積極地施展着他的成爲習慣了的技倆。到他施展技倆的時候，我才默默地嘆息着說：「這原來也

是個很平常的人，他爲了金錢，名譽，和女人是不惜犧牲一切的。「可是我仍然是不動聲色，因爲我曉得自己所掙的苦酒應該由自己去吃。那時候已經是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文學導報辦了三期了，我的這位朋友便在外面造空氣，說我是英雄主義，說我是什麼什麼，總之，一句話，是要不得。回來又對我說：外面對文學導報的空氣不大好，大家說是怎麼怎麼，總之，又是一句話：不大好，要不得！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因爲他常常向我說，他是「無名作家」，寫的文章好也沒有人注意，了當地說，就是他沒有得到他理想中的評價，對於「民族魂」的大旗是不是將來能夠遮在他的棺蓋上的問題是很有考慮的必要了。我覺得人情還得做到底，而且也可以給他個試驗的機會，別讓他總抱怨我埋沒了他這個偉大的人物。一方面是懷着這種心思，一方面又爲了自己正忙着譯印齋洛霍夫的開發了的處女地，於是便讓他去暫時代替我去做那印刷校對的工作。這時候，他便認爲時機已竟成熟了，想盡方法破壞我的長時期的安靜的工作，找惡狗去擾亂我，以爲可

以把我吓跑，可是我明白，我沒有跑，只遷移到另一個清靜的處所。他覺得巧計未成，於是又來了一計：他給我另外的一位朋友打電話，裝着別人，說什麼局正在注意我，叫我小心。我聽了那位朋友從電話裏傳來的話，我只笑一笑，嘆息一聲就算了。還是覺得：隨他去吧！

後來，我離開北平了，才曉得他的要求除了名譽而外，還有金錢和女人。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終年不事生產，連稿子也投不出去的人，生活的窘困可以說是達到了極點，每個月連吃帶住才用三五塊錢。可是，等我從南京轉到上海以後，看到了這位朋友代我校印的文學導報，才知道他居然把編輯人換上了他的大名，而且，名字偷換了還不甘心，竟以為我剛到上海，絕沒有說話的地方。那麼，便一手遮天，公開地造了一些謠言攻擊我，想把我一脚踢出去，在許多人的面前栽跟頭。說老實話，以計謀的本身來論，這一招兒來得真不錯，我應該為我的偉大的朋友喝一個正彩！可是，拿事實來講，却頗有點兒令人哭笑不得了。誰都知

道文學導報是我個人的事業，從經理到茶房完全是一個人兼差，如果不是這樣，我這偉大的朋友也絕不會罵我是英雄主義了。可是，新的英雄出世當然是要另造一番舊的歷史，這正如日本的學者努力搜求支那人是日本人的後裔的證據或把秋海棠葉子的某一塊染上與扶桑三島一樣的颜色而教給小學生們說那正是帝國的領土的苦心一樣，我對於這新的英雄的苦心也是十分明瞭的。然而，這歷史越造越奇怪了，也不知道我們這位窮得連飯吃都沒有的英雄什麼時候成了富家翁，而且在成富家翁之前，我又居然欠了他的錢。不但我欠了他的錢，據那豪爽的口調講，我還欠了另外人的錢，而那另外的人呢，我不僅不會有拜識泰山，令我三生都感到榮幸的機緣，就連打過文字上的交道的事情，回想起來，也還不會有過。這可真使我迷惑了，接着，知近的朋友的氣憤，不太熟識的人們的詢問，甚至想從中取利的人們的欺詐，都陸續陸續地在我的眼前表演出來了。我仍然沉默着，柴霍甫的不和混蛋講話的教條又在我的腦子裏做罷了。

我的沉默是曾經被一個叫做文學的雜誌裏的有名的論客罵過的，據那罵我的論客說：我沉默，沉默便是「反對蘇聯文學」，那麼，這就又得應用形式邏輯做法寶了，「反對蘇聯文學」的人呢，一句話：當然是要不得！我記得我被判做「反對蘇聯文學」的罪名的那篇文章是批評子夜的，我很不客氣地指出了子夜的一些缺點。一直到那位論客判我無期徒刑之前，我總想我的罪名頂多也不過是誣賴或誹謗，那想到結果倒是誘姦或褻瀆呢？我從那次以後才知道一個人做出來的事情的結果實在是極不可想像的。譬如就說子夜吧，我只知道它的好處和壞處，却萬料不到那是蘇聯文學，好壞都不許說。我平常自問很留心蘇聯文學，也盡力搜求過一些蘇聯的出色的作品，而且關於蘇聯文學史的書籍或文章也譯過，也寫過，却總恨自己粗心，不會曉得子夜就是整個的蘇聯文學，只少說，也該是蘇聯文學的代表作，因為叫做文學的那個雜誌上的那位論客，也就是子夜的作者吧，不是在說：說子夜的壞話就是「反對蘇聯文學」麼？那時候我是「沉默」着的，不

過在「沉默」之中我受了點兒「偉大的」損失：以前叫做文學的那個雜誌還刊我的小說，不知怎麼一來，我又把一篇後來在文學導報第一期上發表的蘇聯文學發展史寄了去，掛號寄去並附掛號郵資，不登，又掛號寄信，又附掛號郵資，這次不登，可也不退，我又掛號寄信，可是沒敢再寄給「秦始皇」先生，而寄給了另一位專幹「世界文壇不朽的偉業」的編輯先生，我說如果「秦始皇」先生缺輸輪盤賭的錢，我可以負責發起募捐，這回有點兒效驗，過了只有七四十九天吧，原封退回來了，也沒有聲明理由。不過，過不多天，我便見到那叫做文學的雜誌上的論客判我「反對蘇聯文學」的罪名了。罪名我是承認的，要不然我那能往文學那樣的雜誌投兩三萬字的蘇聯文學發展史呢？那蘇聯文學發展史的作者和譯者當然都是「不逞之徒」，要不然怎麼會令裏面沒有提到子夜呢？

我從那次以後才明白了一種新的法術。這法術是：一方面要用力掩住別人的嘴，一方面要向另外的觀衆宣佈，說這個被掩住嘴的人是混蛋，是英雄主義，是

「沉默」，是「反對蘇聯文學」，是欠我的錢，是不兌現，是咒罵你們大家，是怎麼怎麼，總而言之，這個人呢，還是：要不得！

以前我覺得施用這法術的人，也許因為和我素不相識，難免不了解我，或者完全出於誤會也說不定。我還料想不到在我的極熟的朋友之中就有着能夠使用這種新的法術的人，無怪這個人總在我的跟前歎息着自己是個「無名作家」，恨我沒有使他得到最高的評價。真的說老實話，他雖然是所謂「無名作家」，但對於這種法術的應用的技能却遠勝於那判我「反對蘇聯文學」的罪名的老而有名的作家，這可算是後生可畏了。

我說這位「無名作家」的應用法術的技能比老而有名的作家強，絕不是只因爲他是「我的朋友」，我真沒有閒心來捧角兒，而且，說聲慚愧，自己也實在缺乏新月派的那種紳士的，肉麻的「風度」。話說到這兒，那最好還是舉例吧：我在前面已經講過「我的朋友」怎樣爲名譽和金錢而奮鬥了，這裏我當然應該談一

談另一個問題了。由歷史的眼光看，自古英雄愛美人，我的朋友既然是個新的英雄，他當然該尋找個美人才對。是的，據我所知，我們的英雄也真的顯出他的英雄的本領來了。

在北平編文學導報的時候，我爲了稿件的事情，曾經和一個我認爲極有才氣的，年青的女作家通過幾次信。這事情引起了這位在那時候還是準英雄的注意。以先他還讚美她，以後就常常罵她了，甚至爲了一個小雜誌把他的作品放在那位女作家的後邊，他都不高興了好些天。每看到我拿着來稿看的時候，他一定很堅決地說：「這個人寫的一定比×××強！」我很生氣，因爲我完全是欽敬那個人的才能，就是她個人是像休士一樣的黑奴，我也一定要說我喜愛她所寫的東西的。我的生性雖然孤僻，但要讓我對於好的東西放過讚美的機會，我決不幹。可是，這回我又怕引起什麼誤會，就不再給那位女作家寫信了，她也沒有來信。以後，我偶然收到了她的一篇稿子，裏邊附一封短信，說是曾經給我過信，但我回想

一下，却並沒有收到。一直到我快離開北方，我才知道這位英雄認定了那位女作家是他理想的「美人」，原來是他偷了我的信，同時還很委婉地給那位女作家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你和某某的關係我很清楚，可是這個人是天下最大的混蛋。因此（是照樣的形式邏輯的結論）：這個人要不得，而且我已經和他絕交了！」另外又附上一本大著，很客氣地請求「批評」，又說明他也辦了雜誌，自然得「懇惠大稿」。——這一齣戲是如此地開鑼了。法衛之精真是出人意想之外，我還是要這樣說：我不能對於好的東西放過讚美的機會，我要讚美我的朋友的技倆。以後的事情就不必說了，而且我也不大曉得。只聽說那位女作家曾經在接到信後寫封覆信教訓他一頓，而且對他的大著聲明「看不懂」。不過，我這裏該提一提的是：我的朋友的法術的精明在意想之外還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呢，譬如說，他曾在給那位女作家的信裏很堅決地說我是耍不得，他已經和我絕交了。但在近最給我的信裏，却更委婉地說着：「只許你不願意做我的朋友，我是永遠不願

意放棄你這個朋友的！」——好漂亮的話呀！你能不承認我的這位朋友已經成了英雄了麼？

好了，我不打算多說了。我相信我已經在這兒繪就了一幅新型的青年怎樣爲名譽，金錢，和女人而奮鬥的歷史的畫圖了。我還是很喜愛英雄，因爲英雄到底是不凡的，別人做不出來的他能夠做得出，別人不肯做的他也能夠心裏很坦然地去做。雖然有時候會在求饒時當你的面前滴一些淚水，但那絕對無關做英雄的宏旨，這是我敢發誓保證的！

我該特別在這兒說一說的是：我在現在實在是加倍地感念我這位很有些英雄氣度的朋友，我從他的法術之中得到了最嚴酷的教訓：凡是死抱住人道主義不放的人總是沒有出路的，總是要被他自己的朋友打嘴吧，造謠言的。我從今絕不再去用自己的力量去救濟任何一個人，這倒不是因爲怕那被我救濟的人都會像我的這位朋友一樣，反而彷彿很理直氣壯地說我欠了他的錢，說我怎樣怎樣地要不得

，而是在偉大的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我看到了另一些東西，另一個集體的人。我應該爲這個集體的人而鬥爭，不要以個人的人道主義消滅自己的力量。

那麼，從此我該更快樂地在戰鬥之中過活了。在這時候，我便又想起了我所崇拜的唯一的英雄高爾基，他，好像永遠在陪伴着我，好像永遠在鼓舞着我，雖然他的肉體早已化成了灰塵，但他的偉大的精神却永遠存在人間，存在每個前進的戰士的心裏，這精神的遺產乃是我最珍貴的東西！

我將這個譯本做爲我的精神生活上轉變的紀念品，我願意我永遠保持着高爾基所遺留下的偉大的精神。在我所有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中，我沒有感到過現在這樣的快樂，同時，在快樂之中，彷彿那人類最偉大的子孫又在叮囑着我，不，那叮囑似乎是從一個好朋友的口裏傳出來的：

「努力點，幹下去！」

十月二十二日晨於上海環龍路寓所

登場人物

巴威·費奧都洛維支·蒲洛塔索夫，一個科學家。

麗莎（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巴威之妹。

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巴威之妻。

狄米特·席海葉維支·華金，一個藝術家。

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齊普尼，一個獸醫。

米蘭·尼古拉葉夫娜，包理士之姊，一個孀婦。

那查·亞佛德葉維支，房東。

米莎，那查之子。

葉哥，一個鎖匠。

亞佛都西亞，葉哥之妻。

亞柯夫·托洛新。

安德洛夫娜，一個老奶媽。

費瑪，一個丫環。

路克里亞，又一個丫環。

盧傻，一個聽差。

羅滿，一個看門的。

一個醫生。

羣衆多人。

第一幕

一個老鄉紳的住宅：一間半明半暗的大屋子，左邊的一個門廊上凸出來一窗一門，角落上有一通匿莎深圍的樓梯，後面有一通飯廳的過道，右邊的角落上有一通伊麗娜的房間的門。屋內有一些書櫃，和舊式的，笨重的傢俱，桌子上亂七八糟地放着一些裝釘精美的書籍。牆上有科學家的像片，在一個衣櫥的頂上有一個人的半身塑像在閃着光。

蒲洛塔索夫坐在左邊離窗很近的一個大圓桌的傍邊，他正在翻閱着一個小冊子，很仔細地注視着他在酒精燈上燒着的一個試驗管，那試驗管裏邊有些流質的東西。在窗子外邊的門廊上，羅滿正做着點木匠活兒，他的嘴裏哼着一個平板的小調，這很顯然地是使

蒲洛塔索夫煩惱了。

蒲洛塔索夫 我說，看門的！

羅滿（從窗子向裏望着） 先生？

蒲洛塔索夫 你走開不成麼？

羅滿 我上那兒去呢？

蒲洛塔索夫 隨便上那兒去都成，你擾亂我了。

羅滿 先生，房東教我把這點活兒弄完哪！

安德洛夫娜（從飯廳走進來） 你這窮光蛋！你現在在這兒哪，是吧？

蒲洛塔索夫 老姆媽，安靜一點！

安德洛夫娜 爲什麼你偏不在你自己的屋子裏呢？那兒難道沒有夠你估用的

房子麼？

蒲洛塔索夫 你最好不進我那些屋子裏去，那裏邊儘是煙。

安德洛夫娜 你把這間屋子也弄滿了煙啦！讓我來開開門吧！

蒲洛塔索夫（匆忙地） 不，不，不要開！你這着急的老傢伙！我沒有教你

開門，不是麼？你最好是把這個看門的驅走，你聽聽他那種怪聲音呀！

安德洛夫娜（倚著窗子） 你在這兒呆頭呆腦地幹什麼？走開吧！

羅滿 我那能夠走開呢？這是房東的命令呀！

安德洛夫娜 不要緊，走開吧，一會兒你再做就得了。

羅滿 那末，好吧。（吵吵嚷嚷地走了）

安德洛夫娜（喃喃地自語著） 聽我說，准有一天你會在這兒悶死的！並且還

得鬧虎列拉呢！一個將軍的少爺偏要拿那種廢物來消磨時間，結果又怎樣呢？只

不過是弄出來一些不好聞的氣味罷了。

蒲洛塔索夫 你等着吧，老姆姆，我也會當將軍的呵！

安德洛夫娜 你將來一定會當乞丐的呵！你弄什麼物理和物學，簡直把房子都丟掉了。

蒲洛塔索夫 你是說物理和化學吧？老姆姆，請你讓我自己在這兒好嗎？

安德洛夫娜 葉哥那傢伙來了。

蒲洛塔索夫 讓他進來吧。

安德洛夫娜 跟那個畜生談一談，巴威，你說說他吧！昨天晚上他又打他的老婆了。

蒲洛塔索夫 好吧，好吧，我說說他就得了（麗莎悄悄地從樓梯上走下來，在衣櫥的前邊站住，輕輕地把它開開）

安德洛夫娜 可是，你應該吓嚇他一下，如此這般地向他說！

蒲洛塔索夫 完全交給我吧，我會吓嚇他的。不要掛心了，老姆姆，我會的。
你走開吧！

安德洛夫娜 你對他要嚴厲一點才好，你對人說話總是那麼斯文斯文地！

蒲洛塔索夫 唉，老姆姆，別說了。伊麗娜在家麼？

安德洛夫娜 沒有，還沒回來呢。吃過早飯就上華金家裏去了，以後就沒有

回來。你看，你快丟掉你的太太了。

蒲洛塔索夫 不要胡說，老姆姆，你簡直快要使我惱了。

麗莎 老姆姆，你擾亂巴威的工作啦！

蒲洛塔索夫 呵！你來啦？好些了麼？

麗莎 沒有。

安德洛夫娜 你喝牛奶去吧，麗莎。

麗莎 我曉得。

安德洛夫娜 至於說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呢，我敢說，假若我是她，我也

一定要和別人談談戀愛的。你曾經看見過那種對待太太的冷淡的樣子麼？俗語所

說的真一點兒也不錯：喝完了你的肉湯，把碟子便摔得粉碎了。我問你：假若不是爲了生孩子，那可憐的女人有什麼意思呢？你却責備她，假若……

蒲洛塔索夫 老姆姆，我真要惱了，你走開吧。這麼個愚人！

安德洛夫娜 好吧，好吧，你這暴躁的傢伙！不要忘記了葉哥的事呵！（她往外走了）麗莎，牛奶在桌子上等你喝去呢！你的藥呢，吃了沒有？

麗莎 是，是。

安德洛夫娜 好啦。（到飯廳裏去了）

蒲洛塔索夫（向四週看一下）真是一個奇怪的老太婆，永遠那麼糊塗，簡直是個害蟲呵！你的身體怎樣了，麗莎？

麗莎 完全好啦！

蒲洛塔索夫 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好消息呵！（小聲說）太好啦！太好啦！

麗莎 不過，奶媽說的話是很對的呵！

蒲洛塔索夫 我不信。老人的話沒有多少對的，說對話乃是後生的人的特權。你看，麗莎，我這兒有普通的酒母……

麗莎 老奶媽說你不大注意伊麗娜，那是很對的啊！

蒲洛塔索夫（有點煩惱的樣子，可是還很溫和地說） 你們爲什麼都擾亂我，你，還有那老媽子！麗娜是啞子麼？假若真是那樣的情形，她自己是會向我說的。假若有什麼事情……假若我……但是她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呵！那麼，困難的地方在那兒呢？（葉哥由飯廳入，他有點兒醉了）呵，葉哥來啦！你好麼，葉哥？

葉哥 祝你康健，先生！

蒲洛塔索夫 你看，葉哥，我要用一個小火爐，和一個蓋子，一個圓錐形的蓋子，在蓋子的當中要一個小小的圓洞，預備插入一個煙囪管。你懂得了麼？

葉哥 是，先生，能夠做。

蒲洛塔索夫 我這兒有個圖樣子。圖樣子那兒去啦？跟我來！（他領着葉哥走

入飯廳。裏面聽到齊普尼在門廊上的敲門聲，麗莎叫他進來）

齊普尼 在家麼？早上好！

麗莎 你好麼？

齊普尼（用鼻吸一口氣） 從這氣味看起來，我的老朋友一定也在家呢！

麗莎 你從那兒來？

齊普尼 從一個看病的地方一直來的。部長太太的愛犬遇到了意外之災，因為一個伺候客廳的丫環不小心，它的尾巴便被門給軋傷了。他們把我請去給治一下狗尾巴，於是我便賺了三塊錢。這就是那張鈔票。我本打算給你帶些糖菓來，可是我沒法兒決定要拿狗的錢來買東西送給你不是合適，所以便沒有買。

麗莎 你真太細心了。請坐吧！

齊普尼 我不能夠說這酒母是發出一種特別好聞的味道呵！喂，蒲洛塔索夫呀，酒母沸啦！

蒲洛塔索夫（跑着進來） 那是不該沸的！多麼糟糕！你們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先生們！

齊普尼 我沒有告訴你已經沸了麼？

蒲洛塔索夫（大怒） 但是，你要知道，我完全不要煮沸一點兒的呵！

（葉哥入）

麗莎 我們怎能知道這個呵，巴威？

蒲洛塔索夫（猜猶然） 他媽的！還得完全再做一遍！

葉哥 巴威，費奧都洛維支，請你給我一塊錢好麼？

蒲洛塔索夫，一塊麼？就拿去。（遍翻他的衣袋）你有錢麼，麗莎？

麗莎 不，我沒有，但是老媽媽的手裏有點兒。

齊普尼 我也有點兒，這是一張三塊錢的鈔票。

蒲洛塔索夫 一張三塊的麼？請給我吧！請給你吧，葉哥，這是一張三塊的

，你願意麼？

葉哥 一張三塊的就太好了。我們的事情一定會辦得很好的。謝謝你，先生！回頭見！

麗莎 巴威，你有點兒什麼事和葉哥說，不是麼？老奶媽曾經和你說過點兒事情來的。

蒲洛塔索夫 要說點兒什麼事情麼？呵，我想起來了。葉哥，請坐，請坐。

麗莎，或者你自己要和他談談麼？（麗莎搖頭）你瞧，葉哥，我來告訴你吧。換句話說，也就是老奶媽讓我和你說的。要說的事情是這樣：據說你打了你的太太了。請原諒我，葉哥……

葉哥（站起來） 我是打了她啦！

蒲洛塔索夫 你打了麼？但是，我和你說，你知道那是不大合適的事情呵！

葉哥（突然地） 誰說是合適呢？

蒲洛塔索夫 那麼，你明白了麼？你爲什麼要打架呢？那是非常殘忍的事情呵！葉哥，你千萬再不要那麼做：你是一個人，你是一個有理性的動物，你是在地球上的最光明的，最美麗的現象之一……

葉哥 我是麼？（冷冷一笑）

蒲洛塔索夫 自然呵！

葉哥 你爲什麼不先問一問我爲什麼要打她呢，先生？

蒲洛塔索夫 呵，你還是不大明白：你不論因爲什麼都不應該打她，一個人就不應該打另外的人。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呵，葉哥！

葉哥（冷冷地一笑） 我也被人家打過，不知有多少次啦！至於說我的老婆呢，她不是一個人，她是一個魔鬼。

蒲洛塔索夫 廢話！什麼是一個魔鬼呀？

葉哥（打定了主義） 回頭見，先生。至於說打呢，我還得打她，一直到打得

她在我的跟前像草在風的前邊一樣地柔順才行。（從飯廳中走出）

蒲洛塔索夫 但是，你聽，葉哥，你並沒有合你自己的意……他走啦！他也真有點兒惱了。這一切事情是多麼昏庸喲！那個老奶媽！她總管一些可笑的閒事

。（影在門帘的後邊）

齊普尼 我的老朋友的話總是很使人心服的。

麗莎 親愛的巴威，他總是……那麼可笑的呵！

齊普尼 我應該和這位葉哥朋友聯合一下。

麗莎 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

齊普尼 爲什麼不成呢？假若我的話說得粗魯一點兒，請原諒我吧！但是，他的理由是很對的：他是被人家打的，所以他可以打人。並且我還可以替他加上一句：所以他應該再被人家打。

麗莎 我請求你……爲什麼談這種話呢，爲什麼？

齊普尼 我們的刑法的整個系統都是以這種合理的事情爲基礎的。

麗莎 你知道我是怎樣地恨，怎樣地怕一切不文雅的東西，可是你却好像是很有意地來使我不高興似的。等着吧……這個鎖匠……他喚起我一種可怕的情感。他是那麼……黑的，並且有那麼大的，看起來要傷人似的眼睛。我想我在從前看見過……在那些暴徒的……

齊普尼 你不要再想那個，擱下那件小事情吧……

麗莎 那種事情能夠忘記麼？

齊普尼 不忘記又有什麼用處呢？

麗莎 凡有血流的地方，花是永遠不能開的。

齊普尼 是的，大概總是那樣的。

麗莎（站起來，在地板上踱着） 那是只會發生憎恨的。當我聽到什麼事情是粗暴的，什麼事情是魯莽的時候，當我看見紅的顏色的時候，在我的心中便起

了一種極其恐怖的感情，我的眼前會立刻出現一羣黑色的，野蠻的暴徒，血跡模糊的臉，在沙堆中的一汪汪的鮮紅色的血……

齊普尼 請你不要說了，如果再說，你自己就會發瘋了。

麗莎 在我的脚下躺着一個破了腦袋的青年，他正向着什麼地方爬，血從他的頰和額子上直往下流。他把他的腦袋仰望着天，所以我便看到了他的小小的眼睛，他的張着的嘴，和流着血的牙齒。然後他把頭轉過去，於是臉向下邊……埋到沙土中去了。

齊普尼（走近麗莎） 天呀，我可以怎樣幫助你呢？

麗莎 這是不是吓嚇着你了？

齊普尼 讓我們上花園裏去吧！

麗莎 但是，請你告訴我，告訴我，我所害怕的你了解麼？

齊普尼 自然啦，我了解……我覺得。

麗莎 不，那不是實話。假若你真的了解我，我一定會覺得好些的。我早就想把我的靈魂的擔負的一部份拋開，可是我沒有覺得有另外的靈魂來承受它。

齊普尼 請不要說了，你真是個好姑娘，讓我們上花園裏去吧！這是多麼難聞的氣味，真好似一隻舊橡皮鞋在橄欖油裏煎熬一樣呵！

麗莎 是的，味道很利害……我覺得發暈。

安德洛夫娜（從飯廳入） 麗莎，你該吃你的藥水了。而且，你還沒喝你的牛奶呢！

麗莎（到飯廳裏去） 我正好來了。

齊普尼 呵，安德洛夫娜，你好嗎？

安德洛夫娜（整理桌子） 好，好！沒病沒病的。

齊普尼 那好極了。你的身體還不錯麼？

安德洛夫娜 多謝神佛保佑哪！

齊普尼 多麼可憐呀！我很願意給你治一下呢。

安德洛夫娜 你最好是弄小狗去吧，我並不是一條狗呵！

齊普尼 不過我也想伸伸手，來治好一些個好人。

麗莎 我們走吧。（走到門廊上去。蒲洛塔索夫持一試驗管進來）

蒲洛塔索夫 奶媽，給我點兒開水。

安德洛夫娜 我沒有一點兒呵！

蒲洛塔索夫 勞駕，老姆姆，去取點兒。

安德洛夫娜 等着茶壺燙開的吧！你和葉哥說過了麼？

蒲洛塔索夫 我說過了。

安德洛夫娜 你向他說得很利害麼？

蒲洛塔索夫 很利害，他吓得直打哆嗦。我向他說，我說，我要把你帶到……

：那叫什麼名字來的？

安德洛夫娜 公安局長麼？

蒲洛塔索夫 不，但是，那是完全相同的。是的，帶到地方法院去。

安德洛夫娜 你應當吓嚇他，說要把他帶到公安局去。他聽了以後怎麼樣？

蒲洛塔索夫 他麼？你那裏會曉得呀！他向我這樣說：「先生，你真是個傻驢呵！」

安德洛夫娜（很惱怒地） 他真是那麼說的麼？

蒲洛塔索夫 他的的確確是那麼說的。他說：「先生，你真是個傻驢呀！」

——因為你偏去管人家的閒事。

安德洛夫娜 他也許真跟你說那種話來的。巴威，真的麼？

蒲洛塔索夫（大笑） 沒有，沒有，老姆姆。他沒有那麼說，那只是我說的

呵！他只是那麼想過，於是我便給他說出來了。

安德洛夫娜 你不害羞！（想要走出去，努着嘴）

蒲洛塔索夫 你最好給我弄點兒開水來，並且要你親手弄來。費瑪太輕浮，總用她的裙子弄翻了什麼東西。

安德洛夫娜 費瑪麼？那個賤丫頭，我想，她恐怕是和房東的少爺鬧什麼戀愛的把戲呢。

蒲洛塔索夫 你覺得有點兒嫉妒麼？

安德洛夫娜 呸！你是她的主子，你應該告訴她說，那不是一件應該去做的正經事呵！

蒲洛塔索夫 老姆姆，你最好是出去吧！你在我的跟前，整天家講究人家應當做些什麼或不應當做些什麼，你不曉得那完全不是我的事情麼？

安德洛夫娜 那麼，你所受的教育是幹什麼的呢？你念的書是幹什麼的呢？

（米蘭在有門廊的那個門口兒出現了）

蒲洛塔索夫 現在，你該走啦！呵，米蘭·尼古拉葉夫娜，你好麼？

米蘭 早上好呀，巴威·費奧都洛維支！

安德洛夫娜 誰把門開開的呀？（關上了門）

米蘭 你看，多麼令人快活呀！

蒲洛塔索夫 我很歡迎你來，老奶媽都使我討厭死了。今天又要做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試驗了。

米蘭 真的麼？我也非常喜歡的，我是極願意看着你成名的。

安德洛夫娜（叨咕着走出去） 現在已經夠有名的了，全城沒有不談他的呢。

米蘭 我總相信你是有些像巴斯圖的。

蒲洛塔索夫 那還談不到呢！但是，你不要念成「巴斯圖」呵！我看看，在你手裏的不就是我那本書麼？你已經讀過了麼？你不以為那是比一本小说更有趣味的書麼？

米蘭 自然比小說有趣得多。但是，這些奇怪的記號……

蒲洛塔索夫 公式麼？

米蘭 我不明白公式。

蒲洛塔索夫 這些東西是應該學的：我現在可以給你講一講植物生理學。總而言之，這比念化學更有趣味得多了，這是一種奇怪的科學。如和其他幾種科學來比，它也並不顯得進步得很多，然而，甚至在這時候，我都覺得那好像是一隻什麼都能看見的眼睛，這眼睛的勇敢的和探求的眼光看透了太陽火熱的內心和地球的黑暗的裂縫，看透了你的心裏沒法兒見到的部分（米蘭吁一口氣）看透了岩石的神祕和一棵樹的不出聲的生活。它考究一切，在一切之中發現一致的事實，很倔強地來探求生命的起源。而且，那是可以探求到的，可以探求到的。既然把握住事情的妙處，在一個試驗管中就滿可以來創造一個有生命的東西了。

米蘭（狂喜） 爲什麼你不舉行公開講演呢？

蒲洛塔索夫（不知所措地） 幹什麼呢？

米蘭 你應該講一下，你說的話是多麼好玩呀！當我聽了你的話的時候，我總想在你的手上親個吻的。

蒲洛塔索夫（瞧瞧自己的兩隻手） 我沒法兒允許你那麼做。你知道，我的手並不怎麼清潔呵！因為總拿各種材料的關係。

米蘭（親切地） 我怎樣能幫你做點什麼事情哪！呵，你曉得麼？你真使我喜歡極了。你不是屬於地球的，你不是人間的東西，你真太高超了。告訴我：你需要什麼？一切都成，都成！

蒲洛塔索夫 但是，你真能……

米蘭 真能什麼？請你快告訴我！

蒲洛塔索夫 你養母雞麼？

米蘭 小雞麼？那一種的母雞呢？

蒲洛塔索夫 你曉得嗎？就是家裏養的那種，通常的，普通的母雞，公雞的

伴侶，小母雞。

米蘭 我曉得了，可是爲什麼要母雞呢？

蒲洛塔索夫 好朋友，你能夠每天都供給我新鮮的雞蛋麼？要絕對新鮮的，剛剛落地的，還帶着熱氣的。你瞧，我需要那麼多的蛋白質，可是老奶媽却太吝嗇了，她不懂得什麼叫做蛋白質，只給我弄些老雞蛋來。我總說，總說，她好像總故意和我爲難似的。

米蘭 巴威·費奧都洛維支，你是多麼殘忍喲！

蒲洛塔索夫 我麼？殘忍？爲什麼呢？

米蘭 好吧，我每天早上可以給你送一打新鮮的雞蛋來。

蒲洛塔索夫 那好極了！這於我的幫助是太大了。我非常地感謝你。你真是個可愛的人兒呀，我說！

米蘭 你可真是個小孩子，一個殘忍的，長得過大的小孩子呵！你什麼事情

也不懂。

蒲洛塔索夫（驚訝） 我的確不曉得爲什麼我是殘忍的呵！

米蘭 總有那麼一天你會曉得的。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出去了麼？

蒲洛塔索夫 他上華金那兒坐坐去了。

米蘭 你喜歡他麼？

蒲洛塔索夫 華金嗎？是的。爲什麼不呢？我們是老同學，在中學和大學中的朋友。（看他的錶）他最初是學的科學，然而過了一年，他便把科學拋下，而去研究藝術了。

米蘭 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好像也很喜歡他吧？

蒲洛塔索夫 非常地喜歡他吧，我想。他是一個很好的傢伙，只是稍稍地有點自傲。

米蘭 你不害怕……

(齊普尼敲門廊上的那個門)

蒲洛塔索夫 (開門) 怕什麼呢？……老姆姆，關上這個門。

米蘭 你也來了？

齊普尼 你早來了麼？你這兒有水麼？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要水……

蒲洛塔索夫 她不舒服了麼？

齊普尼 不，不，她要點兒水好吃藥。(走進飯廳去了)

蒲洛塔索夫 米蘭·尼古拉葉夫娜，請你允許我離開你一會兒，我得進去看

一看……

米蘭 請快去吧，一會兒可回來呀！

蒲洛塔索夫 我就回來。但是，你可以先到花園裏去走一走。

米蘭 那太好了。

蒲洛塔索夫 麗莎也在那兒呢。老姆姆，我的開水怎麼樣了？(下)

齊普尼（入）、呵，米蘭，事情怎麼樣？

米蘭（很急促地小聲說）、你知道什麼叫做水火術麼？

齊普尼 什麼？

米蘭 水火術？

齊普尼 那是個造做的東西，我覺得那聲音像水面上的火花一樣。

米蘭 你說的不是那個。

齊普尼 正是那個。水就是水，火就是火，術呢，那就是和變戲法一樣的事
情，你知道，那也就是魔術。他戲弄你來的麼？

米蘭 沒你的事，你走你的！

齊普尼 假若你把他從他的太太的手裏奪過來，那就可以開個肥皂工廠了。
你將要得到一定自己勞作的化學家了。（下）

米蘭 你是多麼撒野呀，包理士！（站起來向週圍望着。費瑪入）

費瑪 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請您到花園裏去呢。

米蘭 好吧！（安德洛夫娜提一茶壺走過。可以聽到費瑪在飯廳中拿碟子的很大的響聲）老姆姆，你拿的是什麼呀？

安德洛夫娜 給巴威的開水。

米蘭 呵，做試驗用的麼？

安德洛夫娜 是的，太太，總是幹那個用的。（下）

米蘭（向飯廳裏瞧着） 費瑪！

費瑪 是，太太？

米蘭 你們的太太每天都上那位藝術家的家裏去麼？

費瑪 上華金先生家麼？除非是下雨，或者是害怕了的時候，才不去。不去的時候，華金先生便到這兒來。

米蘭（走近費瑪） 你真是個聰明的孩子，費瑪……

費瑪 我不是一個傻子呵！

米蘭 好啦，你可以注意他們倆的關係，常常告訴我。你明白了麼？

費瑪 我明白了。

米蘭 你可不要走漏一點兒風聲呀！給你這個，你不要嫌少！

費瑪 謝謝您，太太！他吻她的手來的。

米蘭 那沒什麼，你的眼睛要管點兒事呵！

費瑪 好吧，我曉得了。

米蘭 我馬上就到花園裏去。等巴威·費奧都洛維支出來的時候，你就去喊

我一聲。（下）

費瑪 好啦，太太！（安德洛夫入）

安德洛夫 不要把那些碟子弄得玲瓏直響，那並不是鐵做的，你會將它們

打破的呵！

費瑪 我還不曉得怎樣地拿碟子麼？

安德洛夫娜 你不要對付嘴兒！那個買賣人的寡婦和你說什麼來的？

費瑪（走進飯廳） 問問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的身子好不好。

安德洛夫娜（跟着她） 爲什麼她不親身去看看，而偏要來問下人們呢……

（那查·亞佛德葉維支從門廊入，摘下他的便帽，向四週瞧着，歎氣，用他的手指

試驗牆紙，咳嗽。）

費瑪（在飯廳裏） 她已經上那兒去了，不是麼？那與下人們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不也是人麼？你也是一個下人呀……

安德洛夫娜 我曉得我是幹什麼的。然而，天生就是高貴的人們是並不會和

下人們講什麼話的。他們只會發命令，而這樣也就夠了。現在呢，雖然每個人都
想要跑進社會裏去，可是一談到態度，他們就真太低賤了。那是誰呀？

那查 你好呵，老姆姆！

安德洛夫娜 什麼事？

那查 我和巴威·費奧都洛維支有點兒事情，想要和他談談。

安德洛夫娜 好吧，我就去請他。（下）

費瑪（往裏偷瞧） 歡迎極了。呵，你這壞東西，請你不要動手動腳的！

那查 你不是願意伺候一個沒有太太的人麼？晚上到我那兒倒杯茶去吧！

費瑪 呸！（蒲洛塔索夫入，安德洛夫娜在後邊兒跟着）

蒲洛塔索夫 你是來找我麼？

那查 是的，先生。

蒲洛塔索夫 好，有什麼事情呢？

那查 先生，關於房錢的……

蒲洛塔索夫（大怒） 你瞧，當我把這所房子賣給你的時候，我等了兩年的

錢。可是你呢……什麼時候到日子？

那查 先生，昨天就到日子了。

蒲洛塔索夫 就算是到日子了吧，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有要緊的事，你却偏來麻煩我。

那查 其實呢，先生，也並非是提房錢的事。我只不過隨便提一提罷了，我自己想起來就是了。

蒲洛塔索夫 你最好跟老奶媽去說，或者是跟我的太太說去吧！她們會有錢的，天曉得錢都放在那兒呢！也許是在保險櫃裏。我的太太會給你送去的……或者是叫老奶媽拿給你就是了。回頭見！

那查 我可以再打擾您一會兒麼，先生？

蒲洛塔索夫 幹什麼呢？有什麼事情嗎？

那查 關於您的鄉下的房子和田地的事情？

蒲洛塔索夫 怎麼樣呢？

那查 爲什麼你不賣了呢？

蒲洛塔索夫 那有那麼個傻蛋會買呢？那地是連一文錢都不值的，只有沙土

和毛樺樹罷了。

那查（吸一口氣） 這是實話，那地是絕對不值錢的。

蒲洛塔索夫 你又說回來啦！

那查 除了我而外是沒有人肯買的。

蒲洛塔索夫 你要它有什麼用處呢？

那查 正好連在一起呀，先生，我已經買了你的鄰居的地，所以也應該把你
的地一齊買了。

蒲洛塔索夫 那麼，好吧，進行吧，你就買了它。你算發財了，不是麼？

那查 呵，說不上發財，先生，我只是擴充一點兒罷了。

蒲洛塔索夫 你真是個奇怪的傢伙，你要這種沙土地打算做什麼用呢？

那查 呵，先生，我的兒子已經從一個實業大學畢業了，現在是一個很有知識的孩子了，他對於實業還頗有點兒才幹。呵，先生，我總想振興我們祖國的實業，所以要開一個做啤酒瓶子的工廠。

（費瑪在門傍聽着）

蒲洛塔索夫（大笑） 說真的，你的確是個有趣的傢伙！你的當舖怎麼辦呢？你要把它關起來麼？

那查 爲什麼我要關起來呢？先生，一個當舖是爲大家行方便的呵！那是一種公益的事業，現在交給我的鄰居了。

蒲洛塔索夫（大笑） 是麼？那麼，好啦，你進行買了我的地吧！回頭見！

（下·大笑）

那查 不過要請您允許我，先生……喂，費瑪，他已經走了。那怎麼好呢？兩個人剛剛能夠打交道，他却已經跑掉，把我一個人扔在這兒了。

費瑪（聳着肩膀） 你不曉得他並不在心上麼？

那查 唉！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好啦，我也走了。

羅滿（忽然出現在費瑪的身後） 冒煙的竈子在那兒呢？

費瑪 討厭鬼！你要幹什麼？

羅滿 不要害怕，人家叫我來修理一個冒煙的竈子。

米莎（從飯廳裏跑進來） 不在這兒，你這傻子，那是在廚房裏的。

羅滿 我想是在這兒的。（下）

米莎（迅速地） 說吧，費瑪，怎麼樣呵？不花錢的屋子，每月十五塊錢，成

不成呀？

費瑪 滾開，你這討厭鬼！你以為你是買一匹馬哪？

米莎 有意思爲什麼不明說呢？我是一個忙人啊！你想想你該選一個什麼樣

的男人吧！你可以嫁一個手藝匠，像那個鎖匠似的，他會打你的。我一定對你和

和氣氣地，吃的東西也有的是，並且還可以教你唸點兒書。

費瑪 滾開！我是個老實的女孩子，心裏只有那屠戶克拉博夫，他每個月給我一百塊呢！

米莎 但是，你瞧，傻瓜呀，他老啦！

費瑪 呵，我還沒把錢接過來呢！

米莎 那就是了，傻孩子，然而我……

費瑪 給我七十五塊吧……

米莎 什……什麼？七十五？

費瑪 在先還得完全添好一張一年的錢的債票。

米莎 (驚異) 我說……

費瑪 是的，先生！(這時葉哥從門廊走了進來，交換一下示意的目光。他醉得太

利害了) 哈……先生，你的老子已經從這兒走了。

米莎 他走了麼？勞駕，勞駕。

費瑪 你上那兒去？你不能從廚房裏穿出去麼？房東正在用後樓梯呢，你也可以……

葉哥 住嘴！叫你的主人去！

費瑪 再說，你也醉得太利害了。你這個樣子，主人怎能向你說話呢？

葉哥 沒有你的事，快去叫他！我要說話，不是要你主人說話。快去！

費瑪（回到飯廳裏去） 老姆姆！老姆姆！

蒲洛塔索夫（從門帘後邊入） 費瑪，幹什麼這麼吵嚷？呵，是你呵，葉哥？

有什麼事情麼？請你簡單點兒說，我很忙呢！

葉哥 等等吧，先生，我是有點兒喝多了。當我沒喝酒的時候，我是不能夠

談話的。

蒲洛塔索夫 不要緊，有什麼情事呢？（安德洛夫娜入，費瑪跟在後面）

葉哥 在不多時候以前，你在人們的前邊侮辱我……開口便和我說我的太太的事情。你是誰呀，竟敢來侮辱我？

葉哥 你看，老太婆！你看到你幹的好事情了麼？葉哥，我並不是要侮辱你的呵！

葉哥 喂，你先別開口！自我年青的時候起，受侮辱簡直就是我的運命了。蒲洛塔索夫 我了解你，葉哥，是那樣的。

葉哥 就是呀！沒有一個人愛我，沒有一個人了解我，甚至連我的太太都不愛我。然而我需要人家愛，讓鬼把你們都捉了去吧！

蒲洛塔索夫 不要喊呀！

安德洛夫娜 你這醉鬼！

葉哥 我不是一個人呀？爲什麼大家都侮辱我呢？

安德洛夫娜 天呀，這真是胡說！（跑進飯廳，從院子裏可以聽到他的喊聲）

蒲洛塔索夫 葉哥，你自己鎮靜一點兒吧！你沒聽見那老媽子告訴你的……

葉哥 別提那老媽子了吧！你是一個高貴的人，高貴的人就不能聽老媽子的話。你聽我說：我很看得起你，我看你是個特別的人物，我覺得的確是的。所以你在人家的面前來侮辱我，我就覺得加倍地難過。你……說出來吧，我可以在你的面前跪着走路，面對着面——我一點兒也不覺得是侮辱。但是，在那個治貓狗的大夫的面前……至於說我的太太呢，我是要痛打她的，我要打折了她的腿。我愛她，她也必得……

（齊普尼，米蘭，麗莎，安德洛夫娜，費瑪都一湧而入。）

麗莎 什麼事呀，巴威？幹什麼？

齊普尼（阻止住麗莎） 這究竟是爲了什麼事情呢？

蒲洛塔索夫 我請求你們，善人們……

米蘭 老姆姆，叫那個看門的。

安德洛夫娜（下，叫喊）羅滿！

葉哥 看那些老鴉！媽的！把他們趕跑吧，巴威·費奧都洛維支！

齊普尼 你最好是回家裏看看，我的好人呀，你沒有回去麼？

葉哥 我不是一個好人呵！

齊普尼（皺眉） 但是，你回家去吧！

米蘭 該叫一個警察去了。

蒲洛塔索夫 別弄那些個事。我說，葉哥，你最好還是走吧，過一會兒我一定親自去看你的。

（安德洛夫娜和羅滿在門口兒出現。）

葉哥 你真去麼？

蒲洛塔索夫 我真去。

葉哥 好，那麼……看看你做的事吧。不撒謊麼？

蒲洛塔索夫 我是決不食言的。

葉哥 那就太好啦，回頭見！這些個人，要跟你一比，可就真都像灰土一般了。回頭見！（下）

羅滿 我看，這用不着我。

蒲洛塔索夫 用不着，你快走開吧。哼！老姆姆，你瞧見了麼？（安德洛夫娜歎氣）你瞧你所做的是什麼事情呵？

麗莎 我怕這個人，我怕他。

米蘭 你對那種人過於客氣了，巴威·費奧都洛維支。

蒲洛塔索夫 然而，我在他跟前的確是有罪的呵！

麗莎 你最好是另找一個鎖匠吧！

齊普尼 這些做手藝的人沒有一個不是醉鬼。

蒲洛塔索夫 我受多麼大的刺激喲！我真難過死了。今天我真倒霉，一切無

聊的，瑣碎的事情都找着我了。我正用水青酸來做一個複雜的試驗，偏偏……給我倒點兒茶來，麗莎。

麗莎 我把茶拿這兒來吧，你是不喜歡那飯廳的。

蒲洛塔索夫 很好。我真不喜歡那些黑宅子，在這所房子裏偏偏就沒有一間敞亮的屋子。

米蘭 我明白你的意思，巴威·費奧都洛維支。

齊普尼 米蘭，那是個什麼字來的？

米蘭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齊普尼 在不多功夫以前你要我給你解釋的那個字。

米蘭 我沒要你幹什麼事情呀！

齊普尼 你記不起來了麼？好，好！你們大家都曉得，當她從你們的嘴裏聽到一個特別的字的時侯，她總是找我來替她解釋的。

米蘭（怒）你真可怕，包理士！我簡直記不住外國字……那又有什麼可笑的呢？

（費瑪整理桌子，放上茶，把救急品帶了進來。）

蒲洛塔索夫 你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米蘭（犯罪似地）我忘記了「水火術」的意思……

齊普尼 我把那幾個字解釋做「水上的火花」。

蒲洛塔索夫（喊起來）什——什——麼？

（麗莎入，忙着喝茶。）

米蘭 多麼丟人呀，包理士！

蒲洛塔索夫（微笑）你們的關係真是有點兒奇怪，看起來你們好像是仇敵

似的……請原諒我，我說的話有點太過火了吧？

米蘭 一點兒也不過火。包理士並不喜歡我，我們簡直就和陌路人一樣。他

是由於一個在波爾塔瓦的姑母養大了的，我呢，是由於一個在雅路斯拉夫的叔叔養大的，我們都是沒有父母的孩子。

齊普尼 是從喀山來的。

米蘭 我們在都長大成人了的時候才遇到，兩個人誰也不喜歡誰。包理士是誰也不喜歡的，他以爲生命就是一次失敗，因此他責備着每一個人。在平時，他甚至都不找我的。

齊普尼 喂，你們知道，當她的老男人還活着的時候，我一上他那兒去，他就求我給他治病。

米蘭 簡直是胡說霸道！

齊普尼 我就說我不能什麼獸都治呀！

麗莎 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

（蒲洛塔索夫忸怩地笑着。）

齊普尼 我的話太過火了吧？

麗莎 喝你的茶吧！

齊普尼 回家麼？我明白……

米蘭 巴威·費奧都洛維支，你記得吧，你不是允許我看看在顯微鏡底下的
一些海草……

蒲洛塔索夫 就是一根海草的一個細胞吧？好，我可以允許你的。假若你要
看，我立時就可以指給你看。

米蘭 好吧，就去看吧！我一定會喜歡的呵！

蒲洛塔索夫 那麼，就跟我來吧，假若你不怕那氣味……

米蘭（跟着他） 哦，我不怕。

齊普尼 簡直是笑話！她注意海草幹什麼，那母牛？

麗莎 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你真太熱心，太單純，太強壯了，可是……

齊普尼 了當地說吧！

麗莎 爲什麼偏裝扮着這麼粗魯，爲什麼偏裝着這麼討厭一切的，看不起一切的道學先生的樣子？

齊普尼 我一點兒也沒有裝扮呀……

麗莎 在生活之中，粗暴和殘忍都太多了，可怕的事情也太多了。一個人應該文雅一點兒，和藹一點兒。

齊普尼 爲什麼要裝扮呢？人都是粗暴和殘忍的，因爲那就是他們的天性。

麗莎 這話是不對的。

齊普尼 還不對麼？你也會如此想，以爲這話是對的呵！你不是說過那些人們像一羣野獸似的，他們都非常地粗暴，魯莽，使你都害怕他們麼？我也明白這一個。我相信你的話。然而當你說我們應該去愛人們的時候，我就不相信了。那只是你因爲害怕才說來的話罷了。

麗莎 你是不了解我的。

齊普尼 也許是的。我以為凡是好看的，或者是有用的東西都是可以去愛的——一個豬呢，爲了它的醃肉和火腿；音樂呵；一隻蝦呵，或者是一張圖畫呵，都有用……然而要說起來人呢，他却是沒用的，而且是不順眼的。

麗莎 天呀，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呀？

齊普尼 一個人覺得怎樣，就應該怎樣地說。我也要裝着慈悲：我從街頭上找個男孩子，想提拔他一下，可是他把我的錶給弄丟了。後來，我又買了一個女孩子——你要知道，那也是從街頭上弄來的——她是個非常年輕的傢伙，我想過一些時候便可以和她結婚了。然而，有一天，她喝了一肚子的酒，結果……把我的臉都抓破了。

麗莎 別說了，你不以爲那種事情沒有一談的價值麼？

齊普尼 爲什麼沒有呢？我要有那麼一天能夠完全說出來，那於我是很好的

。我的一生呵……那可以洗淨我的靈魂。

麗莎 你應該結婚……

齊普尼 關於這件事情，我很同意你的話。

麗莎 找一個女孩子……

齊普尼（鎮靜地） 你很知道我會經找過一個，而且差不多有兩年的功夫，我總在她的週圍轉着，像一隻熊圍着一株空心樹裏的蜂窩轉一樣。

麗莎 你又開始弄了麼？親愛的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請你不要吧！我給你我的最後的答復：局面永遠不會再變了。

齊普尼 誰曉得呢？我是個小俄羅斯人，而她們則是一羣頑固的傢伙。誰曉得呢？

麗莎（幾乎怕起來了） 永遠沒有過！

齊普尼 讓我們談別的吧！

麗莎 你的頑固真使我害怕。

齊普尼 不必害怕，什麼也不要怕。

（稍停。羅滿在門廊上哼呀着。麗莎跳起來，從窗子向外望着。）

麗莎 你對於你的姊姊是怎麼樣的壞法呢？

齊普尼（冷冷地） 她是個傻瓜，並且還是個很下賤的人。

麗莎 天呀！

齊普尼 我再不那樣做了，真的，我再不那樣做了！從你的嘴裏說出不大好聽的話，那不是一種不幸麼？你說她是我的姊姊，那是怎麼回事呢？在二十歲的時候，她和一個老頭子結婚了，那又是爲的什麼呢？以後她悶得幾乎要死，有一回她自己想要上吊——湊巧又被人家摘下來了，又有一回，她服了毒。後來他死了，現在呢，她又算起死回生了。

麗莎 也許那錯處是在你的，爲什麼你不給她合乎人道的幫助呢？

齊普尼 那錯處也許是在我的，可是也許不是在我的。

麗莎 她是爲了那個才要死的麼？

齊普尼 不只爲了那個……你看，你不曉得爲什麼她偏偏來到這兒，可是我曉得呵！

麗莎 請你不要纏不住地狐疑吧，還是先想誰給你一種去評判她的權柄吧！

齊普尼 那麼，是誰給你一種評判人的權柄呢？整個的世界都使用着這種權柄，絕對沒有一點兒特別的允許。人能夠沒評判的活着，那和不吃飯的事情是一樣的微小。

米蘭（帶着很迷惑的樣子入，後面跟着蒲洛塔索夫）
巴威·費奧都洛維支，我
明白的，可是那完全是實在的麼？

蒲洛塔索夫 那的確是實在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命是到處都有的，神祕也是到處都有的。在一個極玄妙的生存祕密的世界裏活動着，在它們的溶液中

浪費掉一個人的腦力，也就是在這兒才存在着人的真正的生命，在這兒才存在着幸福和創造的快樂的永遠流不盡的源泉。只有在理性的世界裏，人才是真正自由的，要在他有理性的時候，他便是誠實的和慈善的。善是理性的創造，沒有自知之明便沒有善存在。（忙着着他的錢）可是，你得特別地原諒我了，我必得走了。是的，請你……唉！（下）

米蘭 假若你們會聽聽他的話，聽聽他是怎麼說的呀！他向我講，單單地向我講，是的，沒有一個人曾經像他那樣地和我講話。那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全都給我拿出來了！（包理士大笑）呵，包理士！（聲淚俱下）我說我了解他了麼？我沒有呀！我是個傻瓜。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你以為我太可笑了吧？好朋友，你就那樣想吧！可是有一個人偏過着像在夢裏一樣的生活，以後，有人推醒了你，你便睜開了你的眼睛，一看天早已亮了，太陽在閃着光。在起初你什麼也看不見，滿眼都是燦爛的光輝。於是你的靈魂便太息了一聲，一聲純粹歡樂

的太息，正如復活節早晨的人們一樣。

齊普尼 這一套話是什麼意思呢？

麗莎 喝點兒茶吧，請坐下，你是太迷惑了。

米蘭 你不能了解我呵，包理士！不，謝謝你，我不喝茶。對不起呀，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我一定會使你多心的。我要走了，再見。請你告訴他：「她走了」，請你告訴他：「她是非常喜歡的」。祝你好！他是那麼光明磊落呵，那麼奇怪呀……（自有門廊的門下）

齊普尼 她是遇見什麼事情了呢？我一點兒也不明白她。

麗莎 我明白。從前有一個時候，巴威也會像這樣地使我傾心。那時候，他給我講那個，真像從我的兩隻眼睛裏掉出來的魚鱗一樣。一切好像太單純了，太美麗了，太神祕了。一切都那麼微小，都那麼奇異。因此，那時候我也同樣地得到一種生命的啓示，充滿了污穢，殘忍，不知不覺的無人道的行爲。我的靈魂充

滿了恐怖和驚異，以後它們就使得我上病院裏去了。

齊普尼 不要想那時候吧！爲什麼談病院呢——那是過去的事情了。

麗莎 得了。（伊麗娜和華金在門廊上出現）

齊普尼 來人了。呵，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還有那藝術家。我想我該

走了……

伊麗娜 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真的！巴威在他的屋子裏麼，麗莎？請給

我點兒茶喝。（找她的丈夫去了）

齊普尼 爲什麼那麼蒼白頹喪呢，狄米特·席海葉維支？

華金 是麼？我真覺得奇怪呢。你的畫進步到什麼地步了，麗莎？

麗莎 我好久都沒有練習了。

華金 太可憐了，顏色是可以安慰着心靈的。

齊普尼 你好像不能維持住你這個理論似的。

華金 自然呀，在什麼情形下都不能。

麗莎（顫慄一下） 就是紅色也是不能安慰人的。

齊普尼 再見吧，我到河裏捉蟹去了。然後我就可以烹上我的蟹，弄點兒啤酒，好好地吃上一頓……我也要吸點兒煙。請不要總上門口去瞧我，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我就會回來的……明天。（伊麗莎入）再見，伊麗莎·尼古拉

葉夫娜！

伊麗莎 你走了麼？再見！（齊普尼與麗莎同出）

華金 他很忙麼？

伊麗莎 是的，不過他就來了。

華金 還總存着要創造一個小人的可笑的思想麼？

伊麗莎 什麼話！不要臉！

華金 這一個書呆子的頭腦的無用的指示很觸怒了我。而且，因為他對你那

樣的待遇，我也是不能原諒他的。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伊麗娜 我覺得我從前會信賴你這個人，真是後悔極了。

華金 你是應該自由的！你不應該饒恕那不能鑑賞你的人呵！

伊麗娜 我一定那樣辦的！你等着吧！

華金 什麼時候呢？你還等待着什麼呢？

伊麗娜 我等待着看到底我在他的心裏佔個什麼樣的位置。

華金 一點兒位置也沒有！

伊麗娜（嫣然一笑） 假若真是那樣，那不就太好了麼？解決的辦法也是很簡單的：我決定走。但是假若不是那樣呢？假若他的愛只是蟄伏着的，由於把握着他的觀念力使着他把愛放在次要的地位呢？假若我離開了他，而在他的心中，那愛將要再起來……

華金 你希望是那樣麼？你希望是那樣麼？

伊麗娜 將要變成怎樣一齣悲劇呀！你能夠想像出來麼？我最恨悲劇呀！

華金 你就是怕他演到那種地步麼？

伊麗娜 我不願意在他的生活中阻礙他……

華金 你有理由，所以你是_不願意的了。凡是有強烈的慾望的人，是不想什麼理由的。

伊麗娜 在禽獸呢，那是對的，獸類是沒有什麼理由的。人應當有理性，於是教導了在這世界裏的整個的罪惡。

華金 一個人是應該犧牲自己的……麗莎的消化不良的哲學對於你有着_一種惡劣的影響。

伊麗娜 罪惡是很討厭的，受苦是很可憎的。我認爲受苦是我自己的一種羞辱，而使別人受苦呢，我想是卑鄙的，也是不應當的。

華金 你這話簡直是格言呀！但是，你的嘴裏却說出一個奴隸的靈魂來啦！

瞎了你自已，爲了誰呢？那是爲了那麼個人；他想要把生命分成極小的分子，呆想着要找尋它的本來的面目。真是一個可笑的觀念！他是可怕的死神的一個僕人，並不是個崇拜自由，崇拜美和快樂的人，而且他也不需要你的犧牲呵！

伊麗娜 你自己鎮靜一點兒吧，我的朋友。我沒有說過什麼犧牲，而且我也沒有理由來相信你的的感情的力量呵！

華金 你不相信我的愛情麼？

伊麗娜 我們最好是說連我都不相信我自己吧。（麗莎入）

華金 你是多麼冷淡呵！

伊麗娜 我是很親熱地說着的。

麗莎 巴威整天都被人家打擾了。

伊麗娜 被誰呢？

麗莎 被每個人——那老媽子，鎖匠，房東……

伊麗娜 他覺得很討厭麼？

麗莎 我想是的。

伊麗娜 多麼令人難過呀！

(華金走到門廊上去。)

麗莎 請恕我多嘴，但是，你對你的丈夫的確是太不注意了呵！

伊麗娜 他可是永遠沒有說過。

麗莎 (站起來) 也許是因為太不高興向你說了吧！(走下樓梯，回到她自己的屋子裏去)

伊麗娜 (和藹地) 又是這話麼，麗莎？麗莎呀，你是錯了。請聽我來說……

(麗莎沒有回答，伊麗娜的眼光跟着她，她搖着她的肩膀，皺一下眉頭，轉眼瞧着有門廊的那個門。費瑪從飯廳裏走進來)

費瑪 太太！

伊麗娜 幹什麼？

費瑪 當您出去的時候，米蘭·尼古拉葉夫娜來了，並且向我說……

伊麗娜（不在意地） 呵，她向你說什麼呢？

費瑪 我覺得怪不好意思的……

伊麗娜 那麼你就不必學說了。

費瑪 她說「看守着你的太太」，太太，就說是您。

伊麗娜 什麼？你總是胡說霸說的！你走開吧！

費瑪 我不是胡說霸道，太太，我的話是實在的。她說：「要看守着她和華

金先生呵！」

伊麗娜（低聲） 滾出這屋子去！

費瑪 太太，我沒有什麼罪過呵！而且，她還給我一塊錢呢！

伊麗娜 你趕快離開我這兒吧！（費瑪飛也似地走了。蒲洛塔索夫從門帘的後邊走

進來了！

蒲塔塔索夫 幹什麼吵嚷呀，麗娜？我看看，又和費瑪吵嘴啦！這真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女孩子！她有着最奇怪的裙子，因為她總用它們去碰倒或弄開什麼東西。我大約可以和你在一塊兒坐十分鐘。掛給我點兒茶吧！狄米特呢？他沒有和你一起來麼？

伊麗娜 他在門廊外邊呢。

蒲洛塔索夫 麗莎在那兒呢？

伊麗娜 麗莎現在在樓上，在她的屋子裏呢。

蒲洛塔索夫 你好像精神不太好吧？

伊麗娜 我有點兒累了。

蒲洛塔索夫 你的肖像畫得怎麼樣了？

伊麗娜 你天天問我這一個問題。

蒲洛塔索夫 是麼？狄米特是在這兒呢，看起來他也有點兒不大舒服吧？爲什麼呢？

華金 正是那樣。將來有一天我得畫一下你的花園，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正和現在一樣的時候。

蒲洛塔索夫 在構思時候的觀念激動了你的靈感了麼？

華金 那意思就是說要聰明一點兒麼？

伊麗娜 你要喝點兒茶麼？

蒲洛塔索夫（起立） 你們都是沒有什麼興緻的呀！我想我得到廚房裏去了。我在那兒……還有點兒茶，伊麗娜！

華金 過不上幾天，他就要把你放在一個大玻璃瓶子裏了，弄些酸類倒在你身上，看着你怎樣地喜歡這個玩意兒。

伊麗娜 不用說廢話，假若你不願意……

華金（很天真地，而且很親切地）我永遠沒有像我與你的關係這樣地屈服於一種更有力的感情之下呢！這情緒纏擾着我，然而它也抬舉了我。

伊麗娜 真的嗎？

華金 我想要比一切在你的眼前的人們更高一點兒，更尊貴一點兒，更光明一點兒。

伊麗娜 這是很好的，我爲你快樂了。

華金 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請相信我……

蒲洛塔索夫（自飯廳走進來，手捧一金屬糟）老太婆，請讓我安靜一下吧！爲什麼一個廚子也一定要男的？男的女的有什麼關係，爲什麼不就僱一個廚子呢？無論如何請你留我一個人在這兒吧！

伊麗娜 老姆姆，我總是這麼告訴你……

蒲洛塔索夫 這真是討厭的東西，像柏油似地黏人，這是石腦油的渣滓呵！

(又到他的屋子裏去了)

伊麗娜 我常常告訴你不要攪擾巴威呵！

安德洛夫娜 但是，請聽我說，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太太！誰是這一家裏的主子呢？巴威是忙的，麗莎是有病的，你呢，是整天不在家的。

伊麗娜 不應該拿瑣碎的事情攪擾巴威呀！

安德洛夫娜 那麼你爲什麼不照拂一下呢？

伊麗娜 我喜歡你想着把這事情分派給我！

安德洛夫娜 爲什麼不呢？我明明看着這個人家一點一點兒地頹敗了，巴威是連什麼都不管的。

伊麗娜 (溫和地) 老姆姆，請你走吧。

安德洛夫娜 好，好，太太。但是故去的將軍夫人，老天保佑他們呀，却總沒有像這樣地把我趕出去呀！(下，現不悅狀。伊麗娜站起來，發瘋似地用腳頓着地板)

華金瞧着她，帶着微笑的樣子）

伊麗娜 這好像很使你開心了呢！

華金 一點兒呆氣總會令人快意的。（很親切地）你得脫離這個家庭了。你是爲了美妙的生活，爲了自由而生出來的呵！

伊麗娜（心不在焉的樣子） 假若你的週圍也圍了那麼一些人，那種生活是可能的麼？多麼奇怪喲，你的才能越大，好像你週圍的束縛就更多了。真好像在風向那一個高高的建築物的牆壁鼓蕩着垃圾堆一樣。（蒲洛塔索夫入，帶着垂頭喪氣的樣子，面色顯得很蒼白。在他的外觀上現出孩子的，束手待斃的，和迷惑人的莊嚴的神氣。她用一種很低的聲音和犯罪的口氣說）呵，巴威，你是怎麼啦？

蒲洛塔索夫 那味道怪酸的，你曉得麼？是的，味道真怪酸的。我還是那麼小心，那麼謹慎呢！（心不在焉地看着他的妻子，很顯然地是沒有注意她。他在桌子旁邊坐下，拿出一本記事冊來，很快地畫了幾個圖表，在這一面完全畫滿了。華金握握伊麗娜

的手，一聲不出地走出去了。

伊麗娜（用很低的音調）

得很利害麼？

巴威！（聲音稍微高一點兒）親愛的巴威，你煩惱得

蒲洛塔索夫（緊緊地咬着牙齒）

但是，爲什麼味道怪酸的呢？爲什麼？

第二幕

右邊爲房子的牆和帶欄杆的一個很寬的門廊，有幾個欄杆柱已經沒了。門廊上有兩個桌子，一個大飯桌和一個小一點兒的，上邊亂七八糟地放着一些紙牌和賭注。門廊的後邊遮着一面布幔。

天井和花園間全擋着一帶格子紋的綠色的舊籬笆。齊普尼和那查·亞佛德葉維支出現在門廊上，他們剛剛從角落上轉過來。

那查 那麼，一定有很好的希望了？

齊普尼 是呀！

那查 很好。那匹牝馬雖然不是個跑得快的傢伙，但在她的身上却花過一些錢呢！在七年前，我是用六十塊錢把她弄得來的。您再想想從那以後給她吃過的雀麥吧！但是，假若她實在不成，請告訴我，我一定要把她賣了。

齊普尼 你以為給她換個主子就會好了麼？

那查 如果那樣，我就不會因為她而煩惱了。大夫！

齊普尼 什麼？

那查 我總想問你一件事，可是我不知道怎樣說出來才好。

齊普尼（點上一支紙煙） 盡力揀要緊的說吧！

那查 這當然啦！我想要說的是……

齊普尼 再說得了當一些。

那查 是關於蒲洛塔索夫先生的。

齊普尼 是麼？

那查 您瞧，我的兒子曾經在實業專門學校學過實業問題，他說化學已經得到很大的發展了。我自己也看出來了，譬如說吧：香皂，香水，油膏和這類的東西都賣得很多，賣這些東西的利益也非常的大。……

齊普尼 說得再了當一些吧！（米莎從角落後邊向外窺視，齊普尼注意着他）

那查 不成，想說的實在太多了。譬如說吧，醋酸和種種的精華也都是一樣的。我於是看見了像蒲洛塔索夫先生這麼一個人，看他怎樣地消耗良好的原料和寶貴的時光，結果却沒有一點兒的利益。我以為他如果總這樣做，他的產業可就快完全丟掉了。

齊普尼 你是要我向他說關於醋酸的事情麼？

那查 一切都要說一說，你要特別加重地說他將要窮得連一文錢都不會有了的事實。我要給他這樣的建議：我給他預備一個工廠，他便可以弄出有用的東西

來了。他既然沒有錢來開一家工廠，我是很願意在這一方面幫他的忙的。

齊普尼（微笑）你是多麼慈悲呵！

那查 我是有一個慈悲的心哪！當我看到一個人不以營利的目的而工作着的時候，我就想教他去做買賣。何況他還是一個有成就的人呢？在他的那位好太太的生日的時候，他弄出不少的花爆，那樣東西是誰也沒有見過的。讓我告訴你說，那真是高貴的藝術呵！你願意向他說一下麼？

（費瑪在廳臺上出現，正預備茶。）

齊普尼 好吧。

那查 依我看，你將要給他盡很大的心呢！同時，我也是你的僕人，先生！
齊普尼 再見！（向費瑪）人們都到那兒去了？

費瑪 老爺在他的屋子裏呢，太太和華金先生在花園裏呢，伊麗莎維塔·費
奧都洛夫娜也在那兒。

齊普尼 我想我可以找他們去了。

米莎（忽然從他隱匿的地方出現）請原諒我，可是我還沒請教您尊姓大名呢！

齊普尼 那有什麼用處呢？我也不曉得你的呵！

米莎 我是米哈·那查洛甫·魏格路索夫，來聽您的吩咐。

齊普尼 聽我的吩咐？我不用你呀！

米莎（卑謙地）這只不過是一種說話的客氣套子罷了。我偶然聽到了您和

家嚴的談話。

齊普尼 我看出這件偶然的事情了：你的腿爲什麼那樣地跳動呢？

米莎 這只不過是一種不耐煩的樣子罷了，我的天性是喜歡活潑的呀！

齊普尼 這種活潑樣子的目的是什麼呢？

米莎 怎麼個說法呢，先生？我總是活潑潑的……

齊普尼 好了，再見吧！

米莎 對不起，我想要說……

齊普尼 說什麼呢？

米莎 關於家嚴提議的事情。您曉得那是我的理想，但是，家嚴是並沒有說得十分明白的。

齊普尼 哦，這我還不曉得。我明白他的意思。

米莎 您今天晚上可以賞給我個臉麼？在特洛意茲卡亞街，巴黎咖啡鋪，九點鐘。

齊普尼 好啦，你知道吧，我想我不會賞你的面子呢！

那查 那我就太不高興了。

齊普尼（輕輕地嘆息一聲） 我也是如此呢！（走向花園裏去了）

米莎（帶着藐視的神氣望着他的背影） 混蛋！果真是個獸醫呀！

齊普尼 人家簡直都不願意理你呵！

米莎 費瑪，你曉得我能給你做些什麼呢？

費瑪 什麼也不要你做。

米莎 假若我要說我前些天給你的戒指是你偷來的呢？這地方的巡官是我的
一位朋友呵！

費瑪 真怕死人！你的那個巡官跟我死纏着鬧戀愛呢！

米莎 所以你就壞得不堪言狀了！別鬧啦，費瑪，讓我們談一談正經事吧！
二十五塊錢，有房子，你走不走呀？

費瑪 別挑逗我，我是個頂老實的姑娘呵！

米莎 你實在是個傻子呀！但是，你聽我說：我有一個朋友，一個有錢的傢
伙，人也生得蠻漂亮，他的名字叫做佐吉。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下麼？

費瑪 介紹他麼？又晚了呀！他已經給我寫兩封信來了。

米莎（驚訝，又憤怒） 你撒謊吧？他寫信了麼？這種人！真是流氓！不過，

費瑪，你還是好好兒的吧！假若我不娶富人家的姑娘，我是一定要娶你的呵！

費瑪（小聲） 有什麼人來了。

（麗莎與齊普尼從花園中回來。）

麗莎（向米莎） 你在這兒幹什麼？

米莎 我正告訴您的丫環不要把化學的溶液灑在花園裏呢！那些東西會燒壞了菜蔬，而且還可以傳染虎列拉，真正是很危險的。

齊普尼 小夥子，再見吧！

米莎 聽您吩咐，先生！（很快地跑了）

麗莎（登門廊的台階） 多麼討厭的一個面孔呀！

齊普尼 我的同行正運用他的機智來發明一個活的動物呢！但是，那有什麼用處？你瞧，那是多麼無聊的事情呵！你再看看，我就是一個活動物，可是我有什麼用處呢？

麗莎 你今天的心情太不好了。讓我們把牌看完吧！坐下！我接着來，六，
十三。

齊普尼 我的：十，二九。

麗莎 我真不了解你。八，三一。你是那麼健康，那麼強壯。

齊普尼 七，三六。

麗莎 好像沒有一樣能使你高興的東西，你什麼也不幹。五，三六。現在呢，生活總是顯出來那麼一種悲劇的情調，嫉妒好像是到處都有，人間的愛真是太少了呵！

齊普尼 三六麼？十，四一。

麗莎 你能分給這生活的有多少勞力，多少美麗的，有用的工作呀！八，我的：八，四四。

齊普尼 我是四十歲的人了……我已經爭鬧夠了。

麗莎 四十歲了？胡說。十，五一。

齊普尼 你也太敗壞我了。三，五一。

麗莎 我麼？敗壞你啦？

齊普尼 是的，你們都在內。你的弟弟，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加上你。

麗莎 八，我的完了。讓我們再重來一遍吧，但是，可不要叫數目了，那會

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你向我說我們怎樣地敗壞了你吧！

齊普尼 在我沒有遇到你們之前，我是懷着很多的好奇心生活着的。

麗莎 很有興趣麼？

齊普尼 是的，有好奇心，我總想明白各式各樣的事情。假若我看見了一本新書，我一定要念一遍，這完全由於我的想要看看裏面究竟有什麼新的東西的好奇心。假若我在大街上遇見一羣人吵鬧，我也一定停住腳，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更要留心那一個傢伙大勝而歸了，那個傢伙究竟是爲什麼戰勝的。當我學獸

醫學的時候，我是帶着極大的好奇心去學的。

安德洛夫娜（在門口）麗莎呀，你喝了你的藥水了麼？

麗莎 是的，是的。

安德洛夫娜 茶已經泡上了，可是連一個人都沒有。老爺，老爺！（走進花園裏去了）

齊普尼 我以一種普遍的好奇心的感情去觀察生活，我看出它是一件處理得很糟糕的事情呢：人都是昏庸懦弱的，我比他們還算好些，感覺還靈敏一些。知道這一點便是一種快樂，我的靈魂已經滿足了。自然我還看到有一些人過着比馬還苦的生活，更有一些人的生活比我所治的狗的生活還苦呢！但是，由於這種事實的證明，我們就知道人比馬或狗都蠢得多了。

麗莎 爲什麼這樣說呀？你一定不會信你自己所說的話的。

齊普尼 我就這樣的活着，我也完全沒有留心這個。但是當我和你們在一起

的時候，我看出了有一個人專心弄他的科學，另一個則熱心於硃砂和赭石，又一個則故意裝着快樂和有理性。你呢，已經瞧到了一個深不可測的沉淵，在你的靈魂中扮演着一齣悲劇。

麗莎 但是我們怎樣地敗壞了你呢？我贏啦。

齊普尼 我簡直沒法兒說。起初，我爲你的談話而神魂顛倒，真太喜愛你的一切了，連酒都不喝啦！以後我又失掉了我的好奇心，不安又跳進我的靈魂了。

安德洛夫娜（走出花園） 茶已經預備好了。

蒲洛塔索夫（從他的屋子裏出來） 茶預備好啦？呵，你好麼，科學家？

齊普尼 你好呀，同行的！

蒲洛塔索夫 麗娜在花園裏麼？

麗莎 是的。

蒲洛塔索夫 我去叫她去了。這回你非輸不可。

齊普尼 假若我輸了……

蒲洛塔索夫 今天你的面色很好。你的眼睛，麗莎，也很安詳，很清爽。這

真使人高興呀！（下）

麗莎（怒） 他和我說話爲什麼總像對着一個有病的孩子一樣呢？

齊普尼 凡是對於他的那些原質沒有興趣的人，他都是以孩子看待的。

麗莎 他們都和我說那樣的話，好像總要告訴我我是個病人似的。

齊普尼 先忘掉了病才好。

麗莎 接着吧！你說你總不安，爲什麼呢？

齊普尼 那是一種不安和混亂的感覺，好像我的靈魂的機器已經生鏽了。那

是很可笑的事情了，假若你不來幫助我，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

麗莎 親愛的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別說這個了，我是一個殘廢的人，是

一個怪物。

齊普尼 那麼，我將來也要像一個蛆蟲在糞堆上似地滅亡了。

麗莎 別說了，別說了！你爲什麼這樣使我的心裏難過呀？你不知道麼？

齊普尼（害怕） 不要，請不要難過。原諒我吧！我是很鎮靜的，你自己也靜一靜吧！

麗莎 我的天哪！這刑罰是多麼令人難過呀……他們都是怎樣地沒希望，怎樣地寂寞呀！（稍停一會兒）

齊普尼 從前我享受過熟睡的甜蜜。但是現在呢，當我躺下的時候，我把眼睛瞪得很圓，睜着眼睛做無邊無岸的夢，那真好像是一個害着相思病的大學生，一個剛入一年級的大學生。我心裏很急切地要做點兒什麼事情，你要曉得，我說的是做些個英雄的事情。然而怎樣呢？我的想像就在這兒失敗了。我所能想的只是一條流得飛快的小河，上面蓋着一些很大的冰塊。我在那些冰塊中的一塊上有一隻小豬，一隻紅毛的小豬，它好像迷路了似地，不住號叫着。我於是便很奮勇

地跳上那水塊上去救它，結果是成功了，可是沒有一個人需要它。這多麼令人懊惱呵！於是，我就只好吃了那個被我救出來的小豬，以外就只有苦蘿蔔了。

麗莎（大笑） 多麼有趣呀！

齊普尼 有趣得我都叫起來了！

（伊麗娜，蒲洛塔索夫，和華金，從花園裏出來。）

伊麗娜 你要喝點兒茶麼？

齊普尼 我要，謝謝。一個人還能做什麼呢？但是，你要知道，伊麗莎維塔

費奧都洛夫娜，你最好是和我結婚，我們不能在這個塵世間一起地呻吟麼？

麗莎（帶着不滿意和驚異的樣子） 你怎麼能以那種苦痛的和奇怪的方式來開

玩笑呢？

齊普尼（靜穆地） 然而，要想一想吧！我們還能怎樣做呢？你和我……

麗莎（驚怕的樣子） 住嘴吧，住嘴吧！

伊麗娜 呵，那倒是很好看的。然而，意思却並不很深刻，題材也太不大衆化了。

華金 藝術永遠是少數人的獎品呵！這也就是她的所以高貴的地方。

伊麗娜 這是一齣悲劇呢！

華金 那是大多數人的信仰。也就因了這個理由，我便反對……

伊麗娜 不要裝模作樣的吧！藝術是應該使人高貴的呀！

華金 藝術就沒有任何的目的。

伊麗娜 世界上就沒有沒有目的的東西。

齊普尼 除非是你離開這個世界，不然就不成。

麗莎 天哪！這些話我聽過不知有多少次了。

伊麗娜 狄米特·席海葉維支！生活是困難的，人們是常常厭棄着它，而且

，生活也是不調和的，不是麼？什麼能使靈魂鎮靜呢？美的東西是稀奇的，可是

當它是真美的時候，它便溫熱了我的靈魂，像太陽忽然從重雲中射出強烈的光線來一樣。一切的人都應當覺悟和愛美，然後他們就要在它的上面建造起一種道德了。他們可以評價他們的行動究竟夠不夠美，然後生活的本身也要變成美的了。

蒲洛塔索夫 這是很驚人的理論呢！麗娜，那也是很可能的呵！

華金 我注意大衆幹什麼呢？我願意高歌我自己的曲子，孤獨地，也只爲我自己來歌唱。

伊麗娜 住嘴！你的話有什麼用處呢？藝術應該反映人的鬥爭，使之達到一個相當的目的，並且要引人向上走。當藝術家有了這個鬥爭的時候，當他對於火熱的美的力量有着信仰的時候，他的圖畫，他的書，他的歌曲，對我才有意義。假若我疲倦了，我就要休息一下，再預備長期爲我的工作，幸福，和生活鬥爭。

蒲洛塔索夫 這話說得真漂亮，麗娜！

伊麗娜 有時候我夢見了這樣的一幅景色：在那無邊的海上有一隻船在駛着

，那憤怒的綠波貪歡無已地擁抱着它。在船頭上，我看見了強而有力的人們的影子。他們只在那兒站着，那些個人和他們的面孔都表現着非常地坦白，非常地英勇。他們帶着一種驕傲的笑容向前看着，靜靜地等着在他們達到目的地的路上滅亡。這便是那全幅的圖畫呀！

華金 這真是怪有趣的。

蒲洛塔索夫 聽着吧！

伊麗娜 讓那些人在炎日之下的沙漠的黃沙上進行吧！

麗莎（不知不覺地） 那是……亦的。

伊麗娜 那沒關係。就把這些人當成特別的人物吧，勇敢而驕傲的，他們的慾望是不動搖的，而且——是單純的，一切偉大的東西都是很單純的呵！這樣一幅圖畫能夠喚起我對於人類，對於創造他們的藝術家一種驕傲的感情，它使我們能夠知道那些曾經幫助我們的偉大的人們，他們使着我們比禽獸進化得快，使我們

進化成了人。

華金 我明白了。這是很有趣的，很美的呢！（亞柯夫·托洛新走近門廊，張着嘴站住了）我想要試着畫一下，媽的！

蒲洛塔索夫 應當的，狄米特，你畫出來吧。爲了你好，麗娜！在你呢，麗娜，這是很新鮮的吧，是不？

伊麗娜 你怎麼能說於我有什麼新舊呢？

托洛新 太——太太，老爺們！（大家都瞧着他）俺等了好些時候了，可是你們的有趣的談話還沒有結束，俺不得不闖進來啦！非常地簡單！

齊普尼 你有什麼事呀？

托洛新 俺承認俺的小俄羅斯的口音。非常地簡單——俺就是小俄羅斯人，會吹笛子。

齊普尼 但是，你有什麼事呀？

托洛新 請允許俺，先生，一切都按照次序來吧！俺先來介紹俺自己：副官，亞柯夫·托洛新，曾充洛克站副站長，也就是在火車出險的時候丟掉了一個太太和一個孩子的那個亞柯夫·托洛新。俺另外還有小孩子，可是沒有太太了。俺和那位能有來在一起的榮幸呢？

蒲洛塔索夫 一個醉漢的談話多麼有趣呀！

麗莎（責備的口氣） 巴威，你怎能這麼說？

伊麗娜 先生，您要幹什麼呢？

托洛新（鞠躬） 太太，請原諒俺。（伸出一隻穿着拖鞋的腳來）鞋破了呀！因為命運是不住地變化呀！太太！請告訴俺，有一個叫做葉哥的鎖匠住在那兒，俺忘記他的名字了。或者他沒有名字吧？也許他只是在晚間出現的一個妖怪呵！

伊麗娜 你可以在廂房的最下一層找到他的。

托洛新 謝謝，太太！俺尋找他一天了。俺太累了，簡直都站不住腳了。在

那角落上麼？好呀！俺昨天才認識他呢，現在俺就來回拜他來了，他應當覺得榮幸的呀！在那角落上麼？非常地簡單。再見！

蒲洛塔索夫 多麼有趣的一個傢伙！破鞋！

麗莎 別說了，巴威。

托洛新（搖搖擺擺地走了，口中喃喃地叨咕着） 呵，你們還以為俺是一個白丁呀？不，俺是亞柯夫·托洛新，他懂得一切的禮節呵！非常地簡單。亞柯夫·托

新洛！（不見了）

蒲洛塔索夫 他不是怪有趣的麼，麗娜？

麗莎 在你那張風景畫中，像他這類的人們佔個着什麼樣的位置呢？

伊麗娜 他們不會在那兒的。

蒲洛塔索夫 他們好像是貼在船底下的海草一樣。

華金 還要阻止它的進行呢！

麗莎 他們的命運是滅亡麼，伊麗娜？他們就沒有救了麼？

伊麗娜 他們早已滅亡了呀，麗莎。

華金 我們也是孤單單地在黑漆一團的生活裏的。

蒲洛塔索夫 我的朋友，那樣的人們就是組織中的死細胞呀！

麗莎 你們大家都太殘忍了，我不能再聽你們的話了。你們真太殘忍，太盲

目了。（走入花園。齊普尼慢慢地站起來跟着她）

蒲洛塔索夫（聲音稍高） 你曉得吧，麗娜，有她在座是不能夠討論什麼事

情的呵！她是把一切都以她的特別的，病態的，和憂鬱的眼光去測度的。

伊麗娜 是的，那是很困難的。她總在永遠的生活的恐怖中生活着呀！

華金 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在船頭上會站着一個孤獨的形像，那是一個

把一切的希望都埋在他後邊的岸上的人的面孔，然而他的眼睛裏却閃爍着極其倔強的火焰；他所以來航海是在於創造新的希望，在那些寂寞的人羣裏寂寞地走着。

蒲洛塔索夫 但願前途不要有風浪吧！就假若有風浪，但願在前邊，在船的途徑中，能有太陽的燦爛的光輝吧！現在，就把你的圖書叫做「迎着太陽」，也就是向着生命的源泉走去呵！

華金 是的，是向着生命的源泉走去。在遠遠的地方，在重雲之間，像太陽一樣的閃着光輝，那將是一個女人的臉呀！

蒲洛塔索夫 不過，爲什麼是女人呢？但願在船上那些人中有拉瓦錫，達爾文……呵，真怪呵，我居然加入這麼長的討論中了。我得走了。（忙着離開這屋子）

華金（很親切地） 親愛的朋友，每天都給我結更有方，更結實的扣子。我預備給你祝福了。

蒲洛塔索夫（在他的屋子裏） 狄米特！請上這兒來一會兒！

伊麗娜 你不要對你自己造些嚴肅的意像，也不要顯出那類的樣子。

華金 我一定要畫這張畫的，你等着瞧吧！它和它的顏色一定要唱一個對自

由和美的莊嚴的讚美歌的。

蒲洛塔索夫 狄米特！

伊麗娜 去吧，我的朋友！（華金走出去，伊麗娜帶着出神的樣在門廊上踱來踱去。
。聽到了齊普尼在花園中的聲音）

齊普尼（很平淡地） 那是不能夠兩樣的。人是說話的，但也就是這個動物是實行的呵！

麗莎（憂愁地） 但是，當——當……（不能再聽到他們的聲音了）

米蘭（在天井中，向門廊走來） 呵，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你沒出去麼？

伊麗娜（冷冷地） 這很使你驚異吧？

米蘭 爲什麼會驚異呢？你好呵？

伊麗娜 對不起得很，可是在我向你伸過手去之前……

米蘭 什——什麼？

伊麗娜 我一定要問問你。我們都坦白一些，爽快一些吧！……你賄賂我的丫環了。

米蘭（急促地） 這賤丫頭，她把我賣了……

伊麗娜（慢慢地） 那麼，是真的了？你知道吧，那是怎樣……我怎樣稱呼你這種行爲呢？

米蘭（坦率地，親熱地） 是的，我知道。你要我坦白一些，我當然是唯命是遵的。你聽我說……你是一個女人呵！也許你正在戀愛，你當然是知道的啦！

伊麗娜 住嘴，你的弟弟在花園裏呢！

米蘭 那與我有什麼關係呢？聽我說吧：我愛巴威·費奧都洛維支……你也是一樣。我太愛他了，我甯願做他的廚子，做他的僕人。你也是如此呵，我還會看不見麼？你愛那藝術家巴威·費奧都洛維支……你不需要他呀！你是要他的麼？我願意在你的面前跪下，請你把他給我吧！我一定要給你叩頭謝恩的。

伊麗娜（驚異） 你說的是什麼話？

米蘭 那有什麼關係呢？我有錢。我願意給他建造一個實驗室，造得像一座堡壘似的。我可以照顧他，好好地保衛着，不讓狂風吹着他。我整天整夜地坐在他的門前守着。就是呀！你幹什麼要他呢？但是，對於我呢，他就好像一個神仙似的，我在愛着他呀！

伊麗娜 你自己稍稍鎮靜一下吧！等着吧，也許我還沒有十分了解你呢。

米蘭 你天生就是做高貴的太太的。你既聰明，又純潔，真是一位高貴的婦人。然而，我從前的生活却是很苦，現在也是在天天掙扎着。我從前所遇到的只是一些下流人，然而他，他呀！他是那麼孩子似的，那麼高貴呀！要在他的身邊，我就像一個皇后似的啦！對於他呢，我是個奴隸；但是對於其餘的一切人呢，我就成爲皇后了，我的靈魂也就會復活了。我總思念着一個純潔的男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麼？你也是一樣的呵！

伊麗娜（動容） 我覺得明白你真不容易，我們要談的話太多了。我的天哪，你該多麼不快樂呀！

米蘭 是的，哦，是的！你能夠明白，你也應該明白。這也就是我所以向你講的原故：我知道你是會立時明白一切的事情的，你也不會來欺騙我。假若你不欺騙我，也許我也會像別的人一樣吧。

伊麗娜 我沒有欺騙你的理由，我明白你的疼痛的心。跟我來……來吧！

米蘭 你怎麼說呀……你不是太好了麼？

伊麗娜（緊握着她的手） 請相信我吧……聽我說，假若大家都是以誠相待，他們一定會互相了解的呵！

米蘭（跟在她的後邊） 我信不信你，我是不曉得的。你的話是坦白的，可是我却不能把握住你的主意。你是善呢？還是不善呢？困難就在這兒。我害怕去相信善的存在，我沒有看見過它……我自己就是惡，在黑暗中……我從前是在淚海

裏洗刷我的靈魂的，然而我仍然是在黑暗裏。（同下。羅滿從角落後邊窺視，手中持一斧。麗莎與齊普尼從花園中走來，安德洛夫娜從屋內出來）

安德洛夫娜 爲什麼他們都散了呀？像一羣瘋子似地胡亂跑着。麗莎，爲什麼你總浪蕩呵？你應該坐下安靜一會兒了。

麗莎 不要打擾我，老姆姆！

安德洛夫娜 你不要總發脾氣！你還不知道你的身子是什麼樣的麼？（回屋子裏去，哼哼着）

齊普尼 多麼好管閒事的一個人呵！她一定是很喜歡你。

麗莎 那只是她的一種習慣罷了。她是當奶媽子當慣了，她來我們這兒已經有三十多年了。她糊塗得真奇怪，而且還非常地頑固。這不很奇怪麼？自我能記憶的時候起，我們的屋內就充滿了溫柔的音樂的聲音，發揮着那世界上最高貴的思想，但是，這種情況就沒有使她更好些，或者更聰明些……

(蒲洛塔索夫和華金跑到門廊上來。)

蒲洛塔索夫(向華金) 你知道麼？當我們學會了編織那特別預備的木頭的纖維的時候，你和我就都能穿上松木的背心和樺木的褲子了。

華金 不要做你那木頭的夢了……那只是空空洞洞的夢想呵！

蒲洛塔索夫 呵，你……你自己就是個空洞的東西呵！

齊普尼 這就是我姊姊的遮太陽的傘呵！我說，同行的，米蘭昨天問我一個臆說和一個分子有什麼關係，我就告訴她說一個分子就是一個臆說的孫女。

蒲洛塔索夫(大笑) 這是爲什麼呢？她對於每件事情都帶着那麼一種單純的和熱烈的興趣呢！

齊普尼 單純麼？哼！我還告訴她說：一個原質和一個元子都是科學遺下的孩子。又錯了麼？我是在系統上弄混了呀！

麗莎 你還看不見麼？就在你和你姊姊的關係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人們怎樣地

以惡意和計謀互相對待了。

齊普尼 你從那兒看出惡意來啦？

麗莎（神經過敏地） 不，我告訴你說：在地球上堆積着的愁恨越發越發地多了，殘暴是到處都存在着的。

蒲洛塔索夫 麗莎，你又展開你的黑色的羽翼了麼？

麗莎 別出聲，巴威，你什麼也看不見，你是從一個顯微鏡往外看的。

齊普尼 你是從一個望遠鏡向外看的。你知道吧！最好還是要用眼睛呵！

麗莎（難過的樣子） 你們都是瞎眼睛的，把你們的眼睛睜開吧。一切造成你們的生活的，你們的思想的，你們的情感的，那些東西完全像在一個樹林中開着的花朵，而那個樹林裏就充滿了憂鬱和頹廢。你們只是少數的幾個人，你們是在這地球上不值得一提的呵！

華金（冷冷地） 那麼，你看見誰了呢？

麗莎 在這地球上值得提起來的不是少數的幾個人，而是成千成萬的大衆。而在那成千成萬的大衆的中間就充滿了仇恨。你們，已經迷惑於美麗的字句和思想，是絕不會看得到的，但是，我却看到了仇恨怎樣地在大街上爆發，看到了人們，野蠻而憤怒的人，怎樣地崇尙着互相毀戮的行爲。將來總要有那麼一天，他們會以他們的仇恨征服你們的。

蒲洛塔索夫 這一切都是可怕的，麗莎，因為你看見暴風雨正在湧聚着，大氣正在緊密地集合着，這已經傷壞了你的神經了。

麗莎（懇求地） 請不要談到我的病吧！

蒲洛塔索夫 但是，你想想，誰能仇恨我，爲什麼會有人仇恨我或他呢？

麗莎 誰麼？所有那些你們把他們拋在大後邊的人們都會的。

華金（不高興的樣子） 媽的！我們還能爲了他們再返回去麼？

麗莎 爲什麼不呢？因爲和他們離得太遠啦！因爲不同於他們的堅苦的，非

人的生活啦！因為你們吃得好，穿得好。仇恨是盲目的，然而你們却是光明的，它是一定會看見你們的。

華金 卡珊德拉的力量使你變好了……

蒲洛塔索夫 等一等，狄米特！麗莎，你錯了。我們正在做着一件重大的工作呢：他們是用着來渲染生活的，而我們却是在尋求它的祕密。你所說的人們將來準會有那麼一天能夠了解並且鑑賞我們的工作的。

華金 我是不管他們能不能的。

蒲洛塔索夫 不要那麼悲觀地用F們，他們比你所理想的樣子好的多，也的情感F，也比你所能理想的更有理性些。

麗莎 你什麼也不知道，巴多憂和頹廢。

蒲洛塔索夫 是的，我知道

有見誰了呢？

蘭，吵吵嚷嚷地，出現在門廊上）我

當他要說下去的時候，伊麗娜和米
世我的面前成長和發展，怎樣

地讓我的思想頑固地追求，並且來的不是少數的幾次深沉的和奇幻的祕密。我看見了我自己是一個統治很大的一元滿了仇恨。你將來也就是一切的主子。正在生長着的一切變得越發紛繁了，我却看到了仇活的和他們自己的更偉大一些的東西。從前，在日光之下，付給牛馬着互相變形的，無用的蛋白質，它漲大了，又變成老鷹，獅子，和人了。等時，從我們男人間，從一切的人間，就要產生出一個莊嚴的，和諧的組織——這就是人類。人類呢，有太太，也有老爺。然後，那組織的每個細胞都會有它的過去，充滿了思想的偉大的戰勝品——那就是我們的工作。現在呢，自由和博愛的工作可以得到快樂的報酬。將來呢，呵，我看見了，我感覺到了，那一定是很美麗的。人性在生長着，在漸漸地成熟。這便是生活，這便是生活的意義。

麗莎（佩服的樣子） 我真太佩服你了，太佩服你了！（拾起一個練習本來，很迅速地在上面寫着字。米蘭幾乎完全帶着佩服的樣子瞧着巴威，只有一丁點兒嬉笑的神情。

伊麗娜，起先是很莊嚴地瞧着，然後又很悽慘地笑了。華金精神十足地聽着。齊普尼把臉貼在桌子上，使人沒法兒看見了。

華金 我喜歡你像個詩人似的。

蒲洛塔索夫 怕死，就是這一件事情不能使人勇敢，美麗，和自由。它像一片烏雲似地壓在他們的頭上。它以它的影子把地球遮上，它把生活着的東西變成鬼怪。它逼迫着他們走入邪路，不讓他們走那得到自由的捷徑，經驗的大路。它教他們去創造關於生活的意義的性急的和奇怪的觀念，它威脅理性，思想於是乎創造着迷信。但是我們，我們是人，我們是太陽的孩子，我們是太陽生的，是光明的生活的源泉，我們一定要戰勝黑暗的死的恐怖。我們是太陽的孩子呀！太陽在我們的血管裏閃耀着，使我們產生驕傲的和熱烈的觀念，照澈了我們的無知的黑暗，它是力，是美，是迷惑着靈魂的歡樂的一個海洋。

麗莎（跳了起來）巴威，你說得太好了。是太陽的孩子們麼？裏面也有我

麼？也有我呀，是不是？是不是，巴威？也有我麼？

蒲洛塔索夫 是的，是的，也有你呀！每個人都有。是的，自然啦！

麗莎 是麼？這太好了，我簡直沒法兒說怎麼好啦！太陽的孩子們！是麼？

但是我的靈魂已經分成兩個了，已經碎了……聽吧：（先是閉着眼睛讀）

老鷹很驕傲地向天上飛行，

他的有力的羽翼多麼炫人，

我也願意隨着那隻老鷹，

和他一起去在空中狂奔。

我願意；可是我的努力是徒勞，

我是這可憐的大地的一個女兒，

我的靈魂的羽翼已經在那

塵土和泥濘中拖得時候太久了。

我喜愛着你們的英勇的論爭，

我沉醉於你們的光明的夢影，

但是我也知道太陽照耀着的居所，
在那兒住着的動物都已瞎了眼睛。

他們不曉得那美麗的思想，

太陽也沒有使着他們的眼睛輕鬆，

他們在一種苛酷的壓迫下生活，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禮貌和愛情。

在你們和我之間好像立着

一面憂鬱的和甯靜的牆，

呵，用什麼迷人的字眼去說喲，

我奔飛的時候能夠把它們都帶着麼？

（他們大家都靜靜地看了她一會兒。華金看着她那情緒便不高興了。）

蒲洛塔索夫 麗莎，這是怎麼回事？是你剛剛寫好的詩麼？

伊麗娜 你說得非常好，麗莎，我了解你。

華金 請原諒我，太太老爺們。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我想起來另外

一首詩了，這可以做爲給你的一個回答。

麗莎 你唸出來吧！

華金 如在黑暗中飄飛着的火花

我們寂寞地在生活中走着，

但是我們是將來的種子，
是更好的東西的信號。

讓我們在光明的廟堂中

保護着自由，美，和真理，

並且教那些愚昧的，盲目的動物

和老鷹去在一起飛行吧！

蒲洛塔索夫 好呀，狄米特！真偉大呀！

米蘭（狂喜） 天呀，多麼美呀！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我了解她，我是
了解她的呀！（哭）

伊麗娜 安靜點兒吧，別哭了。

麗莎（不快活的樣子） 爲什麼你們都那麼開心呀！我看到那麼多的光明的思

想好像黑夜裏的火花一樣爛燦和消逝，一點兒也沒有給人一些益處，這便是我所憂愁的，也就是這一點是使着我發愁的。

米蘭（吻着蒲洛塔索夫的手） 你這高明的聖人，謝謝你。

蒲洛塔索夫（手足失措的樣子） 怎麼？爲什麼你這麼做呢？我的手也許不大乾淨呀！

米蘭 不能的。

麗莎 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你有什麼事呀？

齊普尼 沒什麼事，聽着你們說話呢。

麗莎 我說的對麼？

齊普尼 真理總是和你在一起的。

麗莎 真的麼？

米蘭（向伊麗娜） 我得走了，最親愛的！（走入屋內，伊麗娜跟着她）

齊普尼 但是美是和他在一起的。

華金 可是，那一樣較比好呢？

齊普尼 呵，當然美是較比好的，可是，人們需要真理却更急切一些呵！

麗莎 但是，爲什麼你說需要得更急切一些呢？

齊普尼 我不曉得，我兩樣都得要一點兒。

伊麗娜（出來） 巴威，米蘭·尼古拉葉夫娜在找你呢。

蒲洛塔索夫 麗娜，爲什麼她吻我的手呢？多麼蠢，多麼使人不高興呀！

伊麗娜（微笑） 你得忍受她一些的。

蒲洛塔索夫（走） 還有那兩片肥厚的嘴唇！她要我幹什麼呢？（從驢台後邊

聽到亞佛都西亞的哭喊得很可憐的聲音）

亞佛都西亞 你撒謊，你這狗！

麗莎（顫慄） 這是幹什麼？這是幹什麼？

亞佛都西亞（跑進來） 丟了我，你這混蛋！

葉哥（手中持一根大塊的柴木）住嘴，我告訴你……

麗莎 仁慈的老天爺呀，把她藏起來呀！

亞佛都西亞（跑到門廊上） 太太們，老爺們，他要殺我呀！

伊麗娜 進來，快點兒！

亞佛都西亞（向她的丈夫） 哈哈，這回可愚弄你了！（同伊麗娜走進屋裏去）

齊普尼 那醉鬼又來了！（向麗莎）請你也進去好麼？

麗莎 攔住他，攔住他，看老天爺的面子！

托洛新（從角落後邊出來） 葉哥，不要胡鬧呀！

齊普尼（向葉哥） 你出去！

華金 把他趕出去！

（米蘭跟着蒲洛塔索夫從屋裏跑出來。）

蒲洛塔索夫 葉哥！又來這個了？

葉哥（向齊普尼） 你自己滾蛋吧，把我的老婆交出來！

蒲洛塔索夫 你又做糊塗事了，葉哥！

托洛新 先生，一個妻子是她的丈夫的財產呀！這事情非常地簡單。

葉哥 你們不能隱藏她，我會進去抓住她的！

（羅滿迷迷糊糊地走進來，在葉哥的後面站住。）

羅滿 呵，葉哥，不准你吵！

齊普尼 你跑進去試試！

麗莎 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他的手裏有一塊木頭呀！

齊普尼 不要怕，你最好是上屋裏去吧！

蒲洛塔索夫 是的，麗莎，進去吧！

葉哥 還不把她交給我麼？你們打算怎樣？那是我私人的事情呵！

米蘭 看門的，去叫一個警察來！

羅滿 葉哥，我去找警察去了。

葉哥 聽我說，先生！一個客人來找我……

托洛新 非常地簡單！

葉哥 一個受教育的人，先生，一個有靈魂的人！

托洛新 完全對，先生！

葉哥 她弄一塊又濕又髒的破布往他的嘴上投呀！

托洛新 一件沒法兒不承認的事實，先生！只是沒投在他的嘴上，而是投在

他的臉上啦，葉哥！

蒲洛塔索夫 葉哥，好朋友，做一個人吧，做一個人吧！

葉哥 把我的老婆送出來！

華金 媽的，這麼厚的臉皮！

米蘭 看門的，我不是告訴你去喊個警察來麼？帶着他，捉住他！

羅滿 我真得去了，葉哥，你最好是……

葉哥（走上門廊的台階） 假若你們不懂得這麼簡單的話……

麗莎 跑吧，他上來了，他要殺人了……

齊普尼（向着葉哥走去，咬着牙） 呵，你打吧……

蒲洛塔索夫 麗莎，進去吧！（強拉着她走進屋裏去，米蘭跟着他們）

葉哥 讓你們走……（注視着他的木棒）

齊普尼（瞪着眼睛瞧着他） 一直走吧！

葉哥 我要攔阻呀！

齊普尼（鎮靜地） 你放屁，你這惡狗！

葉哥 你不要狂吠！

齊普尼 爲什麼你不打呢？

葉哥 你打你自己吧！（拋下他手裏的武器）

齊普尼 現在你快滾蛋吧！你聽見了麼？

托洛新（失望地） 走吧，葉哥！

葉哥（往後退） 這麼個混蛋！

齊普尼（傲慢的樣子） 這個狗雜種！

托洛新（向華金） 您好，先生！但是家庭的神聖是不該破壞的呀！

華金 滾吧！

齊普尼（下門廊的台階，向着葉哥走去） 有骨頭就出去試試，你們敢麼？假若

不因爲有太太們在這兒，我一定要教訓你們倆一頓的。

托洛新（隨着葉哥不見了） 我就是服從武力，非常地簡單！

齊普尼（回到門廊的上來） 這不要臉的東西！

華金 好，好……我算有看一看你的威武的眼福了。

蒲洛塔索夫 你把他趕跑了麼？

麗莎（跑出來） 他攔阻你了麼？他碰着了麼？

齊普尼 這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情呵！（伊麗娜和米蘭入）

蒲洛塔索夫 這麼個害蟲，我不能再交給他什麼工作了。我真太害怕了！我的手都顫慄着，看呀，伊麗娜！

華金 然而他是能殺人的呵！

齊普尼（微笑） 呵，同行的，關於他怎樣呢？關於他這樣的禽獸怎樣呢？他們也是太陽的孩子們麼？

麗莎（突然地說） 你說謊啦，巴威。你所說的一點兒也不對，生活中是充滿了禽獸的。爲什麼說將來的快樂呢？爲什麼？爲什麼欺騙你自己和別人呢？你把人們拋得太遠了。你是孤獨的，可憐的小動物，你真捉不住這生活的恐怖呀！你的週圍都是仇敵……禽獸到處都有。殘暴是應該破壞的呵！仇恨是應該打倒的

呵！請了解我，要了解我的話呀！（發起瘋來了）

第二幕

舞台佈置和第一幕相同。天氣陰霾得可怕。伊麗娜坐在角落上的「把搖椅裏，麗莎很焦急地在地板上踱着。

伊麗娜 你不要自尋煩惱吧！

麗莎 我的身子雖然不好，但是我的思想却是很健康的呵！

伊麗娜 雖說過相反的話呢？

麗莎 我的話是平板無味的，他們煩擾了我。你不要喜歡去感覺生命的悲劇

的真理吧！

伊麗娜 你不要那麼無事生非……

麗莎 不，我不是無事生非。你就看看你和你的丫環間分開的鴻溝吧！

伊麗娜 假若我要來理會這件事情，來哭，來很害怕地顫慄着，那麼，這件事情就會消滅了麼？

麗莎 假若你曉得人們不了解你的靈魂，你還能安安靜靜地生活着麼？我不能，我怕那些個不了解我的人們，這便是我的病的祕密。伊麗娜，這就需要犧牲了。你明白了麼？一個人是應該拿自己來犧牲的呵！

伊麗娜 去犧牲自己麼？假若是願意那樣做，是帶着無限的快活的，是在歡樂的瘋狂中的，那也是好的。但是，麗莎，假若是強逼着一個人那樣去做，那又怎麼樣呢？不，那一個人就沒有了一丁點兒的價值了。

安德洛夫娜（從飯廳入）

伊麗娜·尼古拉葉維支！

麗莎（不耐煩的樣子） 老姆姆，什麼事呀？

安德洛夫娜 哼，不是找你。房東來了。

麗莎 讓他等一等吧，老姆姆。你走吧！（安德洛夫娜下）那麼，我錯了麼？

伊麗娜 我沒有那麼說呀！

麗莎 你感覺到我們大家是多麼孤寂了麼？

伊麗娜 不，我沒有感覺到。

麗莎 你只不過是不願意和我說話罷了……他們都討厭我。你打算享受一下生活，也就故意地不管那種殘暴可怕的事情了。

伊麗娜 你怎麼能使你自己感覺得到呢？

麗莎 你呢？你的生活不是個很艱苦的麼？但是，你是驕傲的，你也不會允許它如此的。我看出你和巴威的關係來了。

伊麗娜 我們不要談這個了。

麗莎（勝利的樣子） 哈！你惱了吧？是不是？

伊麗娜 不，不過這不是個有意思的題目。

麗莎 是惱了你啦！請便吧！你將來會明白的。伊麗娜，你是孤寂的啊！你是不快樂的啊！

伊麗娜 麗莎，這種快樂不是一種很好的快樂呵！你要什麼呢？

麗莎 我要什麼？（稍停，吃驚）我不曉得，我不曉得。我願意活着，但是不知道怎麼樣……不能知道。我想我沒有像這樣的生活着的權利。我願意使我的靈魂成爲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我願意擺脫掉恐怖和死，可是沒有一個人會來幫忙的。

伊麗娜（握住她的手） 請原諒我，但是，不是齊普尼……

麗莎 我有什麼權利呢？我是個病人，不是麼？你們大家都是這樣說呵！你們大家都常常這樣說呵！太常常這樣說了！讓我……我不能說這個啦，走吧！讓

我自己在這兒吧！（很匆忙地走向她的屋子裏去。伊麗娜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在地板上來回地踱着，兩手抱着頭。然後又在她的丈夫的像片前面站住，審視着，發瘋地咬着嘴唇。她把她的手放鬆下來）

伊麗娜（聲音較高） 再見吧！

安德洛夫娜（入） 現在可以讓房東進來了麼？

伊麗娜 讓他進來吧！

安德洛夫娜（向外） 你可以進來了，那查·亞佛德葉維支！

那查 您好呵，太太。

伊麗娜（點頭） 你有什麼事呢？

那查（狡笑） 請原諒我，可是，我是來看巴威·費奧都洛維支的呵！

伊麗娜 他有事情。

那查 真不好意思把這事情向您來說，太太！

伊麗娜 說吧，等我告訴他。

那查 這是樁很小的事情……

伊麗娜 你隨便說吧！

那查 是呵，這有什麼防礙呢？太太，警察來問那奇怪的氣味了。並且看過陰溝和一些別的地方呢！

伊麗娜（皺眉） 這與我們先生有什麼關係呢？

那查 是呵，自然啦，他是和我們大家一樣的人呵……我們大家都是在罪過中生出來的。但是，警察爲了虎列拉的緣故，現在就特別查得嚴，他們不准再有奇怪的氣味。警察並沒有仔細地研究過，太太，的確是的。他們並且還吓唬我，說要罰我三百塊錢呢！

伊麗娜（帶着不耐煩的樣子） 你要怎麼樣呢？

那查 我要和他商酌一下，太太。假若用點兒化學的方法，一定會把那奇怪

的味道弄沒有的……

伊麗娜（惱怒） 多麼……（抑制着自己）好啦，我會向他說的，再見！

那查 您就會向他說麼？

伊麗娜（走） 老姆姆會答復你的。

那查（眼睛盯着她的背影） 太太，說得太過火了。哼，多麼驕傲！等着吧，

總會有一天我要使你屈服的。

（下。蒲洛塔索夫和伊麗娜入）

蒲洛塔索夫 和和氣氣地把葉哥叫來吧，麗娜！

麗娜 又叫葉哥麼？

蒲洛塔索夫 如果沒有他，你能做什麼呢？他真是太精細了，他會那麼快地捉住你的理想。看喲，他爲我做了一個小小的火爐，那真是一件藝術品呢！太好看了！天氣多麼黑暗，多麼悶人呵！今天沒有約會麼？

伊麗娜 沒有。什麼時候我可以和你談幾分鐘的話呢？

蒲洛塔索夫 等到晚間的吧，好麼？今天晚上我沒有事情。你覺得有些難過麼？狄米特在那兒呢？

伊麗娜 我以為他除了陪伴我的義務而外，還得做一些別的事情呢！

蒲洛塔索夫（沒注意的樣子） 是的，也許是的。可是你近來曉得吧，我在你的臉上發現點兒新的東西，充滿了意義的東西。

伊麗娜 真的麼？

蒲洛塔索夫 是的，是的。但是我——像煙一樣地消逝了。（匆忙地向他的屋子走去）

費瑪（入） 太太，請您允許我走吧！

伊麗娜 但是，誰替你呢？

費瑪 我的意思是完全不幹了。

伊麗娜 好吧，可是你得先把葉哥叫來。

費瑪（堅決地） 我不能到葉哥的家裏去。

伊麗娜 爲什麼呢？

費瑪 不爲什麼，我就是不能去。

伊麗娜 把老姆姆叫來。

費瑪 她上墳場那兒散步去了。

伊麗娜 她回來的時候，你就可以走了。你把看門的給我叫來，這成不成？

費瑪 是，太太。今天請您放我走吧！

伊麗娜（在她的背後說） 很好。

齊普尼（到門廊上來，在門前站着） 你們的門今天爲什麼開着呢？早上好！

伊麗娜（伸出她的手來） 我不曉得。今天早晨那些下人們好像都心不在焉似

地了。

齊普尼 他們恐怕虎列拉呢！

伊麗娜 他們說虎列拉正傳染着呢！

齊普尼 是的，有點兒……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在家麼？

伊麗娜 她在她自己的屋子裏呢！

齊普尼 她的身子怎麼樣了？

伊麗娜 不錯。還和平常似的，可是也不怎麼太好。

齊普尼（憂傷） 是……一個悲劇的靈魂……

伊麗娜 請原諒我，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我要說點兒與我無關的事情，

可是，你不會在意麼？

齊普尼 呵，什麼事呢？

伊麗娜 她告訴我，你曾經向她求婚來的。

齊普尼（很快地） 她怎麼樣呢？

伊麗娜 你是什麼意思呢？

齊普尼 她的樣子怎麼樣呢？她的態度怎麼樣呢？她拉長了面孔吧？她嘲笑

我來的吧？

伊麗娜（驚訝） 你怎麼能那樣想呢？她說話的時候很快活呢！

齊普尼 不會的，她真是快活的麼？

伊麗娜 她說話的時候太快活，太高興了。

齊普尼 我是個傻蛋呀，你知道，我是個笨驢呀！

羅滿 是這兒叫我吧？

齊普尼 沒有人叫你，我是叫我自己哪，夥計！

伊麗娜 我叫他來的。找葉哥去，那個鎖匠。

羅滿 太太，是葉哥麼？

伊麗娜 是的。

羅滿 就去麼？

伊麗娜 是，是。

羅滿 哦，好吧！（下）

齊普尼（狂喜） 把你的手伸給我吧，我要吻它，你使我快活極了。這是你的恩德。這件事情真是想不到的，無論是禍是福。

伊麗娜 請原諒我，可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呢！

齊普尼 天呀！你爲什麼不明白呢？她不是很快活地談起我求婚的事情麼？

伊麗娜 是的，我不會向你撒謊。

齊普尼（勝利的樣子） 可是她還拒絕過我呢！

伊麗娜（微笑） 對不起，那好像是很可笑的呵！

齊普尼 是很可笑的，和我所想的恰恰一樣。她所以拒絕我，並不是因爲她不喜歡我，而是因爲她怕她的病。

伊麗娜 你說得很對。

齊普尼 現在我曉得我該怎樣地做了，我的前途一定是會一帆風順的。這是多麼幸運的一個機會呵！機會是頂大的一件事情呵！

伊麗娜 但是，你應當換一換你的領結了，她是不大喜歡紅色的。

齊普尼（微笑） 我是有意戴紅領結的呵！特意爲的刺激她。現在便沒有什麼分別了，無論是綠的也好，紅的也好，什麼色的都是一樣了。但是，如果沒有個領結，我便不能停留了。（走）謝謝你！（葉哥出現於門前，帶着驚慌的，蓬頭散髮的樣子）有一個生人進來了。讓我們成爲朋友吧，好啦！呵，是你，野蠻人！

伊麗娜（向葉哥） 我就去喊老爺去。

葉哥（破聲） 等一等，太太。

伊麗娜 什麼事？

葉哥 我的老婆病了。

伊麗娜 她是什麼病呢？

葉哥 嘔吐。

伊麗娜（憂慮） 她病了好久麼？

葉哥 是從早晨起病的。她總喊着您哪！「請太太去，」她說：「不然我
定要死啦！」

伊麗娜 爲什麼你沒有來喊我呢？慚愧！

葉哥 我自己就很慚愧呵！昨天在這兒出醜出得太利害了。

伊麗娜 胡說！我就去看她。

葉哥 等一等……我害怕。

伊麗娜 害怕什麼？

葉哥 也許是虎列拉呢！

伊麗娜 胡說！爲什麼要害怕呢？

葉哥（乞求地，又幾乎是強迫地） 醫好她吧，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

伊麗娜 一定要我個大夫來，你去請去吧。

葉哥 不用，不用大夫！我不信他們，只有你就行了。

蒲洛塔索夫（入） 呵，你在這兒哪，我的戰士！

伊麗娜 巴威，別提了，他的老婆出毛病了。

蒲洛塔索夫 我想那一定是你打出來的……

伊麗娜 他以爲是虎列拉呢，我上那兒看看去。

蒲洛塔索夫（發瘋的樣子） 你——上那兒？不，麗娜，請你不要去。爲什

麼你偏要去呢？

伊麗娜（驚訝） 但是，爲什麼偏不去呢？

蒲洛塔索夫 也許是虎列拉呢！

葉哥（用力地吼了一聲） 那麼，她一定得死啦？我們不是人麼？

伊麗娜 不要吵，葉哥……巴威，多麼拙笨的……

蒲洛塔索夫 你曉得什麼呢，麗娜？你不是大夫呵！而且這也不是鬧着玩的事情，這的確是件危險的事情呵！

葉哥（憤怒地） 那麼，對於那些要死的人們不是很危險的麼？

蒲洛塔索夫（向葉哥） 請你不要向我爭吵！

伊麗娜（責備地） 巴威！讓我們走吧，葉哥！

蒲洛塔索夫 我也要走了。這是很無謂的，麗娜……（三人走入飯廳，葉哥在前邊帶路，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

伊麗娜 回去用電話叫車來。

蒲洛塔索夫 那是大夫的派頭，不是你的呀！你是什麼人呢？（很煩惱地走了回來）她裝着這種派頭幹什麼呢？老姆姆！媽的！她不讓我跟着去！費瑪！老姆姆！（費瑪跑着進來）我總是喊，你却總在鏡子裏不住地顧影自憐呢！

費瑪（不高興） 沒有什麼……我是在那兒洗刀子來的。

蒲洛塔索夫 扔下那些刀子，上葉哥家裏去吧。

費瑪（堅決地） 我不能上那兒去！

蒲洛塔索夫 爲什麼？太太在那兒哪！

費瑪 那也是一樣的。

蒲洛塔索夫 但是，爲什麼呢？

費瑪 那兒有虎列拉。

蒲洛塔索夫（嘲笑她） 虎列拉！但是太太可上那兒去了。

費瑪 鈴響啦，老爺！

蒲洛塔索夫 是麼？快去開門吧。（費瑪下）我還忘記打電話了呢！媽的！

（木蘭入）呵！是你呀？你知道新聞麼？在我們的院子裏發現虎列拉了？真可笑，

是吧？伊麗娜去裝大夫去了。你怎樣地喜歡那個呀？

米蘭 你不要說吧！我的鄰家，就是那團長，昨天就把他的廚子領見閻王爺去了。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已經上那兒去了麼？幹什麼呢？

蒲洛塔索夫 那是一個極深奧的祕密呢！

米蘭 你就允許他去麼？你怎麼能夠這樣呢？

蒲洛塔索夫 怎麼回事？我真不曉得。是的，聽電話裏的消息吧！（跑向他的屋子裏去）

費瑪（從飯廳裏出來） 您好呵，米蘭·尼古拉葉夫娜！

米蘭（用一種不客氣的語氣） 您好呵，我的小美人？

費瑪 我得勞駕您了。

米蘭 什麼事？

費瑪 我要結婚啦！

米蘭 真的麼？

費瑪 嫁給一個可佩服的人，一個最可佩服的人。

米蘭 他是誰呢？

費瑪 您的一個鄰家。

米蘭（驚訝得跳起來） 不是那個團長麼？

費瑪（謙虛地） 呵，不是，我沒有那麼大的福分。是華西里·華西里維支

·郭麒麟。

米蘭 是那個老東西麼？哼！他快六十歲了，而且還有風濕病。爲什麼你決心做那麼一種事情呢？可是他一定很有錢。姑娘呀，姑娘！我爲你擔憂呢！不用要他和他的錢吧！

費瑪 我已經決定了，一切都預備好了。

米蘭 太壞了！你要我幹什麼呢？

費瑪 因爲我是個孤兒，在結婚的時候，您可以扮做我的母親把我送人麼？

米蘭（做怪笑的樣子） 原來如此！你把我賣給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賺了
多少錢呵？

費瑪（把話頭拉回來） 我？

米蘭 是的，你！哼！

費瑪（趕快地報復） 太壞了！我想你曾經把你自己賣給過一個老頭兒呢……

米蘭（扭住她） 怎麼……怎麼……

費瑪 讓我出去吧！

米蘭（破聲） ……你敢麼？

費瑪（領靜地，殘暴地） 你既然知道你自己，那麼，像這樣的擺佈總是比跑

到大街上強一些的，那是以一個人敵擋一百人呵！

米蘭（很害怕地纏綿說着） 走……走吧……走吧……我將來給你錢……離開我……走

吧！我會給……

費瑪 謝謝，太太！你什麼時候給……

米蘭 走吧，我身上一點兒也沒有帶來。

費瑪 今天晚上我找你去……你別騙我呀！

米蘭 不會的！走吧，看老天爺的面子！（費瑪跳着走出去，米蘭很呆地倒在一張搖椅裏，哀哀地哭起來了）

蒲洛塔索夫（入） 她還沒有回來麼？你是幹什麼呢？有什麼難過事情呢？

米蘭（在他的面前跪下） 神佛呵，救我這個罪人吧！

蒲洛塔索夫（驚訝） 你說什麼？站起來！這都是爲什麼呢？

米蘭（抱住他的腳） 我正沉淪在泥潭裏……沉淪在我的卑賤裏……請把你的手對我伸出來吧……在整個的地球上，那一個還能比你好呢？

蒲洛塔索夫（驚懼） 但是，請原諒我，假若你還不停止，我就要倒下了。不要吻我的褲子呀！你爲了什麼事情呢？

米蘭 我有罪過，我已經毀壞了我的靈魂了。救一救我吧！除了你而外，誰能做這件事情呢？

蒲洛塔索夫（打算去了解她） 你最好是坐下，或者是站起來也好，現在就坐下吧！你願意要什麼呢？

米蘭 把我帶到你那兒去吧！請你允許我和你住得近一些吧！只要讓我每天都能看見你，聽見你說話就行，我是很有錢的……你把我所有的財產都拿去吧！你自己可以爲了你的科學建造一所小房子，一座很高的塔！越高越好！在高高的地方生活着！我站在下面，看着門，不准任何人進去。我要把我的一切房地業都賣了，你完全拿去吧！

蒲洛塔索夫（微笑） 請原諒我……可是那只是一個理想罷了……媽的！那可以做成一個很精美的實驗室呵！

米蘭（狂歡） 是的，是的……也把我帶去，那麼我就總可以看見你了。不

要向我說話，我不需要那個，有時候看看我就行了，只偶然地對我笑一下就行了。假若你有一條狗，有時候你不向它笑一笑麼？有時候你不撫愛它一下麼？那麼，就教我做……你的狗吧！

蒲洛塔索夫（厭倦地） 等一等！這都是爲的什麼呢？這是很奇怪的……非常不必要的……你知道我是受驚了。我能知道你會變成那麼迷人的麼？

米蘭（不聽他的話） 我是呆笨的，像一塊木頭似地愚頑不靈。你的書，你曉得，我永遠是不明白的。你想我會經讀過它們麼？

蒲洛塔索夫（瞠目結舌的樣子） 沒有麼？但是，怎麼樣呢？

米蘭 最親愛的，我是常常吻它們的。我看到它們，又發見那裏邊的字只有你明白，我於是便吻它們。

蒲洛塔索夫（慌張） 這種話是該爲裝訂書時的沾污的地方說的。呵，爲什麼要吻書呢？那是一種拜物主義呵！

米蘭 然而，你要了解我，我是愛你的。我在你的身傍覺得快樂極了，單純極了，光明極了……神人啊，我愛你！

蒲洛塔索夫（低聲，很驚異地） 請原諒我，但是怎麼……

米蘭 我像一條狗似的愛你。我不能夠說出來，但是我以一聲不出。我噤了很多年了，他們把我的心完全搗碎了。

蒲洛塔索夫（忽然想到了他曾經誤解她了） 請原諒我……我不能抓住你的中心的思想……或者你向麗娜談一談這個，那會更方便一些吧？

米蘭 我已經向她說過。她是很爽快的，她知道你不愛她。

蒲洛塔索夫（跳起來） 怎麼？我不愛她？！現在你……

米蘭 她完全知道，她感覺到了，她是個好人。但是，為什麼兩個火焰要碰在一起呢？她是個驕傲的人呵！

蒲洛塔索夫（慌張） 你要知道，所有這些個事情真太複雜了。換句話說，

我永遠沒有經過比這更可笑的事情呵！

米蘭 但是，當你和我將來在一塊兒的時候……當你成了我的人的時候……

蒲洛塔索夫（表示不高興的樣子） 什——什麼？爲什麼說「我的人」？（帶

點兒害怕的樣子看着她）米蘭·尼古拉葉夫娜，你是該表白你自己的。對不起，我要問你個了當的問題：你或者是和我鬧戀愛的把戲了吧？

米蘭（注視他一會兒，又接着用一種無望的語調說） 我這些時候所談的是什麼

呢？親愛的！我所談的就是這一件事情呵！

蒲洛塔索夫 真的麼？請原諒我。我想……我想，是一些別的事情呢！

米蘭（半高聲地） 我想我是發瘋了吧？

蒲洛塔索夫（瘋狂地在地板上踱着） 自然啦……我是很感謝的……心裏高興

極了……但是我也有遺憾的地方……我是一個結了婚的男人……不，不，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你看，這不能立刻地解決呵！不能的！但是，你曉得，麗娜用

不着知道這一切事情。在我們自己之間，我們就會限制住的。

米蘭 然而她已經完全知道了。

蒲洛塔索夫（失望地） 知道了麼？

（齊普尼和靈莎從樓梯上下來。他們悄悄地走過屋子，一直向着門廊走去了。齊普尼一聲不出，帶着很兇惡的樣子。靈莎帶着很煩惱的樣子。）

米蘭 別出聲，有人來了，是我的弟弟。

蒲洛塔索夫（向他的妹妹） 喂！你出去麼？

齊普尼 出去，是的。（停住）

蒲洛塔索夫（親切地） 米蘭·尼古拉葉夫娜，你不能和我一樣想這是個特別的境况麼？一個不可能的境况！或者我似乎是和你開玩笑了，這個觸怒你了。但是，我的好朋友呵，這對我真是太奇怪，太不必要了。

米蘭 不必要麼？

蒲洛塔索夫 絕對的！請原諒我，我一定要把這一切向麗娜說的。我得走了。她仍然在那兒，這使我很高興。我一定要告訴她的，請不要惱。（走回他的屋子裏去。米蘭跟着他，但又很狼狽地轉回來了）

米蘭（向她自己說） 沒有打動他，這多麼可恥呵！（伊麗娜從門廊入）最親愛的朋友，憐惜一下傻子吧！

伊麗娜 什麼事呢？你和巴威談過了麼？

米蘭 我完全向他說了……

伊麗娜 他呢？怎麼樣？

米蘭 所有我的話，所有我的愛，都打不動他。

伊麗娜（揶揄） 我爲你難過……他和你說什麼呢？

米蘭 我不曉得，什麼也打不動他，什麼也到不了他的心上。你沒法兒使烈火黑暗下去。我在他的前面跪下……他還沒有了解我。

伊麗娜 我從前是告訴過你要等一等的，我應該先問一問他。

米蘭 我怕你欺騙我，我把一切都應允給他了。所有我的金錢，我的靈魂的羞辱的代價，他一點兒也沒有承受。另外的任何人會拒絕金錢麼？除了他，沒有一個人會如此的。

蒲洛塔索夫（手中持帽入） 伊麗娜，快去洗澡吧，你的一切衣服都已經燒

了。費瑪！預備好洗澡水！費瑪！那個姑娘真是個怪物，不是個僕人，媽的！

伊麗娜 不要發脾氣吧，我的洗澡水已經預備好了，我會應付一切事情的。

蒲洛塔索夫 請你去洗吧，虎列拉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伊麗娜（走） 好啦，我走了。

（蒲洛塔索夫看着她的太太回門走去，然後賊頭賊腦地瞧着米蘭。她含羞地注視着

地板，她的頭向下低着。）

蒲洛塔索夫 今天雲彩太多，真令人不快括呵！

米蘭（鎮靜地） 是的。

蒲洛塔索夫 還有這虎列拉，真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米蘭 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呵！

蒲洛塔索夫 我的冰箱也壞了。

米蘭 巴威·費奧都洛維支，請原諒我。

蒲洛塔索夫（很拘謹地） 你是什麼意思？

米蘭 忘了我和你所說的一切話吧！

蒲洛塔索夫（喜） 你的意思是如此麼？

米蘭 是的。我是愚笨的……唐突的……

蒲洛塔索夫 米蘭·尼古拉葉夫娜，我是很喜歡你的……那就是說，我佩服

你。你是非常了當的，非常誠懇的。你對於一切都帶着非常熱烈的興趣。但是，

那真是太浪費了呵！那是——你曾經向我說過的，讓我們做成好朋友吧，我們就

只能夠做到這個地步了。一切的人都應該做成朋友的，不是麼？

米蘭 我覺得不好意思再看見你。

蒲洛塔索夫 讓我們把那些全忘掉了吧，把你的手伸給我！那是多麼奇異的呵！人類是多麼好呵！他們是多麼單純，多麼有頭腦，他們又是多麼喜歡互相地了解呵！我愛人類，他們是極有趣味的動物呵！

米蘭（微笑） 我永遠沒有見過人……我是生活在買主與賣主的中間的。我的丈夫是賣肉的。我在你家裏所熟習的人們……我立時就想收買……

蒲洛塔索夫 你怎麼說那種事情……

米蘭 不要聽我的……我祇是……

蒲洛塔索夫（精神飽滿地） 我說，米蘭·尼古拉葉夫娜，讓我們弄點兒茶來喝喝吧。

米蘭 太好了，我就去找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好使我放下心……

蒲洛塔索夫 我也就去要茶。你曉得我的冰箱壞了，完全不成了，葉哥的老婆也病了，所以我今天沒法兒工作了……（大笑着，跑回他的屋裏去了）

米蘭（跟在他的後面，以多情的語調說）：「我的心愛的孩子，我的天真的孩子……」（走向伊麗娜的屋裏去了。安德洛夫娜從飯廳中出來，帶着怒氣，喃喃地自語着）

安德洛夫娜 真好像是一羣逃難的韃靼人跑過這所房子似的！真好像……東西都亂七八糟地拋着，門也都敞開……不，這是沒有用的……不能攪亂出這所房子去。只有墳場的死鬼是守秩序的，也只有在那兒是完全和平的。（麗莎和齊普尼從門廊入）麗莎，你的藥和你的牛奶！

麗莎（怒）不要出聲……滾吧！

安德洛夫娜 呵，你對那個怎樣想法呢？

齊普尼 大家都走了麼？

麗莎 是的，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永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永遠不要再

提了。

齊普尼 真的！我所以今天才向你說的，那是因爲我想你是錯了……

麗莎 不，做成障礙物的並不是我的病……我不怕它。我不能……我不願意有小孩子……沒有一個人會問他自己人們是爲什麼生出來的。我把這個問題問過我自己。在這地球上就沒有爲着個人生活預備的地方，不是爲了那沒有力量去把全世界的生括做成他的個人的生活的人預備的。你不是說你要走麼？

齊普尼（靜穆地） 好吧。（華金從門廊入）

麗莎 你最好是走吧！而且請你不要再結紅領帶了，那是很普羅的啊！你今天結紅色的，我是多麼難過呀！

華金 今天天氣多麼好！真是平常的十月的天氣……

齊普尼 是的，這是一種很好的日子。

麗莎 你打算上那兒呢？

齊普尼（靜穆地） 我麼？我上莫吉列夫去。

麗莎（惱怒） 爲什麼上那兒去呢？

齊普尼 我在那兒有許多相識呢！

華金 上莫吉列夫去！這不是要死的人說的話麼？

麗莎（顫抖一下） 你說的是什麼話！哼！

華金 你怕下流話麼？你怕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死麼？假若他不自殺，他是不會死的呵！

麗莎（責備地，發瘋地） 爲什麼你說那種事情呢？

華金 我是要使你放心，我永遠沒有聽到過獸醫是會自殺的。

安德洛夫娜（從飯廳入） 麗莎，請您倒茶。

（麗莎一聲不出地走了。）

華金 如果特意去戲弄她，我覺得是有罪的，她正裝扮着她那討厭世界的樣

子呢。這些爲了世界的憂愁而憂愁的人們真是一點兒也不痛快，很使人感覺着討厭了。凡是不健康的東西都會引起我的本能的嫉惡如仇的心的。

齊普尼 在走向太陽的路上那幅畫怎樣了？也許你另有別的名字……你已經要畫了麼？

華金 決心畫了……這是一個偉大的題材，不是麼？可是，爲了這張圖畫，我還得用你哪！

齊普尼（驚訝） 用我？你給我找個怎樣合適的地方呢？給你拿着麼？

華金（注視着他） 你的眼睛有一種極能合攏來的權利……這是很特別的。你願意更正一下我的草稿麼？

齊普尼 畫下去吧。

華金（掏出一個素描冊子來） 真好……一會兒就得……（畫）

齊普尼 你喜歡舊日的故事麼？

華金 很喜歡……假若它們不是很笨的……

齊普尼 好，我給你講一個……

華金 請你講吧……當我畫圖畫的時候，我不能夠說一句話的呵……

齊普尼 正是如此。呵，我就開頭兒講吧！從前，有一個英國的公使坐船航過海峽，從佛到卡賴斯，在船止遇見了一個法國人。兩個人對於兩國的功績在口頭上爭辯得非常利害，兩個人吹牛也吹得非常利害。那個英國人說：「我們國的人到處都有。」可是那法國人回答道：「你的話不對，你就看看這個海峽吧：有許多法國外交家淹死在裏邊了，但是，可總沒有淹死過一個英國人。」於是就有一個年青的英國人，他是一個公使的隨員，立時從船上跳下去淹死了。

華金（稍停一會兒） 呵，以後怎麼樣？

齊普尼 再沒有了。

華金 這故事完了麼？

齊普尼 是的。你還要聽什麼呢？那個青年所以投水自殺，原來就是爲的祖國的名譽呵！

華金 這許是一個海上的故事，可是並沒有多麼大的趣味呢！

齊普尼 你真有結你自己的領帶的聰明呵！

華金 你以爲如此麼？這是一位太太教給我的。

齊普尼 我喜歡你所選的顏色呢！

蒲洛塔索夫（入） 畫圖畫麼？麗娜出來過了麼？你知道吧，狄米特，今天她去看一個生虎列拉的病人去了……

華金 你說什麼？

蒲洛塔索夫 她曾經……上鎖匠的老婆那兒去……你以爲怎麼樣呢？

華金 我以爲，至少說，那是很可笑的。你怎麼允許她去呢？

伊麗娜（入） 應該禁止我的自由麼？

華金 但是，這……不是……你的什麼職務呵！

伊麗娜 爲什麼不是呢？假若我選定這是我的職務，那就是。

華金 你和他……媽的！

蒲洛塔索夫 然而，她是個膽子很大的人呢，可是我還怕她。你吃了你的藥
了麼？

華金（畫完他的草稿） 這就得了，謝謝你。那是一個很好的形狀……

齊普尼 我是很喜歡聽到這話的。

麗莎（呼） 你們不來喝茶麼？

華金 我們就來了！（拉住齊普尼的手，他們一齊走了）

蒲洛塔索夫（低聲） 伊麗娜，我要向你說點兒事情。

伊麗娜 就是現在麼？

蒲洛塔索夫（匆促地） 是……一件可笑的事情。米蘭·尼古拉葉夫娜……

她已經走了麼？

伊麗娜（微微一笑） 她已經……

蒲洛塔索夫 等一等，不要笑吧。我相信她一定是在愛着我啦！簡直是連一點兒也想不到的，你以為怎樣麼呢？我敢發誓，麗娜，我永遠沒有引誘過她一點兒呵！你為什麼笑呢？這的確是一樁很嚴重的事情……這的確是很痛苦的。她哭過，吻過我的手……正在這兒……

伊麗娜（大笑） 不必吧，巴威……

蒲洛塔索夫（稍微煩惱一些） 你怪我呢！我告訴你，她是極誠懇地哪！她送給我金錢，她說：「我願意和你住在一起。」她向我叫「哥哥」。你不要以為我引誘過她一點兒呀！她好像總嗅硝石的味道……

伊麗娜（大笑） 我耐不住了……這太好玩了……你真太好玩了……

蒲洛塔索夫（頹喪的樣子） 為什麼呢？那是很痛苦的，並不是好玩呀！那是

很不合理的事情呵！我完全驚慌了……我向她說一些什麼話，可是我的心却是十分忐忑不安的。她是完全出於熱誠，我告訴你，她還說你知道這一切的底細，可是我倒不曉得這「一切的底細」是什麼。起初我想對你說的時候還躊躇不決呢。

伊麗娜（甜蜜地） 我完全知道……你是一個可愛的……

蒲洛塔索夫 你完全知道麼？爲什麼……爲什麼你從前不告訴我呢？

伊麗娜（好像忽然回想點兒什麼事情，很冷淡地說） 我們晚上再談這個吧！

蒲洛塔索夫 好吧！我得喝點兒茶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是非常地喜歡……

……那麼，你就要自己跳出這個火坑了？

麗莎（從飯廳中呼喊） 麗娜，這兒來！

伊麗娜 我就來了。

蒲洛塔索夫 你自己想一想，好麼？

伊麗娜 好……不要煩惱……我們走吧！（同下）

蒲洛塔索夫 你知道麼？在我把她從地板上拉起來的時候……（小聲地說完了他的這句話）

伊麗娜 好，巴威，你是多麼殘暴呀……

（舞台空了一些時候。可以聽到飯廳中的談話的，碟子的，等等聲音。齊普尼一邊兒進來，一邊兒說：「我得在這兒吸點兒煙。」他走向窗子，兩手背在後邊。然後從他的嘴唇間拿下一支紙煙，輕輕地唱了起來）「金色的雲彩正安息着」（他的聲音大了）「唉，唉！金色的雲彩正安息着」……

華金（入） 「在大岩石的胸懷上」……我也被趕出來了。人家是不准在鼻邊吸煙的呵！

齊普尼 你是喜歡聽故事的，是吧？

華金 你還可以隨便講一個麼？

齊普尼 我可以給你講一個。可是現在我得回家了。

華金 故事怎麼樣呢？

齊普尼 明天再說吧！現在下雨了……我是不是帶來傘了？這個問題呢，像

丹麥王子罕姆萊脫一定要說出來的。再見吧！

華金（和他握手的時候阻止住他） 我聽說你要走啦？

齊普尼（微微一笑） 是的，我要走了，我就打算走呢！

華金（也笑了） 好吧，祝你一路平安，我今天真有點兒喜歡你呢！

齊普尼 謝謝你！

華金 你的樣子今天倒像個情人了。告訴我吧，你戀過愛麼？

齊普尼 在俄學生的時候，我鬧過一次。我在我的女房東的面前有些短處，

我迷戀她迷戀得很利害，甚至於告訴她……

華金 她生得漂亮麼？

齊普尼 這是很難說的，那時候她已經五十歲了。當我向她說出來的時候，

她反而每月長了我三塊錢的房錢呢！

華金（大笑） 真的麼？

齊普尼 是的，的確是真的。好，再見！（大笑着往飯廳中走去，華金帶着思索的樣子注視着他的背影，吸煙，唱歌，搖着他的腦袋。安德洛夫娜從伊麗娜的屋子進來）

安德洛夫娜（喃喃地自語着） 我想又是那個傢伙在這兒兜圈子來的。

華金 那個傢伙呢？

安德洛夫娜 那個小俄羅斯人。他在那兒呢？

華金 回家了。

安德洛夫娜 他就知道回家。上這兒來，喝完了茶，再回家，這可憐的姑娘就完全壞了，整夜地不能睡覺，你應該向他說一聲才好。

華金 那個姑娘？爲什麼她不能睡覺呢？我該向那個姑娘說什麼呢？

安德洛夫娜 你聽這話！這家裏只有一個姑娘呵！她已經成年了，爲什麼會

沒有什麼事擾亂她呢？而且，還是一個癩了的姑娘。呵，你只要往那邊兒一走，就聽到他們談話，總是不住地談。雖也不大注意這個可憐的姑娘，大家只把她往墳裏趕！（走進飯廳去了）

華金（用手摸着他的前額，用力地思索着，然後又搖着頭，好像忽然決定了什麼事情似地）
巴威！

蒲洛塔索夫（手中持一書入） 我來了。

華金（尖銳的聲音） 你帶着多麼自滿的一付面孔呵！

蒲洛塔索夫（驚異） 你喊我來，就是要告訴我這個麼？

華金 我想和你談談話。

蒲洛塔索夫（打呵欠） 是麼？今天他們全要和我談話。今天我聽到許許多多奇怪的事情，但是，我却沒有聽到一個有意義的字眼呢！

華金 我要說的是很有意義的……

蒲洛塔索夫（注視着他的書） 不要太自信了吧！

華金 放下你的書吧！

蒲洛塔索夫 放在那兒？而且，爲什麼要放下呢？

華金 放在那兒都成。事情是這樣的……我愛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

蒲洛塔索夫（靜穆地） 這話說得真奇怪，誰不喜愛她呢？

華金 我愛她，你曉得，是當成個女人似的……

蒲洛塔索夫（靜穆地） 好，怎麼樣呢？（忽然跳了起來）她呢？她曉得麼？

你向她說過麼？她怎麼樣地回答你呢？

華金 是的，她曉得。

蒲洛塔索夫（煩惱） 是麼？她……怎樣地回答你呢？

華金（不知所措地） 她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還沒有……

蒲洛塔索夫（放心的樣子） 自然是沒有的，我曉得，自然啦！

華金（用力忍悶著） 等一等。這事情整個的中心點是在於你待她太不好了。

蒲洛塔索夫（驚異） 我？怎麼樣，什麼時候？

華金 你不大注意她，你抹殺掉她對於你的愛情了。

蒲洛塔索夫（吃驚） 她說過麼？

華金 是我這麼說的。

蒲洛塔索夫（不高興的樣子） 讓我說兩句話吧！你們今天都瘋了麼？一個說我不愛麗娜，又一個說她不愛我，這些話都是什麼意思呢？你們都是不負責任的。如果有個人和你們談話，他一定會失掉了自己的主意。可是她却永遠沒有向我說過一個字，她不喜歡說。你們說這些話幹什麼呢？我簡直一點兒也不明白。

華金 巴威，我們從很小的時候就是朋友，我是敬愛你的。

蒲洛塔索夫 假若你能夠在你的愛上加一點兒智謀，那就好了。並且要給別人一種訴說自己的權利，要保護他自己的自由，他自己的價值。當他已經學好了

那樣做的時候，他會比你做得更好一些的……

華金 但是，假若他不曉得怎樣……

蒲洛塔索夫 那麼，就可以讓鬼把他捉去了，那樣的一個人是沒有稱爲人類的資格的。

華金 但是，假若他不願意呢？

蒲洛塔索夫 不願意是不可能的。對不起，狄米特！你和一切的藝術家一樣，完全是沒有熱誠的。昨天你裝啞子，今天你忽然又愛上她了。

華金 誰也沒法兒和你談話。然而，我已經把我要說的話都說出來了。再見吧，我要走了。

蒲洛塔索夫 等一等，我去喊麗娜去。麗娜！

華金（吃驚） 爲什麼？這是爲什麼？

蒲洛塔索夫 爲什麼？麗娜！讓她在你的面前說出困難的事情吧！（伊麗娜

入) 伊麗娜，來吧！他，喜歡米蘭，現在呢，也戀愛了。但是他又在愛着你呢！

(伊麗娜很嚴酷地，帶着疑問的樣子瞧着華金。)

華金(煩惱) 呵，是的。怎麼樣呢？我已經告訴他我愛你了……你是覺得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

伊麗娜 謝謝你……這真太英雄了……而且太幼稚了……太幼稚了……

華金(歡喜) 我不應該受這樣的譏諷呵……我並沒有想對巴威起一種敵對的感情，可是這種感情却開始增加了。我的行動也許是魯莽的，無禮的，粗暴的，然而我是由於朋友的感情和愛情領導着的。我忽然起了一種衝動，這是由於老姆姆的話把我的心喚醒了的。我期待着一些好的東西，期待着你，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在我們這樣人的中間，一切事情都應該辦得簡單一些，坦白一些。

伊麗娜 我謝謝你。

蒲洛塔索夫 我沒有說過使你惱的話麼，狄米特？

華金 沒有……我走了……再見……

伊麗娜 你明天來，不是麼？

華金（走） 是的，也許來吧！

蒲洛塔索夫（很懷疑地注視着他的太太） 呵，麗娜，你對這件事情抱着怎樣的態度呢？

伊麗娜 你呢？

蒲洛塔索夫 你既然那麼鎮靜，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呵！唉！多麼壞的天氣！他向你宣誓了麼？

伊麗娜 宣誓過了。

蒲洛塔索夫 他說是他愛你，如此加此吧？

伊麗娜 正是，他就是那麼說了。

蒲洛塔索夫 你以為藝術家怎麼樣呢？呵，你說些什麼呢？

伊麗娜 許多事情……不同的事情……

蒲洛塔索夫 但是，你告訴過他你還愛我麼？

伊麗娜 沒有，我不會……

蒲洛塔索夫 你做錯了，你應該先告訴他的。你應該說：「我愛巴威，我的丈夫。」他聽了以後就應該——自然啦……唉！是的。我真想不到在那種情況下他怎樣做……但是，這並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伊麗娜 你以為什麼是最重要的事情呢？

蒲洛塔索夫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才好。

伊麗娜 巴威，你談到他，又想要去推測他怎麼樣地在一個一定的情況下行動……你表示出不要再起糾紛的一種慾望了……那麼，我在那兒呢？

蒲洛塔索夫（煩惱）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你要說什麼話呢？

伊麗娜 沒有多少話要說。我覺得我對於你是不必要的東西，我在你的生活

裏沒有什麼關係。你與我的隔膜很大，簡直就是個路人。對於你來說，我是什麼人呢？你永遠沒有問過你自己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我所想的是什麼。

蒲洛塔索夫 我永遠沒有問過麼？但是……麗娜，我沒有功夫談話呀！爲什麼你自己不說出來呢？

伊麗娜（驕傲地） 我不能像一個乞丐似地去乞求我做一個人和做你的妻子所應當得的一切呵！我不能夠乞討，我也不能夠要求。爲什麼要強迫你呢？

蒲洛塔索夫（失望的樣子） 這多麼爲難呢！這一切的誤會……解釋……都是多麼用不着呵……多麼討厭呵！

伊麗娜 不要使你自己興奮吧！你瞧，我已經決心離開你了。我已經堅決地決心了，在我的思想中，我已經和你分離得很遠了。

蒲洛塔索夫（瞪目結舌地） 麗娜……不能！你要往那兒去呢？爲什麼呢？你愛狄米特麼？是麼？是麼？

伊麗娜 不是的，還不十分願意做他的太太呢！

蒲洛塔索夫（狂喜） 好，好！但是，你還是不能再愛我了，是不是？說吧，快點兒，麗娜！

伊麗娜 你爲什麼要知道呢？

蒲洛塔索夫（親切地） 呵，因爲我愛你呀！

伊麗娜 你的意思不是如此，巴威……

蒲洛塔索夫（辯解） 我是說出來就算的，我是這個意思，麗娜！但是我的時間太少了……聽我說，你不是很鄭重地麼？我曉得你不是不高興了。寬恕吧，原諒吧，忘記吧！價若你走了，我一定憂慮你所能到的地方，你所能接觸的一切事情。而且，我的工作會怎麼樣進行呢？麗娜，你一定會傷損我了。我的工作怎麼樣進行呢？一邊工作着，一邊還要想着你。

伊麗娜（傷心地） 想想你的話吧！沒有一個字是對我說的，我的朋友，一

個字也沒有呵！

蒲洛塔索夫（跪在她的身邊）你怎麼能說沒有一個字呢？我不是說沒有你，我便不能生活麼？麗娜，我承認我是有罪的，請原諒我吧，不要讓我活不下去吧！生命是緊要的，它充滿了許許多多的有趣的勞動。

伊麗娜 可是爲了我呢？它給我預備了些什麼呢？（傾聽）等一等……（可以聽到現在樓梯上有匆忙的，沉重的脚步声。蒲洛塔索夫很驚慌地站了起來。麗莎跑着下來了。她的眼睛大睜着，充滿了極大的恐怖。她的嘴唇動着，她打着手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蒲洛塔索夫 麗莎，什麼事？

伊麗娜 給她點兒水，快點兒！

麗莎 不用動，不用！聽着！正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不幸的事情：信我的話吧，我是知道這件事情的。那樣的相思……又忽然地……我的心好像死了一樣……一個鬼跑下來了……有一個人……這人是很可愛的……

伊麗娜 你自己鎮靜一些吧……那只是你的想像呵……

麗莎（哭泣） 相信我吧……相信我吧……（倒在她的哥哥的懷抱裏）

第四幕

舞台佈置與第二幕同。正午。飯後，預備着咖啡。羅滿穿着一件紅色的農人的輕便外衣，在收拾籬笆。盧俊在門廊上看着他。可以聽到蒲洛塔索夫在屋內狂笑的聲音。

盧俊 你是那一省人？

羅滿 喀山。

盧俊 我是卡爾加人。

羅滿 呵，怎樣呢……

盧儂 你的面孔看起來太可怕了……

羅滿（冷笑） 爲什麼可怕呢？你的意思是說鬚鬚吧？那沒有什麼關係，我是一個沒有老婆的人呵！還應該再娶一個才是呢！

盧儂（走得近一些） 昨天我在舖子裏聽說老爺是個玩魔術的呢！

羅滿 也許他是個玩魔術的……他是個很有權勢的，聰明的先生呢！

盧儂 我真害怕……他們都太和氣了……太和氣了……一點兒也不像真正的老爺太太們的……

羅滿 有些個老爺們造假錢票子，也……

盧儂 不要說吧！

羅滿 呵，這沒關係……假若他們被人家捉住，那也是很夠受的啊！

（蒲洛塔索夫與麗莎從屋裏走出。）

蒲洛塔索夫 等一等！現在你喝牛奶吧。

麗莎（扭一下臉，帶着倦怠的樣子） 爲什麼這個鄉下人偏穿紅色的衣服呢？
蒲洛塔索夫 因爲他喜歡呀……你要曉得，麗娜是那麼出色的，那麼有才能
的一個女人……

麗莎（用一把匙子攪她的牛奶） 真的麼？

蒲洛塔索夫（在門廊間來回地踱着） 是的，麗莎，她是……呵，這個新來的丫
環！你叫什麼名字呢？

路克里亞 我的名字？路克里亞。

蒲洛塔索夫 路克里亞，是的。喂！你認識字麼？

路克里亞 不認識，老爺！可是，我會唸經。

蒲洛塔索夫 嫁人了麼？

路克里亞 沒有，老爺……是個處女。

蒲洛塔索夫 你是新從你們鄉下來的麼？

路克里亞 是的，老爺……才從鄉下來……

蒲洛塔索夫 好……好吧，留在我們這兒吧……我們是很公道的人家，跟我們在一起是很有趣味的呢！

麗莎（微笑） 你總是喜歡開玩笑的呢，巴威！

蒲洛塔索夫 開玩笑麼？怎麼樣呢？你曉得，麗莎，麗娜也是和你一樣的意思……你是完全對的……我們真太和平常人相同了……我們是應該做些事情去接近他們的。伊麗娜對於這件事情說得非常好：說得那麼乾脆，而且是那麼使人折服。我真驚異了……只在我這方面的那種心靈的財寶，我還不會知道過呢，也還不會知道怎樣地用它呢……在我的心裏顯然是有些濃密而有限的東西。

麗莎 完全不對，你只是太不注意人了。

蒲洛塔索夫 是的，是的。有些事情是錯了的……昨天晚上，當我們把你放在牀上以後，麗娜和我談了差不多有三個鐘頭的功夫。然後我們……去找狄米特

……你知道他……但是這不必提起吧！

麗莎 什麼？

蒲洛塔索夫 沒有什麼特別的……狄米特，你知道，他有點兒愛上伊麗娜了。甚至連他自己都把這話說出來了。但是我並不相信他，她並不完全……伊麗娜那麼親蜜地向他談話……你曉得，正像一個聰明而可愛的母親似的……事情是那樣的動人……我們三個人都哭了。呵，麗莎，當人們互相了解和尊重的時候，生活是非常地適意，非常地快樂呵……我們三個人都要成了朋友……

麗莎（冷冷地） 你們三個？我怎麼樣呢？

蒲洛塔索夫 自然你也在內呵！你也是在內的。我們大家都要成爲朋友了，麗莎，我們都要在一起工作，並且要積蓄起多量的思想和情感的財寶吧！要覺得可以驕人的是我們，我們做了許多對於世界是重大而且有用的事情，我們將來要放棄這生活，現在是過得太倦怠了，我們要靜靜地將放棄它的需要融和在一起吧

！這是多麼宏麗，麗莎，多麼清晰，多麼乾脆呵！

麗莎 我喜歡說這樣的話，那麼，我也喜歡你了，生活也好像和你所描寫的
一樣了，簡單而美麗。但是……當我孤單的時候……而且我是總孤單着的……

蒲洛塔索夫 不要失望，麗莎。昨天你曾經有個偶然的幻想……那只是你的
病了的神經……

麗莎（顫抖） 不要向我說病的事情……不要說吧……讓我忘掉它吧……我
應該，我絕對地應該……得了，我也願意活着，我有一種生活的權利呵！

蒲洛塔索夫 不要自尋煩惱吧。（伊麗娜入）麗娜來了，我的麗娜來了，我
的很好的，雖然有點兒嚴肅的朋友……

伊麗娜 得了……不要……（有意地向着麗莎）

麗莎（發瘋地） 你愛他，是不是呀？

伊麗娜（不知所措地） 呵，自然呀……

麗莎 我是多麼快活呀……而且我們想着……

伊麗娜 有時候是很困難的……特別地困難……男人會使你惱得夠受，可是他自己却還沒有注意，而且他也真是不願意那麼做的……

麗莎（興奮地） 等等……我也愛……我愛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昨天我拒絕他了……絕決地，無可挽回地。但，等到晚上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他要發生點兒什麼事情……什麼不幸的事情……什麼可怕的事情……對於他的。他是最親近我的人……比你們都親近得多……昨天夜裏呢，我發現我是愛他的了……我需要他，沒有他我便不能活了。

那查（在院子裏喊） 羅滿……羅滿……

羅滿（聲音較高） 什麼事？

麗莎 他是那麼……倔強的。他是偉大的，是不是？

伊麗娜（吻她） 親愛的麗莎，我祝你幸福……我們大家都是需要一點兒幸

福的呀！

麗莎 你這嘴唇兒是多麼溫柔呀……

蒲洛塔索夫 呵，我慶賀你……你將來會看到這在你身上會起很奇怪的反應……規則的生活是非常地重要呵……齊普尼呢……我也喜歡他。他比他的姊姊高明得太多了。

那查（喊） 羅滿，媽的！

羅滿 我說，幹什麼呀？

麗莎 現在我安心了……我們要一齊走，上草原上去……他太喜愛草原了……我們要完全單獨地……他和我單獨地……我們一同在那綠色的沙漠上走着……圍繞着我們的一切都可以看見——全有，也全沒有……

那查（出現於角落左近） 羅滿，我沒有叫你麼？

羅滿 我聽見了，幹什麼呢？

那查 混蛋！把大門和房門都關上吧！我來見您啦，巴威·費奧都洛維支！
先生，您好哇？

蒲洛塔索夫 非常好……你爲什麼要鎖門呢？

那查 你還沒有聽到麼？老百姓鬧得很利害呢……先生，是爲了病的緣故……
……百姓以爲沒有病……然而大夫們却總檢驗……做他們的買賣……

蒲洛塔索夫 多麼拆爛污呀……

那查 自然啦，先生……你還能希望什麼呢？無怪乎老百姓會鬧得這樣了……
那些老百姓……他們什麼也不懂，先生，只想着些無用的事情……他們說大夫們
太多了……於是他們便沒有生意了……他們就……呵，在困苦的情況之下……爲
了保護財產和飯碗，先生……我已經把大門鎖上了……

蒲洛塔索夫 除了在我們這一國而外，在其餘的任何地方也不會發生這麼可
笑的事情呵……

那查 我要說……我聽說昨天晚上他們很強硬地捉來一個大夫呢！

麗莎 誰呢？他叫什麼名字？你曉得他的名字麼？

那查 不，太太，我不曉得。

伊麗娜 麗莎，這事情與你有什麼關係呢？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不是個大

夫呵……

麗莎 不是，他不是一個大夫呵……

伊麗娜 我們走吧！（領着她走進屋裏去）

那查 我一定得罪那位年青的太太了。巴威·費奧都洛維支！我問您，齊普
屍先生昨天晚上和你說話來的麼？

米莎（從角落後面說） 爸爸，包工的要見您……我來見您了，先生！

蒲洛塔索夫 你好呵？

那查 您好，先生……（下）

米莎 今天天氣真好，先生……不太熱。

蒲洛塔索夫 是的，今天天氣很好。

米莎 我可以問一問您麼，先生……您有一個丫環，先生……她現在已經走了麼？

蒲洛塔索夫 她現在已經走了。

米莎 他們說她要結婚了，也是一個很有錢的傢伙麼？

蒲洛塔索夫 我怎麼會知道呢？

米莎 她是個可靠的姑娘麼？

蒲洛塔索夫 她的確是的……只是笨一點兒……打壞的碟子太多了……

米莎 是麼？不要說吧！喂！我問你：巴威·費奧都洛維支，我的父親和你說過關於一個化學研究所的事情麼？

蒲洛塔索夫（驚異） 一個化學研究所麼？那一種的化學研究所呢？

米莎 您瞧，我們有個理想：要建造一個化學研究所，請你做經理呢！

蒲洛塔索夫 對不住……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我是個幌子麼？你說話的神氣真是夠奇怪的啦！

米莎 請原諒我，事情的主要點是不在於神氣的……而是在於更深刻的東西的。我們，這就是說我和我的父親，都非常地敬仰您……

蒲洛塔索夫（冷冷地） 我太感謝了……

米莎 我們曉得您的家業，我們也早知道您是要尋點兒事情做的。給別的人做工的確是太苦了，特別是像您這樣的人……

蒲洛塔索夫 喂！也許你的話還很對呢……

米莎 好啦，我們賞識了您的能力和知識，看出來您是一個適於開公司的人，於是我們決定要向您說：您起草個預算表和裝置那樣的一個機器的細則……

蒲洛塔索夫 對不住，我是不懂得弄什麼預算表的……我有生以來就沒有做

遇這種事情……至於說工業化學呢，我是一點兒也感不到興趣的。對於你的一片好心，我只好說聲謝謝了。

米莎 您對於工藝學沒有什麼興趣麼？

蒲洛塔索夫 一點兒也沒有……那是很討厭的……與我是漠不相關的呵！

米莎（帶着憐憫的樣子看着他） 你的話是很莊重的麼？

蒲洛塔索夫 的確是的。

米莎 多麼可憐呵！照我的意思呢，你應該再想一想，我也就告辭了。（下）

• 伊麗娜從屋裏出來 •

伊麗娜（懶洋洋地） 巴威！

蒲洛塔索夫 什麼事？

伊麗娜 我怕麗莎是真病得很利害了。

蒲洛塔索夫 她的病每一發作便總是這樣的，那沒什麼要緊。我方才和那個

傢伙，房東的兒子，談話來的。那麼個討厭的傢伙！呵，你以為怎樣呢？他對我呢，完全表示出一種憐惜的神氣來。他帶着那麼令人討厭的一種態度，真的，但是……他讓我弄出個什麼預算表，或是別的……

伊麗娜、不是想拿你做個工具使他自己發財麼？我知道他們的意思。那老頭兒曾經向我說過……你覺得冷麼？

蒲洛塔索夫 爲什麼？一點兒也不冷。

伊麗娜 你怎麼帶着刷子呢？

蒲洛塔索夫（低下頭看他的兩隻腳） 你說的很對……刷子……我什麼時候帶上的呢？多麼奇怪……我真不曉得呢……

伊麗娜 也許是那個新來的丫環給你拿鞋的時候隨便帶着的……你却也沒有注意呢。

蒲洛塔索夫……很對……請你不要使她伺候我吧！她是那麼粗野的……我怕她

，她會打破我的玻璃器皿的……或者弄些酸類燒了她自己……我今天早晨看見她
用二養化氫洗她的頭髮，她以為那是什麼肥皂水呢！（捉住她的手）可愛的小寶
貝——昨天晚間你使我怪難過地呢……

伊麗娜 就是那麼一會兒的功夫麼？我曾經整年整月地難過呢！

蒲洛塔索夫 請不要……

伊麗娜 假若你知道愛是怎樣地被壓抑着，當你覺不到你的愛已經回來的時
候……你把我弄成一個乞丐了……迫着我去等待着優待和可憐。怎樣地抑制着情
慾的……去等待着人家的可憐。你的靈魂是那樣安靜……你的可憐的腦袋裏充滿
了那麼些偉大的思想，但是它却沒有注意在偉大的東西中的最好的東西……那
就是人……

蒲洛塔索夫 那都算過去了。那都算完了，過去了，麗娜……但是，狄米特
……我覺得很對不起他。門鈴響了，呵，大門關着呢！或者是狄米特……我願意

那是齊普尼，爲了麗莎，自然啦……

伊麗娜（嘲笑） 真的爲了麗莎麼？

蒲洛塔索夫 呵，麗娜，你還以爲我有嫉妒等等的意思麼？

伊麗娜（莊重地） 自然不是。你呢，除了科學……

蒲洛塔索夫 假定我打了你一下，麗娜，然後怎麼樣呢？（要吻她。聽到米蘭在門廊上了，表示煩惱，用一種不高興的聲音說）呵，你瞧，麗娜……你的肩上有幾根茸毛呢……

米蘭（狡笑） 早上好……

蒲洛塔索夫（特別高興的樣子） 米蘭·尼古拉葉夫娜……我很久沒有看見你了……

米蘭 很久麼？我昨天還上這兒來的……你是忘記啦！

蒲洛塔索夫 哦，是的，果真是的。不，我沒有忘記呢！

米蘭 我怕你一定要嘲笑我昨天的舉動呢！

蒲洛塔索夫（匆忙地） 不，不，那只是鬧着玩兒罷了。（改正他自己的話）那是，我敢說，那是每個人都要遇到的事情。（完全不知所措了）

伊麗娜 你最好是什麼也不說吧，巴威……

米蘭（憂鬱地，嬌憨地） 呵，你……

蒲洛塔索夫 是的，你說得很對，我什麼也不要說了。我要走開，把我帶的東西拿下去了。她幹什麼要把這些東西放在我的鞋上呢？

米蘭（慘笑） 聽我講：只是鬧着玩兒罷了。我向他打開了我的整個的心，他呢……他呢……他却說這是每個人都要遇到的事情，好像是我曾經踏過他的腳雞眼似的……

伊麗娜 不要惱吧，米蘭·尼古拉葉夫娜！

米蘭（懊喪） 我能惱他的話麼？我整夜地沒有合上眼睛，只在地板上來回

地踱着，奇怪着我爲什麼敢向他說出來那些話。但是，你知道，我的確是想過我是能夠拿金錢來收買他的。誰能不見錢眼開呢？我想只有他是不爲錢所動的了。

伊麗娜 忘掉那個吧……（麗莎慢慢地走進來）什麼事，麗莎？

麗莎（着急的樣子）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沒有來麼？

伊麗娜 沒有，他還沒有來呢。

麗莎 還沒有……（返回她的屋子裏去）

米蘭 她連我都沒有招呼一聲……她的臉色是多麼蒼白呀……

伊麗娜 昨天晚上她的病又發作了……

米蘭 又發作了？可憐的姑娘……現在你告訴我忘記呢，不，我總不敢忘記的……我不應該忘記……因爲，假若我已經做了，我還得做一些愚妄的事情呢！呵，我的親愛的，像我這樣的女人是多麼不幸的東西！這麼無恥，這麼邪惡！我的思想呢，很少像他們的，一點兒也不是直爽的思想，只是像蟲子似的，往各方

面亂七八糟地爬。我不願意要那些思想，我不願意要它們。我願意端正一些……我應該端正一些……看我能做多少罪惡的事情呵……

伊麗娜 假若你願意那樣，你就那樣吧……你過去的生活是多麼艱苦呵！你應該休息一下，應該忘掉了過去的一切。

米蘭 是的；我過去的生活是很苦的……老天爺曉得……他們怎樣地打我。我不憐惜我的身體或者我的兩頰……我憐惜我的靈魂……他們毀壞我的靈魂了，他們沾污我的心了。我自己要找出對於善的信仰來是非常地困難的，可是沒有信仰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你看包理士吧！他嘲笑一切的事情，他什麼也不信仰。他怎麼樣呢？像一條狗似地漂蕩着……看吧，你們立刻會信我的話了。我是很驚異的……我以爲你們是欺騙我……但是你們却安慰我，使我自慚形穢了……

伊麗娜 得了，我的親愛的……

米蘭 你是怎樣地可愛，怎樣地單純呵……你對了……並不是做爲女人的愛

他，而是做爲人類的……我……我永遠沒有感到任何人類的事情，我對於人類不會有過什麼信仰。

伊麗娜 你能夠了解我，我真太喜歡了……

米蘭 我立時了解你了……我曾經試驗過，看看是不是能夠抓過來那位伶俐的小先生……呵，我是多麼低賤的一個女人呵……

伊麗娜 請你不要那樣地說你自己吧，你是應該自重的。如果不自重，你是不能生活的。我早就要安慰你……

米蘭 是的，安慰我……看老天爺的面子，向那有錢的，做生意的女人拋點兒施捨的東西……

伊麗娜 不要說那些事情了，不要……不要哭呀！

米蘭 不要緊，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讓我的靈魂自己洗刷乾淨吧……

安慰我……教給我做一些善事吧……你真太聰明了……你是能夠做的……（塵沙）

入) 伊麗莎維塔·費奧都洛夫娜·你好呵？

麗莎 (靜靜地伸出手來) 他還沒有來麼，伊麗娜？

伊麗娜 沒有，你有什麼事情麼？

麗莎 他沒有來？

伊麗娜 你覺得不舒服麼？

麗莎 不，沒什麼……只是我想……還沒有來麼？(走進花園去)

米蘭 她等待着誰呢？

伊麗娜 等待着包理士·尼古拉葉維支……你知道他們已經訂婚了麼？

米蘭 天呵，不知道……他們訂婚了？這麼說，我們已經是親戚了，巴威·

費奧都洛維支和我？你呢，也是了！呵，包理士……麗莎這姑娘太可愛了……我
得去看看她，是不？

伊麗娜 好吧！

米蘭 事情進行得這樣了……呵，這太好了，太好了。讓我吻你一下吧……

（安德洛夫娜走出來）我就到花園裏看她去。你好呵，老姆姆，你怎樣呵，親愛的？（走入花園）

安德洛夫娜 您好呵，太太！那個新丫環，那個蠢東西……爲什麼她沒有擦桌子呢？總要上官立傭工介紹所去僱個下人來……誰聽說過這種事情？一個下人是應該個人僱的，那用着什麼官立的介紹所呢？

伊麗娜（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不要叨叨吧，老姆姆，今天天氣太好了。

安德洛夫娜 怎麼樣呢？春天不該有暖和的天氣了麼？但是，老規矩是總得保守的……那個新來的丫頭昨天晚上喝了一整壺茶……真像個馬似的……

伊麗娜 你不必抱怨她喝那點兒水吧，是不是？

安德洛夫娜 不是說水，你想想那些糖吧……（從桌上拿起一些東西，又回到屋

子裏去。華金入）

伊麗娜 早上好呀，武士先生！

華金（躊躇地） 我可以吻你的手麼？

伊麗娜 爲什麼不可以呢？

華金（嘆息） 呵，如此的……

伊麗娜 你怎麼嘆息呢，你這可憐的殉道者……

華金（怒） 當我看着你的時候，你知道我起一種什麼樣的思想呢？

伊麗娜 不知道……可是我要知道……

華金 你拿我當成使巴威寵愛你自己的工具了……真是好玩的把戲哪……

伊麗娜 多麼英雄呵！「你拿我！」「好玩的把戲！」

華金（冷冷地） 你給我一個教訓……真好像一個小學生似的……

伊麗娜（熱誠地） 狄米特·席海葉羅支……我頂討厭聽胡說霸道的話。

華金（思索地，坦白地） 我覺得我真是做了一回倒霉鬼了……這很使我傷心

……無論如何我是不覺得怎麼好的……在昨天晚上我們談過話之後……我的腦袋裏好像糊裏糊塗的了……告訴我實話吧，伊麗娜·尼古拉葉維娜……

伊麗娜 你一定要特別地訂這個約會麼？

華金 我要問你：你不會強烈地愛過我麼？

伊麗娜 以兩性的關係來說，我是沒有過的……以一個人來說呢，我仍然忠實地，熱烈地愛你。

華金（微笑） 這可以說是一種奉承的話吧？我不了解人們……我不了解他們。至於我呢，我是完全愛你們。我昨天晚上才覺得，也是才發現，女人和人類是分解不開的，兩個合成了一個美麗的，諧和的整體。我自己羞慚極了，可憐我自己了……也就是在昨天晚上我知道愛你了……

伊麗娜（煩惱） 又是老故事麼？為什麼又提起來了呢？

華金（坦白地，堅持地） 是的，我知道愛你了……永遠地。我不向你要求任

何的事情……我連結婚同居一類的事情也是不要的，那只是風俗習慣而已。但是，我要永遠地愛你，永遠地再沒有別的話了……這已經使你討厭起來了……

伊麗娜 我對你是有信仰的……我相信你的話是真實的。

華金 直到現在這時候，你永遠不會以爲我說實話吧，永遠不會麼？

伊麗娜（嫣然一笑） 沒有，永遠不會……全盤的事情是怎樣呢？有一回，我難以自持了，我向你訴說出我的寂寞來。你於是待我太親密了，太天真了，太純潔了。這使我對於你發生一種好感。於是我就注意了你了，可是，到那時候，你還沒有和我談愛呢……

華金（沈思） 到那時候還沒有麼？那一定開罪你了。

伊麗娜（一笑） 我不曉得……也許有一點兒……

華金（煩惱地，憂鬱地） 不，至少說，我不是一個天才呵！我是一個非常

魯笨的人……我不了解人們。

伊麗娜 讓我們把這些都拋在一邊兒吧，我們還要做很要好的朋友的。

華金 我們可以爲這個而握手麼？

伊麗娜 把你的腦袋送過來吧！（吻他的前額）要自由自在吧！自由對於藝術家是和才能，和腦筋，一樣需要的呵！要真實一些吧！不要再存着那種對於女人們的惡觀念了。

華金（被感動了，但是還自持着）親愛的朋友，最後這句警告的話是不必要的。你從前說的很對：藝術家是應該孤獨的。自由便是孤獨，是不是？

伊麗娜 或者是的，我的朋友。

華金 巴威來了……我聽見他那可笑的地步聲了。（蒲洛塔索夫入）敵人呵，我恭賀你。

蒲洛塔索夫 米蘭·尼古拉葉夫娜走了麼？

伊麗娜 她同麗莎上花園裏去了……我叫她一聲吧！

蒲洛塔索夫 現在你別開玩笑吧……我想什麼呢？我們的新來的丫環正吃肥皂呢……我看見她打開幾包東西，把紙塞在她的口袋裏，用舌頭舐起肥皂來……

伊麗娜 真的麼？（走進屋裏去）

華金 不要攪擾她……讓每個人都自滿自足吧！至於我呢，我方纔又向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宣佈戀愛了……

蒲洛塔索夫（煩厭地） 喂！我以為，狄米特，你是願意當落湯雞的……到那時候，一切就都完了……可是你也不要煩惱……

華金 我是要往前走一下的，可是，我曉得那是沒有結果的事情。至於說煩惱呢，把這個忠告送給你自己吧！

蒲洛塔索夫 我不需要這個忠告的……然而，你要知道，那是有點兒難辦的呢！

華金 要快樂還不好辦麼？你太偏重感情了，然而那是有點兒拙笨的……

蒲洛塔索夫 不要和我生氣吧，狄米特……那是……麗娜……那不是我的過錯……假若她愛我而不愛你……

華金（微笑） 多麼乾脆……

蒲洛塔索夫 你昨天晚上使我太難過了……你比我強得太多了。是的，是的，我是一個有着無限的軌道的星球……圍繞着我自己旋轉着，很匆忙地到空間的某個地方去……也就是如此而已。但是，你却圍繞着太陽旋轉……你適合到事物的諧和的情調裏去。

（麗莎從花園中回來，米蘭跟着她，伊麗娜從屋子裏出來。）

華金 我不知道是我怎樣地旋轉……但是我忠告你，你要圍繞着你的太太旋轉，不要看不到她呀！

蒲洛塔索夫 人們是多麼好呀，可是……

麗莎 他還沒有來麼？

伊麗娜 沒有，我的親愛的……我去找他好麼？

麗莎 不，不必了。（走進屋裡去）

米蘭（輕輕地，帶點兒關心的樣子） 天呵……我以為她竟胡亂地說話了……談

什麼草原和沙漠……

麗莎（從屋內喊） 米蘭·尼古拉葉夫娜……你在那兒呢？

米蘭（忙着往她那兒去） 我來啦……

伊麗娜 巴威，我實在替她發愁……我們該找一個大夫來呢……

蒲洛塔索夫 好吧，我就去找他……

安德洛夫娜（入） 您的一封信，狄米特·席海葉維支……

華金 從那兒來的？

安德洛夫娜 從你的家來的，先生……很急呢！（下）

華金 什麼怪物……（啓信讀） 媽的！朋友們……齊普尼……聽着吧……

伊麗娜 喂，喂……麗莎……怎麼回事？

華金（動容） 當他昨天晚上和我分手的時候，他還嘻嘻哈哈地開玩笑呢！開玩笑說：「當我活着……」——現在來聽他的吧：（讀，裝着齊普尼的小俄羅斯人的聲音）「這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獸醫自己上吊了！正是像那個英國人似的，爲了保護他所幹的職業的名譽。謝謝你給我畫像的好意。你在那兒留下了畫了一筆半筆的我的肖像，這是使人很高與知道的事情。請多多注意你的領帶的顏色，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齊普尼。」

蒲洛塔索夫 這一定是開玩笑了……

伊麗娜 喂……他所說的故事是指着什麼說的呢？是怎麼一回事呢？也許也是在開玩笑吧？

華金 這也很難說……他聽了也大笑過呵，媽的！

麗莎（很快地跑進來，隨着眼睛看了一週） 他來了麼？他在那兒呢？

伊麗娜 他還沒有來呢……

麗莎 但是那聲音……不是他的聲音麼？我不是剛剛聽見他的聲音麼？爲什麼你們都不出一聲呢？他到底在那兒呢？

華金 那是我，我談話來的……

麗莎 不是，不是，是他的聲音……

華金 我模倣他，裝扮他來的……

麗莎 爲什麼呢？

華金 不爲什麼……

蒲洛塔索夫 你瞧，我們正說笑來的……忽然間……

麗莎 什麼？忽然怎麼樣？

伊麗娜 你安靜一些吧，麗莎……

華金 我忽然想起他的態度和他的重音法來，於是乎就說出幾句話來模倣他

伊麗娜 讓我們把這些都拋在一邊兒吧，我們還要做很要好的朋友的。

華金 我們可以爲這個而握手麼？

伊麗娜 把你的腦袋送過來吧！（吻他的前額）要自由自在吧！自由對於藝術家是和才能，和腦筋，一樣需要的呵！要真實一些吧！不要再存着那種對於女人們的惡觀念了。

華金（被感動了，但是還自持着）親愛的朋友，最後這句警告的話是不必要的。你從前說的很對：藝術家是應該孤獨的。自由便是孤獨，是不是？

伊麗娜 或者是的，我的朋友。

華金 巴威來了……我聽見他那可笑的脚步聲了。（蒲洛塔索夫入）敵人呵，我恭賀你。

蒲洛塔索夫 米蘭·尼古拉葉夫娜走了麼？

伊麗娜 她同麗莎上花園裏去了……我叫她一聲吧！

蒲洛塔索夫 現在你別開玩笑吧……我想什麼呢？我們的新來的丫環正吃肥皂呢……我看見她打開幾包東西，把紙塞在她的口袋裏，用舌頭舐起肥皂來……

伊麗娜 真的麼？（走進屋裏去）

華金 不要攪擾她……讓每個人都自滿自足吧！至於我呢，我方纔又向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宣佈戀愛了……

蒲洛塔索夫（煩厭地） 喂！我以為，狄米特，你是願意當落湯雞的……到那時候，一切就都完了……可是你也不要煩惱……

華金 我是要往前走一下的，可是，我曉得那是沒有結果的事情。至於說煩惱呢，把這個忠告送給你自己吧！

蒲洛塔索夫 我是不需要這個忠告的……然而，你要知道，那是有點兒難辦的呢！

華金 要快樂還不好辦麼？你太偏重感情了，然而那是有點兒拙笨的……

蒲洛塔索夫 不要和我生氣吧，狄米特……那是……麗娜……那不是我的過錯……假若她愛我而不愛你……

華金（微笑） 多麼乾脆……

蒲洛塔索夫 你昨天晚上使我太難過了……你比我強得太多了。是的，是的，我是一個有着無限的軌道的星球……圍繞着我自己旋轉着，很匆忙地到空間的某個地方去……也就是如此而已。但是，你却圍繞着太陽旋轉……你適合到事物的諧和的情調裏去。

（麗莎從花園中回來，米蘭跟着她，伊麗娜從屋子裏出來。）

華金 我不知道是我怎樣地旋轉……但是我忠告你，你要圍繞着你的太太旋轉，不要看不到她呀！

蒲洛塔索夫 人們是多麼好呀，可是……

麗莎 他還沒有來麼？

伊麗娜 沒有，我的親愛的……我去找他好麼？

麗莎 不，不必了。（走進屋裡去）

米蘭（輕輕地，帶點兒關心的樣子） 天呵……我以為她竟胡亂地說話了……談

什麼草原和沙漠……

麗莎（從屋內喊） 米蘭·尼古拉葉夫娜……你在那兒呢？

米蘭（忙着往她那兒去） 我來啦……

伊麗娜 巴威，我實在替她發愁……我們該找一個大夫來呢……

蒲洛塔索夫 好吧，我就去找他……

安德洛夫娜（入） 您的一封信，狄米特·席海葉羅支……

華金 從那兒來的？

安德洛夫娜 從你的家來的，先生……很急呢！（下）

華金 什麼怪物……（啓信讀） 媽的！朋友們……齊普尼……聽着吧……

伊麗娜 喂……麗莎……怎麼回事？

華金（動容） 當他昨天晚上和我分手的時候，他還嘻嘻哈哈地開玩笑呢！

開玩笑說：「當我活着……」——現在來聽他的吧：（談，裝着齊普尼的小俄羅斯人的重音）「這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個獸醫自己上吊了！正是像那個英國人似的，爲了保護他所幹的職業的名譽。謝謝你給我畫像的好意。你在那兒留下了畫了一筆半筆的我的肖像，這是使人很高興知道的事情。請多多注意你的領帶的顏色，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齊普尼。」

蒲洛塔索夫 這一定是開玩笑……

伊麗娜 喂……他所說的故事是指着什麼說的呢？是怎麼一回事呢？也許也是在開玩笑吧？

華金 這也很難說……他聽了也大笑過呵，媽的！

麗莎（很快地跑進來，瞪着眼睛看了一遭） 他來了麼？他在那兒呢？

伊麗娜 他還沒有來呢……

麗莎 但是那聲音……不是他的聲音麼？我不是剛剛聽見他的聲音麼？爲什麼你們都不出一聲呢？他到底在那兒呢？

華金 那是我，我談話來的……

麗莎 不是，不是，是他的聲音……

華金 我模倣他，裝扮他來的……

麗莎 爲什麼呢？

華金 不爲什麼……

蒲洛塔索夫 你瞧，我們正說笑來的……忽然間……

麗莎 什麼？忽然怎麼樣？

伊麗娜 你安靜一些吧，麗莎……

華金 我忽然想起他的態度和他的重音法來，於是乎就說出幾句話來模倣他

的聲音……

麗莎 是你麼？你是說老實話麼？爲什麼他們都不出聲呢？巴威，你是怎麼回事呢？到底是怎麼回事呀？告訴我吧！好巴威，你是不懂得說謊的……告訴我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華金溜進屋裏去了）

蒲洛塔索夫 不，麗莎……說老實話，你瞧……真的……那是狄米特說話來的……

伊麗娜 聽着，好麗莎……

麗莎 伊麗娜，不要碰我……巴威，你該告訴我的……

蒲洛塔索夫 我什麼也不知道……

麗莎 還要知道什麼呢？伊麗娜去找他……找包理士去吧……立刻……

伊麗娜 我立刻就去，你安靜一些吧……

麗莎 呵，我無論如何以爲你們是說慌的……華金呢？他正和包理士的姊妹

談話呢……她的臉……她的臉……

蒲洛塔索夫（向他的太太耳語） 怎麼辦呢？

伊麗娜（小聲地回答） 找個大夫來……立刻……

麗莎 我要倒……扶住我，麗娜……我要倒了……你們爲什麼耳語呢？

伊麗娜 告訴他怎樣安撫你呢……巴威……

麗莎 他往那兒跑呢？伊麗娜，看老天爺的面子……你的眼睛要直對着我的眼睛……不要說謊，伊麗娜，我懇求你……（米蘭從屋內出來，華金跟在後面）你上那兒去？他呢，你的兄弟？包理士呢？

米蘭 我不曉得……

麗莎 把這個謎立刻向我打破吧……告訴我吧……告訴我，他死了麼？

米蘭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走向大門）

麗莎 不……不……不……告訴我點兒吧……我的心都碎了……假若他是死

了……那是我把他殺死的呵……呵，不是……

華金 對不住，這是怎麼一種想法……

米莎（向門廊跑來，幾乎是用快活的聲調喊着） 先生們，你們知道麼……齊普

尼，那位獸醫……

華金（用拳頭威嚇他） 閉上你的嘴，你！

米莎……自己吊死了……

麗莎（從伊麗娜的懷抱裏掙出來，用一種平靜的，清晰的聲音說） 昨天晚上，在

九點鐘左右？

米蘭 是的，對了……在河傍邊的小樹林裏。我想還是老實地向你說吧……

麗莎（瞪大了眼睛向週圍看着。她低聲說着，帶着一種特別莊嚴的聲音） 我早就知道

了。你記得吧，麗娜……我早就感覺到了……（用一種沉重的聲調，小聲地說着）不

，不，那不是我……向我說吧，那不是我殺了他……不是！（哭）我不願意那樣

地……不！

（華金和伊區娜攙着她，把她扶到屋裏去。她掙扎着，哭着，總不住的說着一個「不」字。羅滿在角落上瀟灑地瞧着。盧僂很害怕地跑出來了。）

盧僂 我說，你這里亞山的人……他們幹什麼呢？

羅滿 誰？什麼？

盧僂 他們把那個年青的太太拉跑了，她總哭着說：「不！」

羅滿 那就是她的哭聲麼？

盧僂 是的……他們把她拉跑了……我非常地害怕……

羅滿（漠不相關地） 呵，她哭什麼呢？

盧僂 我不曉得……誰想到那些老爺太太們……

羅滿 呵，她不該哭呵……那是很不合適的呵！

米莎（匆忙地從角落左近入） 誰哭哪？

羅滿（指着盧傻）是在他們家裏……

盧傻 不要拿這個羞辱我……那是老爺太太們……

米莎（嚴厲地）誰哭呢？

盧傻 年青的太太。

米莎 爲什麼呢？

盧傻 他們……在門廊上……

米莎（搖着他的肩膀）你這混蛋！（走上門廊，安德洛夫娜向他跑來）什麼事，

老姆姆？

安德洛夫娜 年青的姑娘發病了……

米莎（向着看門的和盧傻）現在你們知道了吧……你們這些混蛋！什麼原因呢？

安德洛夫娜 老爺說……都是老爺一個人鬧的……

米沙（會意地一笑）：或者是由於那個獸醫的原故吧？（很快意地走了。安德洛夫娜怒目看着他，以一種憐惜的聲調說）年青的傻子……你在這兒幹什麼呢？趕快進去吧……

盧儂 什麼病呢，老姆姆？痔瘡麼？

安德洛夫娜 是，是……你最好走開吧……

盧儂（痔瘡是不要緊的。你看，我也有……可是當他們拉她走的時候，我還很害怕呢！

（羅滿哼呀着一首歌，在工作着。華金入，皺着眉頭。他在門廊上徘徊着，看着羅滿。忽然站住，掏出他的素描簿來，並找鉛筆。）

華金 我說，夥計……

羅滿 是我呀……

華金 停一停……

羅滿 幹什麼呢？

華金（畫） 我要畫你的像……

羅滿 不要說吧，那沒有損傷麼？

華金 給點兒錢。

羅滿 那麼，好啦……

華金 稍稍抬起你的腦袋來……

羅滿（把腦袋抬得很高） 聽你的話吧……

華金 喂，喂，再稍稍低下一點兒……

羅滿 您對我滿意了麼？

華金（啞音） 呵，好啦，你很好……（稍停。可以聽到屋裏的偶然的呻吟聲，在

外面不透的地方有亂七八糟的吵鬧聲。米蘭入。）

華金 呵，怎麼樣？

米蘭（冷冷地） 我看見他了……非常地可怕……青色的……舌頭伸得很

。好像是在嘲笑你……太可怕了……麗莎怎麼樣了？

華金（不高興地） 你聽不見麼？

米蘭 這個進行得怎麼樣了？真是太好了呵！

華金 你所說的「進行」是指什麼說的呢？

米蘭 我不曉得……我什麼也不曉得……我只覺得害怕……你在畫圖畫麼？

你怎麼還有心思弄這個？

華金 你還在呼吸吧？你不呼吸不成麼？好啦，夥計……這是給你的錢。（

拿一個銅板拋在羅滿的腳下）

米蘭 是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自己在那兒麼？我得找她去，因為她也許要

用着我的……呵，天哪……我得把包理士埋上……現在這一點兒也沒有辦呢！大

街上又吵鬧起來了。人們來回地跑着，大家都興奮起來了，然而我還是忘不了這

件事情。他的青色的臉和他的舌頭永遠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也好像是在嘲笑我呢。
。（哭着走進屋裡去了）

羅滿（快活地） 看呀——一位太太——哭哪！

華金 她的弟弟死啦！

羅滿 呵……對了，那是有很好的理由的。然而，我們的女人們却常常無緣無故地哭，戳一下她的臉，她也就哭了。（大街上的吵鬧聲音越發高了，也越發近了。可以聽到粗暴的喊聲，又可以聽到米莎在院子裏的害怕的聲音，他在呼喊著羅滿）你等等……這聲音像失了火似的，也許他們在打一個人呢！一定是個賊，一個賊在世界上活着真是不容易的。我得去看看……

（伊麗娜入，華金帶着詢問的樣子看着她。）

伊麗娜（煩惱異常） 她簡直難以好啦！

華金 不要緊……這不是她第一次……

伊麗娜 但是，這次是有些新鮮的……她簡直瘋狂得太厉害了。最初她要毒藥，然後又平靜得非常奇怪了……不過，在她的眼睛裏却閃着一匹野獸的伶俐的光輝。

華金 我給你點兒水麼？

伊麗娜 不，謝謝你……她倒下了……她又說我攪擾她了。我到傍邊的屋子裏去了……忽然我看見她悄悄地走向巴威的書桌了。他在那張桌子的一個抽屜裏放着一支手槍……就是這個，我和她撕鬧起來了。她像個野貓似地搔破了我的手，她真好像一匹野獸似的了。

華金 媽的……你沒有招呼我麼？沒有喊一聲麼？

伊麗娜 我說不出來爲什麼我們沒有互相放槍。她現在倒下了……我們把她捆住了。丫環幫着我……老姆姆在傍邊瞧着哭……她央告我們不要碰她……一個將軍的小姐！外面吵得太厉害了。這都是怎麼回事呢？真離我們很近呢！

華金 看門的上外面看去了。

伊麗娜 巴威還沒有回來麼？什麼事呢？（可以聽到大門外的騷動的聲音。粗暴的喊聲中有的很清楚：「抓住他！」「呵！呵！呵！」「跳過籬笆！」「夥計們，向外看吧！」「描準後邊，你成不成？」「殺死他！」）

伊麗娜（驚異） 慈悲的老天爺呵，我們出去看看吧！

華金 我自己去吧……（一個醫生出診，頭上無帽，帶着手巾腳亂的樣子，從角落後邊一直跑向門廊上來）

醫生 藏起我來吧……把門都鎖上……

伊麗娜 你幹什麼呢，大夫？

醫生 一場暴動……他們把醫院的房子都搗毀了……就在這個大門的外邊捉住了我……（華金向着大門跑去）

伊麗娜 你拿支手槍去……

醫生 他們是要把門踢開來抓我的……

伊麗娜（把他領進屋裏去） 進來吧，快點兒！老姆姆，老姆姆！（門外有很

大的騷動的聲音，門被打開了，有一陣碎了的玻璃的聲音。蒲洛塔索夫入，後邊有十幾個農

民追擊着。他拿着帽子和手帕抵抗，那好像引起了羣衆的興味，有許多人都哈哈大笑！）

蒲洛塔索夫 笨驢！混蛋！滾開吧！

第一個追擊者 用手帕打我的臉吧！

第二個追擊者 你用你的帽子打他吧，先生！

第三個追擊者（暴怒地） 我教給你招呼我的名字……

第二個追擊者 夥計們，大夫那兒去了？

第三個追擊者 這個人也是個大夫呀！

華金的聲音（在角落左近的一個地方） 關上門！看門的，把他們趕出去！

蒲洛塔索夫 你竟敢推我，你這糊塗虫！

華金 巴威，巴威，住手，百姓們！我來打，都要滾出去！（葉哥和亞柯夫。
托洛新出場。葉哥稍醉，托洛新大醉。葉哥跳近蒲洛塔索夫，捉住他的領子）

葉哥 呵，你這化學家，現在抓住你了！

蒲洛塔索夫（推走了他） 你竟敢……

葉哥 夥計們，這是最大的魔術家……他做藥……

蒲洛塔索夫 你說謊，你這混蛋！我什麼藥也沒有做過！這兒……救命呵……
……（羣衆中發出一個聲音：「再大一點兒聲音喊吧，沒有人聽到你的話呢！」）……（伊麗
娜跑到門廊上來，看見了這場爭鬥，於是把手槍掏出來，忙着來幫她的丈夫的忙。）

伊麗娜 葉哥，走開！你走開吧，葉哥！

蒲洛塔索夫 麗娜……麗娜……

葉哥 你記得吧：「虎列拉！」那就是說讓她死！你記得你怎樣地……

伊麗娜 我要打死你啦……

（伊麗娜的樣子引起了羣衆的驚異。「瞧她！」「還有手槍哪！」「打她吧！」「你在前頭走！」「你以為她會怎麼樣呢？」）

葉哥 太太，我失掉了我的老婆了……我是一個沒有老婆的人了！

伊麗娜 我要開槍啦……

葉哥 你也要成個寡婦了……我要弄死他！

（伊麗娜放槍。羅滿先出現了一會兒，他在圍繞着葉哥的人羣的後邊。他的手裏有一個很大的棒子，他很穩當地舉了起來，像下雨似地一直很有力地往人羣的腦袋上打。他很快地進行他的工作，專心一致地，也沒有憤怒的樣子。正當伊麗娜放槍的時候，他也下去一棒子把葉哥打倒了，蒲洛塔索夫因為他死不放鬆，也跟着倒下去了。伊麗娜走向羣衆，用她的武器恐嚇着。放槍之後，羣衆的態度立刻變了。有一個人很驚奇地喊道：「她來把他打死了。」「看呀，他倒下了。」「女妖怪！」「個人跑走了，喊着：『夥伴們，他們要殺我們了。』」另一個跟着他跑了，喊道：「

「他只是個女人罷了。不要害怕！」差不多暴徒們都散了。」

伊麗娜 滾蛋！我又要放槍啦！狄米特，你在那兒哪？羅滿，來救我的丈夫吧！滾蛋，你們這些流氓……

（羅滿走向坐在葉哥傍邊的托洛新，用他的棒子打他，他倒下了。華金跑進來，衣服弄得亂七八糟的，他瞧到了羅滿的樣子。）

華金（手中拿着一塊磚頭） 你做這種惡事……

羅滿 難道這錯了麼？

華金 伊麗娜，巴威在那兒呢？

（羅滿拋掉了他的棒子，在蒲洛塔索夫的身傍跪下。）

伊麗娜（向前來） 他麼？他倒下了……（哭）他死了！

華金 不能……

米蘭（聽到伊麗娜的聲） 誰死啦？你說謊……

伊麗娜（以手槍指着葉哥） 是他……我要……

華金（從她的手裏奪手槍） 你幹什麼呢？安靜一些兒吧！

米蘭（走近蒲洛塔索夫） 他沒有死……巴威·費奧都洛維支。

伊麗娜 水……快拿水來……

華金（向米蘭） 去取水來！伊麗娜，安靜一點兒吧。（米蘭跑進屋子裏去）

羅滿 呵，他們都沒有死呵……看，他們動了吧？你還可以再利害點兒打他們一頓，不要殺他們。（華金和伊麗娜扶蒲洛塔索夫，他已經昏迷了。羅滿搖托洛新）

伊麗娜（害怕） 巴威……巴威……

華金 他只不過是昏迷過去罷了。

羅滿 喂，你起來……別裝糊塗……不然我又要打你的腦袋了。

安德洛夫娜（跑） 巴威，親愛的……巴威在那兒呢？

華金 不要吵，老姆姆！

蒲洛塔索夫（稍稍蘇醒）麗娜，是你麼？他們都跑了麼？呵！

安德洛夫娜（向伊麗娜）他們殺了他……你沒有救他麼？哎？

伊麗娜 你受傷了麼？那兒，親愛的？

（葉哥蘇醒過來，呻吟着。）

安德洛夫娜 扶起他來……把他扶進屋裏去……

米蘭（拿來水）他已經蘇醒過來了。我的老爺呵，喝吧……喝吧……

伊麗娜 告訴我吧……你那兒覺得痛呢？你傷了很利害麼？

蒲洛塔索夫 我不覺得痛……那……那……要打死我，就是這樣。（完全蘇

醒過來）麗娜，你呢？我想一定有人打你的腦袋……用一個棒子吧……

伊麗娜 不，不，安靜一下你自己吧……

華金 你被打了麼？

蒲洛塔索夫 不，沒有怎麼……有個人正要打，惡鬼拿住了他們了。大夫呢

，他還活着麼？

米蘭 是的，活着呢，在客廳裏的沙發上呢，在哭哪！

伊麗娜（注視安德洛夫娜，害怕） 姆姆——麗莎呢？

安德洛夫娜 我解開了她……不能看她被綁着呀……

伊麗娜 她呢？在那兒呢？

安德洛夫娜（含着淚） 在那兒……她的衣服全破了，我已經給她換上了。

華金 她在做什麼呢？

安德洛夫娜 正看他的像片呢……

伊麗娜 請你照看她去，老姆姆，照看她去吧！

安德洛夫娜 應該把巴威放在牀上的。（走，往回看）

蒲洛塔索夫 我完全好了，老姆姆，只有一塊傷……

米蘭 我的好人兒……你害怕麼？

(葉哥，羅滿，和托洛新都聚在一起，羅滿比平常更活躍一些了。)

蒲洛塔索夫 我麼？一點兒也不。我怕她……我想起有一個人打了一槍，接着又有人拿着一根棒子打起來了。

伊麗娜(驕傲地) 沒有一個人敢碰我一下……我們都進屋裏去吧！

蒲洛塔索夫 我也很英勇地保護我自己呢！可憐你沒有看見呢，伊麗娜！你，麗娜，今天早晨真可惜，竟把鞋上的刷子都拿下去了……我可以用我的鞋上的刷子打他們呢。

華金(笑) 你看他完全恢復原狀了。

蒲洛塔索夫(興奮地) 用我鞋上的刷子打他們的愚笨的臉吧！(向葉哥)至於你呢，先生……

米蘭 向他說話有什麼用處呢？進來休息一會兒吧！

蒲洛塔索夫 對不起，可是……

伊麗娜 等一等……葉哥……我打傷你了麼？

葉哥（粗暴地） 沒有……有人打我的腦袋……

羅滿（驕傲地） 是我打的……

（伊麗娜注視着葉哥和那一羣裏的其餘的人們。）

華金 假若你們看見這個黑色的手槍動一動呵，這真是有點兒令人害怕的！

托洛新 太太老爺們……我的腦瓜骨也被打傷啦！

羅滿（勝利的樣子） 又是我幹的……

托洛新 太太老爺們，你們是證人……

（葉哥向他走去，笑着掏出一個瓶子來。）

伊麗娜（注視着葉哥） 葉哥，你要點兒水麼？

葉哥 白乾更好一點兒呢！

蒲洛塔索夫（向葉哥） 你真糊塗得利害，先生……

伊麗娜 別管他，巴威……

蒲洛塔索夫 我是永遠沒有做過什麼藥的，先生……媽的……

華金 拉倒吧，巴威……

蒲洛塔索夫（幾乎掉出淚來） 但是，等一等，我真想要知道他究竟爲什麼要打我。我和你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呢，葉哥？

葉哥（粗暴地） 我不知道……什麼也不知道……

米蘭 你到法庭上就會知道的，審判官會告訴你的，我的朋友……

蒲洛塔索夫 爲什麼要上法庭呢？完全用不着……我真另眼看待你呢，葉哥。你是個非常精明的工匠……你的確是……我沒有給過你許多錢麼？那麼，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葉哥（起立，粗暴地，還帶着嫉恨的聲音） 不要理我，老爺！

伊麗娜（堅決地） 巴威，我要你離開他。

華金（向葉哥）你最好是走吧……

葉哥（魯莽地）好吧，我就走。（他走了。同時羅滿拿來了一些酒，同托洛新一齊坐下喝着。葉哥加入了這一夥，向羅滿伸出他的手來）

米蘭 多麼混蛋的一個傢伙！

伊麗娜 不要理他……我們走吧，巴威！

蒲洛塔索夫（頹厭）然而，他已經引起我的憤怒了……他總帶着一些討人厭的樣子……人們是應該正大光明的……像太陽一樣……

（麗莎出現在門廊上，她穿着白色的衣裳，她的頭髮梳得很好看。她慢慢地，很莊嚴地走着……一個暗淡的，神祕的笑好像掛在她的嘴上似的，安德洛夫踮跟着她。）

麗莎 再見，什麼也不要說吧！我已經決定了：我要走了……不，沒有目的……我要遠遠地走，永遠地走了……你們知道麼？聽着吧……（她讀那寫在齊普尼的像片的背面上的詩句）

愛的，我看見你在沙漠上走，
在紅沙的，乾燥的海洋裏……
在曖昧的，霧籠罩着的地方，
只有沙漠在等待着您。

太陽靜靜地瞪着眼睛往下望

好像一個巨大的惡魔的怪眼一樣。

等着吧，我來了……我們要一齊走……

因為你在路上是太苦了，太寂寞了。

(有拍有調的哦吟着)

我的好人兒崇高而莊嚴，

我呢，美麗而溫柔……

真好像兩朵美麗的花

我們投射在深紅色的沙石上……

(嘆息，又讀)

我們倆要從沙漠中走得遠遠地，

我們要踏過那火熱的沙石。

他要把他的夢埋在沙石的深處，

我也要掙起了我的憂愁。

(愁眉不展地向四週望着，笑) 就是這樣了，這是我寫給包理士的。你們知道包理士麼？不知道麼？(走進花園裏去了) 我很爲你們擔憂，我很爲你們擔憂……

(安德洛夫娜帶着一種仇視的眼光望着伊麗娜，在後面跟着她)

伊麗娜(憂鬱地，和露地) 巴威……巴威……你懂得這個麼？

蒲洛塔索夫(驚異) 她說得多麼好聽呀……狄米特，你懂得這個麼？那首

詩是多麼美呀！

華金（兇惡地） 你懂得她已經瘋狂了麼？

蒲洛塔索夫（不信的樣子） 不能……她是瘋狂了麼，麗娜？

伊麗娜（輕輕地） 我們走吧……我們跟着她走吧……（蒲洛塔索夫，伊麗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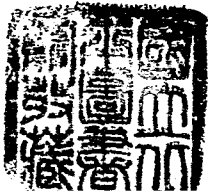
和華金走進花園裏去了。葉哥在籬笆傍邊坐着，帶着仇恨的樣子望着他們，托洛新叨咕着些什麼，用他的顫慄着的手撫摸着腦袋和肩膀）

羅滿 那沒有什麼……我被打的時候比這還利害呢……現在你看看我吧！所以，你住嘴吧……你快快樂樂地活一下子吧……

華金（愁眉不展地）

孤零地……在沙漠裏……

在紅沙的，乾燥的海洋裏……





0.65
 一九三六年三月第一版
 高爾基書店



太陽的孩子們

(高爾基戲曲集卷一)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日初版
 初版冊數：一至三〇〇〇冊

賀知遠譯高爾基戲曲集即將出版的兩卷：

老人 (高爾基戲曲集卷二)
 深淵 (高爾基戲曲集卷三)

高爾基書店出版
 高爾基書店出版

基爾高	者著原
遠知賀	者譯
巢南費	者行發
店書基爾高	者版出

角七冊每 價定

